

脉



血脉论讲记

内部学习资料请勿外传



目 录

第一讲.....	1
第二讲.....	9
第三讲.....	18
第四讲.....	27
第五讲.....	36
第六讲.....	47
第七讲.....	55
第八讲.....	64
第九讲.....	70
第十讲.....	76
第十一讲.....	86
第十二讲.....	94
第十三讲.....	101
第十四讲.....	110
第十五讲.....	117

第一讲

同修们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开始学习达摩祖师的《血脉论》。

提到达摩祖师，大家都很熟悉。达摩祖师是从印度来中国的第一位传播禅宗的祖师。关于达摩祖师有很多故事，比较有名就是在少林寺面壁九年，一苇渡江等。

达摩祖师本是印度香至王的第三王子。本名菩提多罗，后遇般若多罗，发明心要。般若多罗为其改名为“达摩”。

大家只知道达摩面壁九年，为什么要面壁却不一定知道。有人说是在等慧可，无事可做。那你错了。面壁嘛，肯定是犯错误了。达摩祖师犯了什么过失要面壁？这是一个公案，留给大家参。

还有一叶渡江，只履西归的故事，这听起来很神奇。关于祖师和圣人的事，总有超出常人理解的东西。还有二祖断臂求法的故事。这些故事都不是常人所为，我们只要学习他们修道传法的精神就好，不要去好奇这些神通和异能。

还有达摩祖师和梁武帝之间的对话，也很有名。达摩给梁武帝开示法要，梁武帝听不懂，最后达摩去了少林寺。

自从达摩从印度来中国后，就有了一个说法，叫达摩西来意。后来禅宗祖师们经常会提这样一个问题，什么是祖师西来意？达摩来中国到底干嘛来的？这是供学人参禅用的公案。学人回答得五花八门。黄檗禅师说，此是祖师之标榜。甚深。若无这一问，何有禅宗？至于学人怎么回答，不重要。重要的是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承载了禅宗最重要的精髓。

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如此重要？因为这是考验学人真正修行的试金石。这样的问题一抛出来，看学人的回答，就能立刻知道学人是否悟道，是否会修行，是否能自证解脱。至于问题的妙处，怎么起到勘验的作用，这都是需要学人进行参悟的。

今天我们非常有幸，坐在这里共同学习达摩祖师留下的法宝《血脉论》。这个名字太响亮了。开悟的人就是不一样，名字起得这么醒目，让人一看就记住了。

禅宗有一个传承的问题。传承也叫法脉，从上以来，佛祖以心传心，一脉相承，相续不断。法脉有两种，一是相上的法脉，一个是真正的法脉。相上的法脉可能会断掉，或模糊不清。真正的法脉是常住法性，是不会断掉的。就算失承几百年，遇缘即显。

《血脉论》开示的正是宗门一脉相承的明心要旨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祖师通过文字，直接将实相讲给你听。释迦牟尼佛传正法眼藏于迦叶，迦叶传阿难，阿难传商那和修，一代一代地传下来，一直传到达摩祖师。达摩来中国，付法二祖，后面到六祖慧能大师。再由慧能传法于怀让和行思，再到下面五家七宗，开花结果，自然而成。此一枝法，是教外别传，被称为宗门。

有人问：既不立文字，为什么还写《血脉论》？不得已而为，方便而为，智慧而为。虽言不立文字，非言不假于文字。立者，有执取的意思。假借文字则不然，不执于文字。经云：言说文字皆解脱相。虽有文字，不着于文字，亦是不立文字。

诸佛祖师都知道解脱是离心意识，是自证圣智之法，超越文字，但是为了引导众生入如实自证之法，以大智慧，巧用文字之指，为众生拨云见日。所以祖师留下来的文字，都是用大智慧来为学人解黏去缚，指示真心，从性而出，非是义学知解之徒所能知之。此一门，千说万说，不过是让学人息虑忘念，莫向外求。故黄檗禅师云：“沙门学者，息虑而成，不从学得。”所以虽有种种手段、教化、文字留存于世，亦是不可思议。能用文字来传非文字的东西，用可思议的法来传不可思议的解脱，所以是真不可思议。

故古人云：终日说法，未曾说着一个字。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我们了解了不立文字的真实之义，就不会再被文字所障，也不会废弃文字。一切的事物，包括语言文字，都有两面性。它能杀人，也能活人。说亦默，默亦说。说亦有为，说亦无为。用对了就能解脱，用错了就迷在里边。这是不立文字的真实之义。

我们今天学的这部《血脉论》，就是达摩祖师用文字留给我们心法的结晶，是禅宗最根本的一个经典。对于这部论，我们要时常读诵，时常思惟，时常温习和熏修，以祖师的正知正见指导我们的修行。不是读一遍、读两遍就可以了，而是要常读常诵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过去祖师应世的多，学人根机也利，到处可以求法问法，一闻千悟。今天这个时代，找一个大善知识，寻一个有真正见地的师父很难，学人根机又浅，障碍又多，所以要多读诵祖师的心要。依照经典，学习经典，见地上就不会跑偏。读血脉论的时候，就相当于亲近祖师，亲耳聆听古人的教诲。

古人示现断臂求法，其更深的含义是断除种种佛法知见。《血脉论》中开示的主要内容就是断除我们对佛的各种错误的认知，对法的各种错误认知，对修行的各种错误认知。断除我们的各种知见和邪解。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学佛十几年了，已经树立起正知正见了。不看祖师开示，你还以为自己是佛教徒，是每天赞佛。看了《血脉论》你才知道，原来自己对佛法的了解全都是错的，都是邪知邪见，我们每天都在谤佛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佛。所以，学习祖师法语，就是要把以前所学的一切，把自以为聪明才智的东西，自以为是智慧的东西，通通砍掉，通通清除干净。

知见就是循环，观念就是轮回，意解就是生死。不去除邪见，就会一直在心意识中轮回生死。人死容易，死掉知见难，你的想法、思想，你的意识，你接受的观念，你整个人内在熏修的东西是很难死掉的。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了解实相？就是为了破除无明和虚妄的见解。不是学得越多越好，而是空掉所有才是道人。愚人笑我，智乃知焉。

人们总是迷在耳朵听到的，眼睛看到的，意识想到的，不愿意深入佛法，自证解脱。众生的心力和能量都放在五欲六尘上了，迷在了粗的享受上。你让他体解大道，入佛智慧，他没有那个心力，没有那个精力，没那个闲暇，没那个时间。我们学《血脉论》就是从内心深处涤除过去所学的所有想法和知见，建立正见。

我们看古人，总是那么灵动、有智慧，为什么？制心一处，直用一精明。我们的思惟为什么不能活跃？本是一精明，分散在六和合上了。我们都迷在了家亲眷属，迷在了财色名食睡上，迷在了穿衣和打扮上。

心都用在这些上面，哪里还会有智慧？别说甚深佛法，别说禅，就是康德、柏拉图、孔子、庄子的东西你也看不懂，就是世间法你都搞不懂。有很多修行人，学法的同时，还在执迷世间的学问，学习周易了、老子了、王阳明了、宋明理学了，以为那很有智慧。那些东西要看跟什么比。如果跟佛经，跟楞严经、楞伽经、涅槃经，那些东西就太肤浅了，比不了。

你再拿祖师的东西对照一下。什么是佛？老僧这领布衫重八斤。你知道他说得啥意思吗？你穷尽心神，用尽所有的智慧，假使满世间，皆如舍利弗，不能知其义。全世界的哲学家、宗教家、佛学家聚集到一起，也不知道赵州这句话什么意思。世尊拈花，百万大众，等觉妙觉菩萨，全都罔然，不知佛义。

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《血脉论》，因缘太殊胜了。以前我讲过一次《血脉论》，今天有缘和大家再一次深入学习这部论，也能感受到大家对禅宗和祖师一门学习的热情。

以前讲法有点急迫，像完成任务一样，一定要在多少时间内讲完。今天还有人跟我讲，做功课会觉得烦躁，做着做着就不想做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心里有一个目标在那里，没有安住在过程中，心总向目标那里跑，就会有压力，会错失当下的自在和解脱。我们生活中一切烦恼和压力都来自于给自己设定了界限和目标，太过于关注结果，就会错失当下。你设定了一个东西，设定了一个界限，就破坏了自在的法性。我们经常毫无觉知地被自己的想法、欲望、观念限制住，错失了本来清净的自心。所以我们生活也好，修行也好，别给自己设定什么。你不给自己设定什么，处处都是惊喜，处处都是吉祥。一旦心有所求，有所设定，就会不自在。所以我们这次学习，也不设定几天讲完。也许讲一个星期，也许讲一个月，也许更久。总之，放轻松去学习，享受学习的过程。

智者大师在讲《妙法莲华经》的时候九旬说一“妙”字，九十天只讲一个妙字。经题中的一个字讲了九十天，这可以说是讲法史上的奇事。据说傅大士讲《金刚经》时一个字也没讲，连话都没讲就下座了。

关于达摩祖师、《血脉论》和禅宗的相关介绍，就到这里。我们现在看正文。

三界混起，同归一心，前佛后佛，以心传心，不立文字。

觉悟此一心，是佛法的精髓，也是修行见地的总纲要，也是整部《血脉论》的宗旨。就像《传心法要》的开篇：诸佛与一切众生，唯是一心，更无别法。《六祖坛经》有一个总纲要：菩提自性，本来清静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这几句话，都在讲一心，讲众生的真如本性。当然，这也是一切修行心法的总纲领。

三界混起，同归一心。什么叫混起呢？混起就是没起，就是缘生，也是无生。《圆觉经》里面有一句话：于中百千万亿阿僧祇不可说恒河沙诸佛世界，犹如空华，乱起乱灭，不即不离，无缚无脱，始知众生本来成佛。生死涅槃，犹如昨梦。乱起乱灭、混起，这是从世谛的意义上讲。也就是一切万法的生生灭灭，都不离一心，都是一心的作用。三界所发生的一切，都是自心与自心的游戏，没有心外之法，没有心外的三界。所以三界者，八识也，一心也。故云同归一心。

在众生心识的迷梦中，有世界，有众生，有佛，有人，有我，有物质，有空间，有时间，有六道，有三界，有十二类众生，有修行，有佛法，有迷，有悟，有参禅，有悟道，这是在心识的迷梦之中，才有这一切的妄想分别。觉此一心，则不见一法有生有灭。所以三界混起，是指心起。心起则三界起，心生则诸法生。起心就有三界，息心即三界空。

所以三界者，心也。一念贪、嗔、痴起，三界就出来了。知道贪、嗔、痴不可得，三界也不可得，心亦不可得，即名寂灭。

一切法都是一心上生起的梦影。所以前佛后佛，也是一心。既是一心，讲个什么呢？传个什么呢？没有什么可讲，没有什么可传，是名说法，是名传法。没有能传，没有所传，假名传法。言以心传心，实无心可传。心不可得，法亦不可得。所以叫印。印就是默契，相应，会心一笑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

这样讲，很多人就会认为，禅宗确实单刀直入，唯论一心。实际上，这还不是禅宗特有的本质。禅宗的特点不在这里，而是在直接解脱的功夫上。

临济禅师临终时说了一句话：吾灭后不得灭却吾正法眼藏。临济的侍者三圣出云：怎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！师云：以后有人问你，向他道什么？三圣便喝。师云：谁知吾正法眼藏，向这瞎驴边灭却！言訖端然示寂。临济这一句话，欺骗了好多人。有人以为他的侍者没开悟，因为被临济祖师呵斥。祖师们到死还要搞怪。给你扔下一句话，让你去参。有的人因为自己的师父说了一句否定自己的话，自尽了。自尽以后，有怨恨心，在厕所里边天天等人，吓唬人。一上厕所，就有人被他吓一跳。最后祖师就到厕所里去给他说法，他才解脱。

所以真正的禅宗，是不能靠理论来思惟的。理论的思惟恰恰骗我们入轮回。祖师的话是破你对定法和定论的执著，不能当真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古人云：逆行顺行天莫测。他总是骗你、逗你，看你脚跟站得稳不稳，看你自不自信。前佛后佛，以心传心，不立文字。佛说法四十九年，不立文字！三藏十二部经中找得到文字吗？找不到。文字者，即非文字，是名文字。所以终日说而无所说。不是不讲，而是讲而没讲。

问曰：若不立文字，以何为心？

学人不明白，所以问：若不立文字，以何为心？没有文字，怎么认识这个心？

答曰：汝问吾即是汝心，吾答汝即是吾心。

没有心，你能问我问题吗？没有心，我能回答你问题吗？达摩祖师说：问我的即是你心，回答你的是我心。

大家想一想，我们为什么能问问题？为什么能回答问题。我们正想的恁么时，是什么？我们为什么能思惟、运动、穿衣、吃饭，行住坐卧？没有性，会有这些作用吗？我们肯定被一个东西推动，才有所谓的思想、行为和意识。达摩祖师这样讲，非常直接。让我们从作用上去见本性。你动一动身体，回个头，抬个脚，看，那是什么？不是让你在脑子里想，用心意识看，是让你直接看，直接听，直接动，直接用，直接默契，不

作动用想。你动一动，就默契了，就会了。动不是去思惟而动，是不经意间的动，是正那样做时，没有那样想。不动也是动。动或不动，就相应了。

我们在对境时，总是忘了全体作用，而是会跑到意识中去知解一个佛性，去思惟一个作用，而忘失了正在作用的本性。

知道为什么我让你动一下吗？动一下是让你离文字，离心意识，直接默契真性。是真性在起一切作用，不是心意识。心意识只是真性的作用。你一动就见性了。你一动就解脱了。从哪里解脱？从妄念、思惟、分别、计较、得失、善恶中解脱，从有为法里解脱，从概念和名相中解脱。这一动没有文字，这一动超越一切阶级。文字表达不出来这一动，无论你怎么描述，都是妄想分别，不如直接动。是不是？

所以如果你能一直在用这种灵动性，默契觉性，还要文字干嘛？文字只是我们使用的工具，而不会成为我们的牢笼。如果能一直这样直用而不住，我们是没有烦恼的。烦恼从哪来？从头脑、意识、思惟、观念、住著中来。为什么这些无形的东西会让我们很烦恼？因为生心住著，因为执取。动两下，立刻就解脱了。

学禅宗这个法门，需要悟性，需要因缘，需要根机。过去生中熏修过，这一世才能遇缘即熟。我们每天从来就没有刹那间离开过这个作用。这个作用，它无限地、不停地起作用。而不是你用思想意识分别出来一个真性。你在头脑里边去找那个东西，永远找不到，你走错路了。此灵觉性，超心意识，不能言表，只可作用，只可默契，不可测度，假名为佛。佛是找不到的。它像一个神秘的幕后者。你去找，你永远找不到。不找时，无处不是他。

古人对此描述的很多。

异见王问波罗提曰：何者是佛？提曰：见性是佛。王曰：师见性否？提曰：我见佛性。王曰：性在何处？提曰：性在作用。王曰：是何作用？我今不见。提曰：今现作用，王自不见。王曰：于我有否？提曰：王若作用，无有不是。王若不用，体亦难见。王曰：若当用时，几处出现？提曰：若出现时，当有其八。王曰：其八出现，当为我说。波罗提即说

偈曰：在胎为身，处世为人。在眼曰见，在耳曰闻。在鼻辨香，在口谈论。在手执捉，在足运奔。遍现俱该沙界，收摄在一微尘。识者知是佛性，不识唤作精魂。

宝志公禅师云：内外追寻觅总无，境上施为浑大有。

临济禅师云：大德！你且识取弄光影的人，是诸佛之本源。一切处是道流归舍处。是你四大色身不解说法听法，脾胃肝胆不解说法听法，虚空不解说法听法，是什么解说法听法？是你目前历历地，无一个形段孤明，是这个解说法听法。

洞山禅师云：切忌从他觅，迢迢与我疏。我今独自往，处处逢得渠。渠今正是我，我今不是渠。应须恁么会，方得契如如。

永嘉大师云：不离当处常湛然，觅即知君不可见。

傅大士云：夜夜抱佛眠，朝朝还共起。起坐镇相随，语默同居止。纤毫不相离，如身影相似。欲识佛去处，只这语声是。

庞蕴居士：日用事无别，与吾自偶谐。头头非取舍，处处没张乖。朱紫谁为号，丘山绝点埃。神通并妙用，运水及搬柴。

以上祖师所言，都是指示我们从作用上见佛性。注意，这里有一个误区。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会错意。在作用上见佛性，不是你去思惟这个作用和佛性，而是直接去作用而不生作用想，是默契，是去行和证的，不是去想的。

黄檗禅师云：然本心不属见闻觉知，亦不离见闻觉知。但莫于见闻觉知上起见解，亦莫于见闻觉知上动念，亦莫离见闻觉知觅心，亦莫舍见闻觉知取法。不即不离，不住不著，纵横自在，无非道场。

有些人错会此义，弄出一个灵灵觉知来，弄出一个前念后念之间的东西来，弄出一个能作用的来，整日宣说这个东西，不知使用这个东西。这些都是错会祖师意。所以古人最后提醒，识者唤作佛性，不识者唤作精魂。

吾若无心，因何解答汝？汝若无心，因何解答吾？

达摩祖师继续说：我若无心，怎么能回答你问题呢？你若无心，又怎么能回答我问我呢？解答就是回答，互相问问题，对话的意思。

佛性的作用不仅仅在问答上，在六根的作用上，在见闻觉知上。我给你个东西，你拿手一接。你从独木桥上过，不会掉下去，无处不是。禅宗是真正的实修实证法门，怎么实修？不是修出个东西，而是直接用。怎么实证？不是有法可证，而是自行自证境界。学习禅宗法门的人，先要断粗烦恼，再除所知障。理事二障断除，即见佛性。所以不要轻视这个作用，就算你听明白了，遇境对事，还是会向头脑里跑，还是会思惟分别，还是会进入妄想，而忘失本性的作用。为什么如此？没有转所依识，没有经过训练，没有放下内心的种种执著，习气没除，无始以来的业力还没转掉。

祖师们之间的对话、手段就算你看明白了，真让你去应对，你还是会手足无措，呆若木鸡，傻傻地站在那里，像个木偶人一样。所以你问怎么见性时，递给我张餐巾纸。不要错过这个当下，就能开悟。扭一下身子，就解脱了。那个契机，因缘到了，一下子就明白了，就会了。因缘不到，心里存有的东西太多，跟你讲这些，你满脑子想的都是孩子的事，老婆的事儿，世间的事，当然，还想着一堆佛法的名相、概念，哪里能从妄念中出来呢？所以祖师说：甚深！岂虚言哉！

第二讲

上一讲中，我叫大家动一动身体，动虽是汝本心，但只是方便说，不可正动时生是本心想，亦不可动后拟心觅取本心。动不可得。不动时，及一切时中亦如是。动不动都是假象，是二法，不能执著在动或不动上。所以，让你动一下，只是让你动一下，不能做动想，更不能去找一个能动的。

有人说：师父，我正动时，体会到那个不动的本性了。你体会的不是本性，那只是你的识心妄计出来的本性。古人说在作用上见性，很容

易被人误解，把见性当成有一个实法可见，有一个性可去体会，去回味。古人作如是说，并非此意，而只是让我们去默契，常应诸根用，而不生用想。

“体会到那个”，这是很多人容易进入的误区，是被识心所骗。祖师所说的“无位真人”、“本源清净心”、“觉性”、“那个”是不得已而做的方便说，没有“那个”。有“那个”，就不是“那个”了。洞山云：我今独自往，处处得逢渠。渠今正是我，我今不是渠。很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。所以，实相和自性是要默契和自证的，不是让你去回味和体会的。自证和默契的刹那就没了，就过去了。所以古人云，古佛过去久矣。你体会它的时候，它就不是了，因为它早就过去了。那仅仅是你的识心在住著，生了一个我体会到佛性的妄想了。如果还有所默契，有所证，就是心有所住。

人们总想去体会自性，见个自性，不知道自性、真如是诸佛自证解脱所立的假名，“见性”是无性可见，只是默契自行自证而已。在头脑和意识中，你是找不到佛性这个法的。

还有的人认为知道那个施为运动的就是佛性，知道起作用的就是真如佛性，就是见性了，就能做佛了，就可以得大自在，做什么都可以了。这不是见性，这只是知解佛性。这样的见解，跟见性和解脱生死没有关系。只是知解佛性，三毒不除，习气不改，不能转所依识，还是凡夫一个，甚至越学越偏狂，堕入《圆觉经》所说的任病。学法人于此不可不慎。

从无始旷大劫以来，乃至施为运动，一切时中，一切处所，皆是汝本心，皆是汝本佛。

从无始以来，一切众生一切时中，一切处所，所有的施为运动、言语视听、起心动念，一切作用，都不离此心，此心是真如佛。知道这一点，不是让我们知解佛性的，而是让你直用直行，不染六尘，佛法亦不住。知道自心是佛，是为了离一切相，不是让你分别佛性。不是让你停滞在思惟上，去住著、去分析、去想象一个佛性的。

古人及祖师虽然留下描述实相的文字，但是文字总是有局限性。古时候有个造车的工匠叫轮扁。他在齐桓公那里做工。他看到齐桓公看书，就问：您看的是什么书？齐桓公说：是圣人之言。轮扁说：您说的圣人还在吗？公曰：已经死了。轮扁说：您所读的东西，不过是古人之糟粕也。公怒斥道：你为何这样说？轮扁说：我自己做车多年，深谙其中的奥秘和技巧，很想把这个手艺传给自己的儿子。可是每次当我想要用言辞表达它们时，就会觉得辞不达意，根本无法描述其中真正奥妙的东西，那些东西只能靠当事人手与心的配合，靠他自己亲自实践和感受，这些东西又怎么能付诸文字呢？您看的书中的道理也一定如此。古人想要留下的东西，一定不在文字中，而是在文字之外，只能亲证，而不能言传。传下来的东西，也是不得已而留下的一些引导，不可当真，亦不可执迷。所以，我说您读的都是古人的糟粕。齐桓公听了轮扁所说，觉得确实如此。

我们看祖师留下的文字也是如此，不可将其作为定法来看，亦不可见文而生解，只能将其当成一种引导，最重要的部分要我们自己去亲证，去实践，去用心领会，而不能执著文字所说。这就是我们阅读佛经和古人留下的法语时要特别需要注意的。

以文字来开示实相就会有这样的不足，文字只能做为手指形容实相，而不能直接描述出实相。学人如果不明白这一点，就会见文生解，把佛性当成一个知见，反而障碍了自己的本性。

众生日用万行都是佛性的显现，佛性未曾间断过作用，只不过众生于此不觉，执迷外境，分别自心境界。施为，就是做一切事情。运动，就是从早晨醒来一睁眼，穿衣，走路，说话，吃饭，动用，一切施为运动都不离真心。离此动用之外，没有真心可得。

所以，这个无相的、不生灭的、一切时中、一切处所都在起用的，我们了悟到它，只是为了默契它，为了自在使用它，而不是立一个佛性，去分别它，去住著它。此本源清净性，找不到，又不是没有，超越对待，绝诸思议。这个才是真佛。那我们就知道平时我们说的释迦牟尼佛，则只是一个影像，是相上的佛，是幻境中的佛，不是真佛。两千五百年前从印度出生的王子，还有历代的祖师，与真佛了不相关。所以古人云：

一切圣贤如电拂。这些人物都是有为法，都是生灭现象，不是真佛。我们只是依世俗谛把佛陀、祖师、菩萨称为圣人，但事实上，他们不是真正的圣人。报化非真佛，亦非说法者。所谓报化，就是示现的圣人，有相的佛。所有的佛菩萨都不是真佛。

有些人会说：《金刚经》云：一切法皆是佛法，一真一切真啊！释迦佛也是真佛啊！草木瓦石都是佛啊！还有人说，极乐世界虽然是幻化的，也是有，不能说是无。存有这种见解的人，是名相概念学太多了，掉到了佛法知见的深坑里，不知道怎么解脱，不会用佛法，不了解真实的佛法。什么是真实的佛法？真实的佛法是要用的，是解脱的，是离相的。为什么要破相？破相才能见性。同样，为什么要见性？见性才能离相。人们正是因为着于佛的相，着于净土的相，着于善的相，着一切相，所以才落在有为生灭法里，不能见到实相。佛法就是为了破我们的相。你要做的是空掉一切法，空掉一切相，空掉一切生灭，而不是再谈什么妙有。一切法皆是佛法，是指一心不生，妄念不起，于自心境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著的刹那，全体是佛。并不是立个一切法，立个真，着一个性，着一个佛。既然不著相，又哪还有一真一切真？金刚经也好，一真一切真也好，都是方便说，是去我们的执著的，不是让我们生知解。一旦生了知解，刹那即入生死。

无形无相的本体，不生不灭的本性，才是众生真正的佛，是我们的本佛。修行先要见性，见性才能离一切相。离一切相，才得真实解脱。自性真如，我们可以给它安无量的名字，也可以给它安佛的名字，也可以安法身的名字，也可以安真如，安真心，安自性。种种安名皆是妄想，不得已而为之，终不是本佛。本佛超越名言对待，离一切心意识。所以不可见名而生解解属于情，情生则智隔，即非本佛也。

本性一切众生都有，每个人的本来面目是佛。此性本自圆成，不属修证，不在有无，离诸生灭，息心即能默契，无住便是解脱。

所以修行不要迷在佛菩萨的名相上，不要迷在法相上。不要见众生就生众生想，见佛就生佛想，见真如就生真如想，见佛性就生佛性想。离一切想，才能默契本心。知道本性是不生不灭的，从来不会老，不会死，也从来没出生过的，也不会灭，也不是有，也不是没有，这些只能

自证，不可言说。对于这些描述也不能执著，这只是文字方便说，皆无实义。

即心是佛，亦复如是。

即心即佛，就是一切时中，举手投足，运动施为，都不离汝本心，不离汝本佛。同样，即心即佛是要用此心，用此佛，成此佛，而不是知解这句话。六祖大师说：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亦是此义。

大梅禅师去参马祖的时候，马祖只是给他讲了一句即心是佛，他一下子就开悟了，他就住山去了。他明白了，哦！原来我一直在头脑中找佛，一直知解佛，一直向外求佛求法，不懂但用此心，直了作佛。原来自己才是真正的法王，原来所有人讲的东西都不是自己的，自己用出来的才是自己的。他知道自心才是真正的法王，才是真佛，本自具足一切，不假外求，直用直行，即是佛法。

为什么要强调即心即佛呢？因为学佛的人总在心外找一个佛，总认为佛是一个人，是一个有相的，具体的事物。不知道心才是佛，佛是无相的，是无形的，是不可得的，是不定的。

一个普普通通的石头，我们随便就坐上面了。在上面刻上一个佛字，就不敢坐了。石头还是那块儿石头，只是刻了一个“佛”字，就生了“佛”想，就不敢坐在上面了。谁的问题？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啊？我们对佛像的迷信也是这样的，本来只是一些石头，刻出个佛像来，对这块儿石头就生起了种种妄想和迷信。

即心即佛，是让你回归到自心，不向外取相分别，不认境为佛。所以佛是我们的妄想，所有的概念都是我们的妄想。十方诸佛都是众生的妄想。没有心外的佛，无相的真心才是真正的佛。无相的真心也不能执著，它不是一个有法，不是一个法，它是不可思议的，只是一个假名。不可认名而生解。

本性佛不是有佛也不是无佛，不可思议，超越一切名言对待当体便是。只可应用，思而不得。如果你把本性佛当成是有，就把它局限在一个可以想象、可以把握的范畴里，就不是它了。本性佛在头脑和心识中是找不到的。你直接做他，直接就是他，直接默契，不可形容。

本性就像我们自己一样，我们找得到自己吗？已经是自己了，不可能再去找个自己。找到的自己，就不是真正的自己，只是你头脑里的自己。手能抓别的东西，能抓到手吗？抓不了。手再怎么抓也抓不到自己。因为它本身就是手，不能再抓一个手。佛还能再成一个佛吗？不能。佛能再找一个佛吗？不能。佛能再立一个佛吗？不能。因为你不认识本佛，才去找佛。认识本佛了，就直接做了。所以说本性中无佛，无佛才是真佛。

不再找佛，不再想佛，直接做佛。一切法都是破我们的执著，如果你没有执著了，就不立法了，也不立文字了，也不立菩提涅槃。什么都不立了，直接相应。认识本心了，就不会再分别自心境界，因为一切都是自心。所以除此心外，没有别佛可得。也不要执著这个心。若认为有个心，有个佛，还不是真佛。如果认定佛是心，心是佛，那么心不是佛，佛不是心。所以佛又告诉你：心也不可得，佛也不可得，没有心，没有佛。马祖一开始讲，即心即佛，后来又变了，讲非心非佛。非心非佛就是没有心也没有佛。因为你执著了即心即佛，所以再破这个即心即佛。

除此心外，终无别佛可得。离此心外，觅菩提涅槃，无有是处。

不生妄想的时候，就是正用此心，就是正做佛的时候。正用此心的时候，又想一个佛，就离开了本佛。正用此心的时候，又想一个菩提涅槃，无有是处。何以故？此心即菩提，此心即涅槃。此心随处做佛，随处解脱。所以菩提涅槃是不得已而安立的假名，是方便说，非离本心外别有菩提，别有涅槃。不知道自心是佛的时候，会迷到一切法上，迷到修行上，迷到概念上，迷到名相里。祖师说即心即佛，是破除对法的执著，不是让你再执著一个即心即佛。这是即心即佛的真正意义。

当我们起一个心，立一个概念的时候，你已经在那一刹那把本心盖住了。本来心是流动的、开放的、喜悦的、无分别、无住著的。一念妄想，一去定义，一去分别，就把这个天真的佛性给盖住了。一念思惟，一念住著，一念覆盖真如。一念思惟，一念住著，一念委屈自己佛性。如果你在思惟中、在寻觅中没有深深的执著，那是享受，那是住妄想境不加了知，于无了知不辨真实。享受思想，享受思考，也是佛性的妙用。如果因为思惟而起了消耗，起了烦恼，那就是迷失了自心，被心识所骗。

没有执著的思考，是本心的正用。让我们劳累，让我们受苦，让我们紧张，让我们不适的思想，要懂得从中出离，要知道那是心识在欺骗我们。

所以我们有时候打妄想，反而觉得轻松，时间反而过得很快，整个人很舒服。因为你在妄想里没有执著，它是自心的游戏，是自心的功能和特点。它需要和自己玩游戏。所以并不是说不能思考，不能用心意识，要看你怎么用。

自性真实，非因非果。

自性是唯一起超越世间一切二法的真实，是绝妙恒常的，是不生不灭、超心意识的。此真实非彼真实。而世间因果是二法，是有为法，是心意识生的法。自性非因非果，超越因果，不在因果的范畴。因果从心生，从识有，从妄想建立。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生因生，心生果生，心灭因灭，心灭果无。心生才有因果果报，才有做者、受者。说自性非因非果，只是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因果，不是断灭，不是没有因果的作用。如果拨无因果，则是断灭论。

自性真实，非因非果，是告诉我们，不要堕在因果的相和有为法的果报上。修行要想自在解脱，则需要超越一切概念，不被自己的妄想和心识所缚。直见本性，直接解脱，直接作佛。佛为初学者，说因果，说因果果报，说善恶诸法，说戒定慧，说六度万行，说十善业道，说地狱天堂。为如实修者说一切唯心，无有一法是实有。说六度万行如梦如幻，说诸佛菩萨皆是众生妄想，说因果虚妄不实。

一开始，佛说因果果报，是为了不让我们去造杀盗淫妄酒的恶业，为了我们在梦幻的世界少受苦。佛陀告诉我们做这些事有很可怕的果报，让我们减少痴迷，消除业障，为认识实相做准备。当你不再去造业，转识成智，这时候就不跟你讲因果了。也不讲生死，也不讲涅槃，也不给你讲轮回了。而是讲生死即涅槃，讲无明实性即佛性。讲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讲自性非因非果，非作非不作，非有为非无为，讲离一切相，即名诸佛。

自性真实，非因非果，不断不常，非善非恶，无我无人，无造者，无受者，非真非假，无实无虚，超心意识，离一切法，即一切法。修行

唯断执著，不断作用。因为执著因果，所以讲非因非果。佛性者，不断我见，唯断取著。不断见闻觉知，唯断染著。为什么？若不执见闻觉知，见闻觉知即是本性，断不了。修行并不是把自己修成一个木头人，把自己修傻了，什么都不干了，什么都不会做了。不是，而是修回到原来，修复到正常，修复到天真自然，修复到不染著。

修行不是把所有人都修成一个样，不是修成一个固定的模式才叫佛，而是成为其本来的样子，是什么样子，就做什么样子。我们看十八罗汉的形态，没一个是相同的，各有各的特点，那都是佛性的显现。我们再看现实生活里边的修行人，一个个都把自己修得道貌岸然，修得少了人性，泯灭了天性，装得像个佛的样子，反成了怪物。

有些人修行了很多年，道理能讲一大堆。在现实生活中就暴露出一点修行都没有。到饭馆里吃个饭，要把杯子洗好几遍，把筷子擦了一遍又一遍，嫌脏。不知道是自己的我执太重。

所以修行不是空讲道理，而是去除执著和颠倒。不是大讲因果本空，或者因果不虚，而是不昧因果，既不犯因果，也不被因果所束缚。

学习禅宗，真正明白实相，通过长期的熏修，改变自己的习气，转所依识，那才能真正解脱生死和烦恼。我们的生活才会真的发生质的改变。修对了和修错了完全不一样。

法即是心义。

所以你不用去求法，不用去学法，不用去找法，也不用去修法、证法。悟得本有真心，见到自心，直用自心，是无上法，是最上乘法。心即是法，悟得此心即是修法，离此心外没有法可修。不悟本心，修一切法都不相关。悟到本心了，修一切法都是徒劳，只是不染著，假名修法；只是善护念，假名用功。实无法可修，无功可用。悟得本心，方知一切本自圆满，不待修成。悟得本心，所有的修行都结束了。所有的修行都为悟得本心，见到本心。本心难见，本心难识。识得本心的过程，就是修行的过程。只要悟到本心，即名无上菩提，即名大涅槃，即名为佛。

总是有人问：如何识得本心？真性不疑，疑即成罪。但有所住，即自诳惑。

自心是菩提，自心是涅槃。

自心是菩提。菩提者，本觉心之异名。离此心外，无菩提涅槃可得。何以故？自心是菩提，自心是涅槃。悟得此心，即得佛菩提，即是大涅槃。非离心外，别有菩提涅槃可证。二乘人，以远离生死为涅槃，不知道生死即涅槃。以灭诸蕴为得菩提，不知不灭受即菩提也。

自心本解脱，自心是一切法，自心具足一切变化，自心是佛。三藏十二部不离自心。你讲话跟佛讲话没有本质的区别。有区别是你自己认为有区别，是你的妄想，是你自己的分别。所以我们每天在讲话，每天都在口吐莲花。

若言心外有佛及菩提可得，无有是处。

离自心外，无佛可得，无菩提可得。离此心外，若说有佛可得，有菩提可得，即是妄想，即是无明。一念离真，皆为妄想。但无妄想，即本解脱。

佛及菩提皆在何处？

若说心外有佛，有菩提，它们在哪里？哪里有真实的佛？哪里有菩提可得？不过是自己的妄想罢了。佛及菩提，如海市蜃楼，如梦幻空花，觅即知君不可见，不离当处常湛然。正恁么时，可说湛然，不可作湛然想。

譬如有人以手捉虚空，得否？

一切佛法皆是众生心识妄见，本无一切法。好比如用手捉虚空，捉得到任何东西吗？虚空无法，无一物可得，所以什么也捉不到。众生、佛、烦恼、菩提，解脱、涅槃，都像虚空一样，但有其名，了无实义，所以一切法根本不可得。

虚空但有名，亦无相貌，取不得，舍不得，是捉空不得。

虚空只有其名，并无其法。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得，所以假名为虚空。因为没有一物存在，所以叫虚空。因为没有相貌，取不得，舍不得，所以虚空中什么也不可得。

虚空是我们生起的一念心，是一个妄想，一个假名。不可认为实有虚空。佛性也是如此，实无一法可得，以虚空为喻，佛性如同虚空，心如虚空，但有其名，实无其法。若有法，即不离心意识，即是从心想生，实无其法。

我们把学到的概念、观念，所理解的东西投入到外在的一个假象上，事物就产生了。然后你赋予了它思想、动态和生命，这个东西似乎就存在了。而事实上，这一切都是妄念的编织，究竟不可得。

第三讲

除此心外，觅佛终不得也。

以前我们学习经论，习惯依文解义，总是去思惟和理解心啊、真如啊、佛性啊，但是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和练习，大家在实修上有了些亲身体会。“除此心外”，这个心不是一个概念，它是我们二六时中，黑夜白天，都在使用的心，这个心一直在起作用，从不间断。古人云：“夜夜抱佛眠，朝朝还共起。”本心作用在见闻觉知上，包括思惟运动，言谈举止，贪嗔痴慢疑，都不离此心。这个心才是真佛。所以云：“除此心外，觅佛终不得也。”

我们学习禅宗，先要破佛的相，佛的相是最难破的。学禅宗先要把建立禅宗的人破掉，先要不信佛，才能学禅宗。首先不能被佛障住，始得入于宗门。大家总是认为释迦牟尼佛是佛，老子是佛，耶稣是佛，观世音菩萨是佛，其实这些人都是相，我们也没看见过。就算看见了，也不真实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包括我们自己，转眼之间就会老去，就会消失。所以人是不真实的，佛亦如是，并非实有，都是心意识折射的幻相，都是从我们的妄想中生出来的。真正的佛不是相，不是报化佛，而是无相的本心。说个本心，也是不得已。亦不可执著有本心。

本心会作用在见闻觉知上，这个作用是不间断的。就算人死了，只要他没证悟，会立刻有中阴和新的五阴生出来。就算证悟的人，也不是断灭，性亦不灭，至于如何显现，则不是心意识所能了解的。所以，众

生心所起的作用无处不在，又不间断。你觉得你死了，其实那是你的一个错觉。当我们在这里坐着，我讲话，你听着，每一个刹那，每个当下，你是忘了有个你存在的，你不会想着有个“我”，你是忘了“我”的。虽然你忘了，但是你在呼吸，你在思惟，你在打妄想，你一直在变化，在起作用，这个一直都在作用的就是你，是真正的你，是不生不灭的你，是真佛法身。

这个心，这个真佛，你如果找它，根本找不到，它只能体现在作用上。志公云：内外推寻觅总无，境上施为浑大有。我们虽然能够体会它，但是却把握不到它。一切语言、思惟、意识根本无法触及它。黄檗禅师云：不可以智慧识，不可以言语取，不可以境物会，不可以功用到。诸佛菩萨与一切蠢动含灵，同此大涅槃性。性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法。又云：不可以心更求于心，不可以佛更求于佛，不可以法更求于法。

“是法不可示，言词相寂灭。”这是《法华经》里的一句话。“是法”就是这个法，也可以说此心、佛性、实相。“示”是显示的意思。

“是法不可示，言词相寂灭。”此心不能用言语、名相、文字来显示它。

“言词相寂灭”。也就是说，一切语言文字在它面前无能为力，根本触及不到它。但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里讲呢？这是方便引导，通过语言引导你直用本心，离开对语言文字的执著。为什么我更喜欢跟大家一起去散步呢？我们在田边、树林里说说笑笑，听着音乐，看着风景，放松心情，把佛法扔在一边。身心放松的时候，一切施为运动，常应诸根用，而未生用想，自然而然显现的，才是我们的真如佛、天真佛、本性佛。

佛是自心作得，因何离此心外觅佛？

达摩祖师写这部《血脉论》，就是为我们直接开示众生佛性，用最简单、直接、容易理解的方式，让我们领悟自心佛性，并且直接运用和亲证自心佛性。

而在《涅槃经》、《楞伽经》等经典里，佛虽然也比较系统地讲解了佛性，讲解了报化非真佛，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方便法。比如说十方诸佛摩顶、意生身等等，讲到十地菩萨的境界，又把你带到一个有形有相的佛的概念里面。所以我们读佛经，没有完全通达的话，非常容易迷

到法相里。但是到了禅宗祖师这里，就完全脱离了这些方便教法，直指人心，普令大众悟解本有佛性，没有丝毫葛藤可讲。

佛教里为什么会有禅宗这一支？禅宗就是破一切相，直指本心，是如实法，离心意识。破相最难破的是破佛相，因为一切佛法由佛宣说，再否定佛说的，从哪个角度也说不通。其实禅宗并不是破佛所说的法，而是破对佛法的执著，破对佛的种种错误认知。我们一般都会认为两千五百年前在印度出生的一个王子，出家修道，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开悟证道，我们把这个圆满觉悟的人当成是佛。我们学禅宗，第一个要破的就是这个圆满佛。

在《涅槃经》里边讲到，如果修行人认为八相成道的报身佛是佛的话，是声闻的邪曲知见，属于邪见。佛自己都讲了，如果你们认为我释迦牟尼佛是佛，那是声闻邪曲知见。

所以佛是自心做得，是自己做得。但是我们一讲自心做得，就觉得“哎呀我是佛，一切众生都是佛。”我们又很容易着到我相上，不知道这是诸佛的方便说，是让我们不要着有相佛。不着有相佛，亦不得着自心相，离一切相，即名诸佛。黄檗禅师说：故万法唯心，心亦不可得。如果你对自心是佛生起一个知见：“我某甲、张三或李四是佛”，这还是概念上的佛，非是真佛。真佛只可默契，动念即乖。所以我们讲佛性、讲真如，讲即心即佛，唯有当下无心，默契而已。

自证圣智境界要破除我们无始以来的习气，这个习气根深蒂固，没有多年转所依的功夫，是很难破尽的。所以日用之中，我们很容易就著相，就掉到心意识中，掉到分别妄想和执著中，总是当面错过真佛法身。到这个地方，禅宗有一句话：“向上一路，千圣不传。”六祖大师讲：“常应诸根用，而不起用想。”又说：“不思善，不思恶。”都是让我们直下相应，不进入知解。

不起用想就是念念不住，不住在见闻觉知上，不于见闻觉知上起见解，不在这个本来清净的作用上再安一个东西，离一切分别想。“分别一切法，不起分别想。”就是“佛是自心做得，因何离此心外觅佛？”

还有一些偏见，也属“心外觅佛”。“哦，我见性了，见性了要悟后起修，见性了才刚开始修。然后将来过多少劫，就会自然而然修成圆满报身佛。”这个还是心外觅佛，这个不是真见性。若真见性，就不会再起这一念。性即是佛，非有心修成佛。若言修成佛，即是次第，无始以来无次第佛。所以，离开当下，起任何所修所证的心，皆非本法，皆非真佛。一念离真，皆为妄想。这一念一起，便于清净本性上立了一个知见，起了一个妄想。你会想象有个自己，有个成佛。又错了，这还是“心外觅佛”。

《圆觉经》里有一句话：“一切众生皆证圆觉”。有位禅师叫圭峰宗密。他看到这句经文的时起了疑惑，他认为这句话翻译的有问题。《圆觉经》是唐朝一位很有修行的僧人翻译的，叫佛陀多罗。圭峰宗密大师说这句话翻译错了。他认为应该是“一切众生皆具圆觉”，不应是“一切众生皆证圆觉”。只能说众生具圆觉性，不能说证圆觉性。后来王安石专门就此事请教宝峰克文禅师（黄龙慧南禅师法嗣），宝峰克文禅师说，佛陀多罗没有译错，是圭峰错了。宝峰禅师说：“一切众生皆证圆觉”与《维摩诘经》所说“亦不灭受而取证”意同，众生现行无明即是如来根本大智。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到，法师的见地跟禅师的见地相比，还是差了一大截。我们想想，我们天天是不是都在作佛啊？每一刹那，每一个时节因缘，不论做任何事都是本佛在起用，都是自性在作佛，都是自证真如，圆满无缺，不管你知不知道这是事实。

你从来就不可能不证圆觉啊！你每时每刻都在开悟中，都在悟道中，都在证悟中。你不可能不证圆觉，也不可能将来证圆觉，你不仅是具圆觉，也在自证圆觉。

黄檗禅师说：观众生作垢浊暗昧、生死之相，作此解者，历河沙劫，终不得菩提，为著相故。众生即佛，佛即众生，无二无别。又云：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是名菩提。

我写过一篇文章，叫《寂灭之乐》。一开始，这篇文章的名字叫《寂静的美》，后来又改为《寂灭之乐》，一个意思。什么是寂静？什么是寂灭？寂静与寂灭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本心，是佛性，是实相，是本来如此。实相是什么呀？实相就是我们坐在这里，本自寂灭，本来寂静。不

需更灭，不再更起心觅寂静。不寂静、不寂灭，那是我们的妄想。妄想不是真的，不是实相。寂静、寂灭、涅槃，才是实相。就是每个人的当下，都自证涅槃。不仅是每个人，有情无情，包括所有的动物、植物，我们能看到、能听到、能感觉到的一切的一切，它当下的样子，都是寂静，都是圆满，都是真如。所以圆觉经云：有性无性，齐成佛道。有情无情，同圆种智。不管是吵架，还是沉默，不管是眼耳鼻舌身意，还是色声香味触法，十八界当下都是寂静，都是清净的。这个寂静，是法尔如是，本来如此，只要默契就好了，不需要起一个证的心。根本不需要再去寻找，不需要用个心去悟去证。根本就不需要证明，实相不需要证明。

打个比方，我怎么证明我存在？我已经在这儿了，我这个人在这儿了，这就是证明，这是本来的证明，不需要再证明了。再证明，就是多余的了。一切众生皆证圆觉，即是此义。不需再证。实相就是如此。明白这一点了，不需要再有一个悟，也不需要再去证明了。你已是自己，不需要再成为自己，更不需要去证明自己。一切众生圆觉妙心，本自证明，不需要再起任何哪怕一个小念去感悟它、去体会它。连点一下头都不需要，都是多余。

这句话很简单，“佛是自心作得，因何离此心外觅佛？”直接用就好了。但是讲起来真的太难讲了，因为它不是靠讲的，它是要靠你做的。做还不能生做想，不能生用想。你生活中遇到的一切人、事、物，都是活佛！猪在那儿跑，孩子在那儿玩，狗在那啃骨头，猫在那儿玩线球，蟒蛇在那儿吞蛤蟆，都是真佛法身。是不是都是在作佛呀？！有一个不是佛吗？！没有一个不是的！

你投射一个概念在那里边：这是蟒蛇，这是杀猪的。你变成蟒蛇，你变成杀猪的。当你投射概念的时候，生了执著、生了分别、生了烦恼，没有觉察，诸法就生了，无明就起来了。投射概念还没有问题，因为我们一定要投射概念才能生活，否则就没办法活着了。只要于概念上不起执心，不起烦恼心，就是正常的。所以经云：“世界者，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”。如果投射了概念，于中起了分别心和烦恼心，就需要觉察，转念。念一转，当下就清净了。

我们虽然明白了诸法实相，还是要随顺世间，不能与世间相违背，这才是真清净、真自在。

现在你们可能突然就明白了，佛经里边讲的，见性如观手中的掌纹一样，清清楚楚。需要见吗？不需要。如果再起一个见，又迷了。我们真的不需要想那么多，直接用我们的本性生活，把一切概念和知见都扔掉，优游自在地生活，像云、像水、像风、像树一样，如其实相，一切自如如。所以不用求真，唯须息见。就是这样。这才是我们真实的样子、本来的样子。你如果不是这个样子，那才有问题。

前佛后佛，只言其心。

觉悟到自心是佛的人，就不会再讲任何有为法，也不会再讲别的名相和概念，更不再讲有修有证。何以故？本佛上安不得一物，虚通寂静而已。唯是一心，只言其心，心即是佛，心即是法，心即是证。所谓“前佛后佛”，大家不要一听以为是在讲十方佛，讲古佛，讲未来佛。就是在讲你自己，讲你的本心，讲你的本性。

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。心外无佛，佛外无心。

一切众生日用万行全体作用的心是佛，佛也只是此心。离此心外并没有佛，离此佛外也没有心。心与佛都是形容我们的本来面目，都是无形无相的本性。但悟此心，更无少法可得，此即真佛。《血脉论》可以结合《传心法要》一起来看，相互发明，互为证明。

若言心外有佛，佛在何处？

若言心外有佛，佛在哪里？离此心外，你找不到任何一尊实有的佛。佛从妄念所生，从心想生，离此心外，并没有实有的佛。所有出世的佛都灭度了，所有显现的佛都不是真佛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十方诸佛皆是众生妄想。所以，离此心外，找不到一个永恒的佛。

心外既无佛，何起佛见？

既然心外找不到一个佛，为什么要起佛的见解，认为有一个佛可得呢？为什么要起佛的观念呢？若以为有佛，一定是没有认识到自心是佛，而是认妄想中的佛为佛。不知道自己当下的见闻觉知，行住坐卧，言语

运动，才是本佛，时时都在作无相佛、真如佛。离此作用别处找佛，无有是处。如果我们不识自心佛，不会作佛，还不如猪、羊、虫子、鸟。动物都乖乖地做真如佛，唯有人掉进烦恼的坑里出不来。有的人会讲：“鸟也有烦恼，找不着食儿。”那是你自己投射的，是你的妄想。

万法本闲，唯人自闹。只有人才有烦恼和痛苦。法界里只有人和它的妄想，离开人和它的妄想，哪有什么法界？一切佛法是为人讲的，不为动物讲，不为无情讲。法因人而立，还因人而灭。人烦恼时需要法，烦恼灭时，法亦不存。佛经里虽然讲到佛为夜叉讲法，为鬼神讲法，为天龙讲法，夜叉、鬼神、天龙都是说你，不是说外相的夜叉、鬼神和天龙。你起一念无明心就是畜生，起一念嫉妒心就是夜叉，起一念骄慢心就是天龙。你心里弯弯曲曲的就是龙蛇，你一会儿这样，一会儿那样，别别扭扭的，阴阳怪气的，就是鬼神。

所以佛永远在给人讲法，从来不会给畜牲讲法。所有经典里所有的故事、名相、譬喻都是指向人的，都是指向你的。

有些人学佛学得迷惑颠倒，一看到鱼，看到动物，立刻就念：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动物不需要你皈依，你皈依自心就好了，不向外著相就好了。那些动物都是你心里的影子，都是你心里的众生，都是你的妄念。它们不需要你做皈依，只有你自己的种种不善之心需要皈依。有的人专门去放生，你要放过的不是动物，而是你自己的执著和贪取。动物用你救吗？你救得了它吗？你只会折腾它，让它受更多的苦。看见杀猪的，“哎呀太可怜了”。是你可怜，猪只受这一刀，你要受自己千万种妄想刀的伤害。

我们作为人，这一辈子的烦恼太多了，受的苦太多了，都无法计算。猪太幸福了，不用上班，也不用做饭，更不用愁嫁妆。

“师父，众生不闻法、不开悟，它是解脱不了的”它不需要解脱，需要解脱的是你。谁是众生？只有你这个众生。经云：众生众生者，即非众生，是名众生。不要以为实有众生。众生从你心起，从你妄想生，你一念心向外驰，众生就出来了。所以不要去关心别人，别人自有他的因缘，你现在的全部精力都要用在自己身上，看好自己的心。只要没有纠结、没有挂碍一切众生全都在作佛。“猪有无明”你看到猪的无明了

吗？自己的无明看不见，怎么会看到猪的无明呢？所以猪没有无明，是自己起的无明。猪得不得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是否还活在无明中，是否要解脱。我们要看的是自己，不是别人不是猪。

佛是自心作，法亦是自心生，离此心外，无有佛法。我们一定不要心向外求，不要向外看，不要分别外境。看自心，一切法从自心现。佛是自心作，人自心作，畜牲、鬼神、天龙、地狱都是自心作。著相取境，能得解脱，无有是处。

你永远不会知道另外一个人的心态、他所想的、他真实的状况。对你来说是痛苦的事情，对别人来说未必是。所以我们不要听到一个道理，就拿着喇叭全天下给人讲：“这个东西对人有好处。”你喝了杯开水，感冒好了，难道你劝全天下人都喝开水治病吗？那只是碰巧而已。没有定法可得，没有绝对的真理。我们只管自己。所有的定律、规则、因果规律，只适合特定时期特定的人，就算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这个规律都不一定对。

所以，修行最忌讳取境和著相，既不能着佛的相，也不要着一切相。回到自心上来，妄念不生，诸法自净。

递相诳惑，不能了本心，被它无情物摄，无自由分。

那些著相的人，把有相的佛当成佛，执著佛所说的法，执著佛的神通和功能，以此互相欺骗。正是因为没能见本心，不识自性真佛，所以被自己的妄想心所骗，不得解脱。“被它无情物骗”其实就是指被相所骗。见到光了，见到佛了，执著佛像，执著寺院三宝，不知道这些相都是无情物，一堆水泥、石头、土块儿而已，皆是自己的妄想心所现。没有见性的人，天天都在讲佛法，著相求菩提，互相地欺骗。自己虽然发心可能是好的，想帮助别人，但是把别人都骗了，因为自己不知道什么是真佛。

自己没有实践、证明的东西，不要跟别人讲。亲自实践了、证明了的东西，也不一定适合所有人，不要随意给别人讲。有人问你，给他说一句半句。不问你，不要讲。“迷时人逐法，悟时法逐人”。

若又不信，自诳无益。

如果不信自心是佛，非要认有相的、看见的佛才是佛，就是自己骗自己。这样的人，也不要管他，救不得。

佛无过患，众生颠倒，不觉不知自心是佛。

自心是真佛，真佛是自心，自心不属有无，没有生灭，没有过患，没有疾病、出生、涅槃、死亡。只是因为众生著相求佛，所以见佛有生有灭，起种种心，不知道心才是佛。使佛找佛，所以叫颠倒。不知道自己就是真佛，不知道原来本师是自己。所以一直求有相佛，成有相佛，穷劫不得。若说自己是佛，他也不信。

他会想，“如果我就是佛的话，那怎么可能呢？佛是大觉大圆满之人，我是一个凡夫，我还有很多烦恼和无明，我一点智慧也没有。”他不知道所谓的烦恼和无明，正是自己当下一念所起的妄想心。若无这一念，什么是凡夫？什么是无明？什么是智慧？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凡夫，都还没有悟道，还需要悟，需要再悟。这念有所求的心不停下来，就只能枉作凡夫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无量劫来不得授记，只因求于有相佛，不识自心是佛。

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信自心是佛？不能自肯呢？因为我们总有一个佛的概念，觉得佛应该是什么样子。再拿自己的样子来跟佛比较，觉得不是，就掉到妄想中去了。

佛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，佛无定相，无有相貌。或者说，一切所现，皆是佛的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。我们不要拿特定的样子去衡量佛，佛经里所讲的佛的三十二相，都各有譬喻，非是我们所认为的那个样子。我们自己的每一个举手投足，每一个显现，都是活佛，是真如佛。

所以如果你认错佛了，那才是谤佛。不着有相佛，才是真赞佛。如果你真正了达是自心作佛，那才是真正的供养诸佛。

若知自心是佛，不应心外觅佛。

若能真正了达自心是佛，就不会再起心动念，心外找佛。所以文殊才起佛见，即被贬至二铁围山。理须顿悟，事要渐除。居一切时，不被自己的妄念所瞒，是真修行。

作为一个佛子、一个修行人，我们最容易起执著的就是佛，我们正是因为信佛所说的，所以才学佛。现在不让我们相信佛了，说我们自己就是佛，这太难做到了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跟孩子最亲的就是父母。你要彻底把父母从头脑中删除掉是很难的，但是不是完全做不到。当你正投入做一件事的时候，你就想不起父母来了。你见性了，就忘掉佛了。古人云：见性不留佛。你正在作佛的时候，就忘记了佛陀。你完全投入、完全忘我、完全专注、没有烦恼的时候，就忘了那个假佛。就不会心外觅佛了。迷的时候，就会找佛，就会求佛。觉悟本心的时候，知道佛是自心作，就不会心外求佛了。有病了，想吃药。没病的时候，所有的药都不用吃。佛是一种幻药，烦恼是一种虚幻的病。众生有烦恼病的时候，借助佛法的幻药来治病。一旦觉悟烦恼性空，方知佛亦不实。

第四讲

佛不度佛，将心觅佛不识佛，但是外觅佛者，尽是不识自心是佛。

我们不明白自心是佛的时候，会于心外别求一个佛，会发菩提心去度众生，着在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上。当明白自心是佛的时候，就知道连发菩提心都是妄想。自心是佛，心不度心，佛不度佛，心本是佛，佛本是心。众生个个圆成，个个具足，不增不减。不见烦恼，不见菩提，真妄同源所以就没有什么所谓的佛度众生、众生度佛。

你正做佛，却还在找一个佛，不知正找的即是佛。如同骑驴觅驴。这叫“将心觅佛不识佛”。自己正做天真佛，正做真如佛，却还以为佛在别处，说明不识真佛。黄檗禅师讲，三大阿僧祇劫历诸地位，只是证得个声闻佛，不是真如佛，不是天真佛，不是自心佛。若识自心是佛，弹指超无学。如果你识得自心是佛，不历僧祇获法身。识得自心是佛，

一念成等正觉。故云无有异法，名为成等正觉。无异法者，即本心也。本心本自成等证觉，无关修证，亦不需动念寻讨，寻之转失，讨之转迷。说这话都是多余的，若真明了，一念成等正觉，也是个妄想。只要你还起一个佛见，有个佛的概念，认为什么是佛，菩提有是处，尽是邪见，尽是知见，尽是妄想，不识自心是佛。

亦不得将佛礼佛。

《血脉论》这部论，说它深奥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就是破你向外觅佛的种种知见，破种种法执，但能妄念不起，即得相应。说它简单，它又很难默契，因为我们总是不知不觉被妄念带走。在生活中、在修行的过程中，我们还经常会迷，还会著相，还会有法执。我看到有很多学禅宗的人，学了很久，天天读《血脉论》、《传心法要》，到寺庙里一看到佛像，还是不假思索地就跪那儿了。

当然有的人会说：“我礼佛是为了降伏我慢，出于尊重，礼的是自心是佛。”如果确实出于恭敬和尊重，礼拜佛像并没有什么問題。但是如果出于迷信，因为习气，一见佛像，就起种种心，生种种念，就算知道自心是佛，见了佛还会起佛见，就去礼拜，一边拜，一边嘴里还念叨着各种话，说明还没有真正明白自心是佛。若知自心是佛，佛不礼佛。故名知者不礼，礼者不知。

黄檗禅师也礼佛，当时唐宣宗在寺院做小沙弥，他看到黄檗禅师礼佛，就问黄檗禅师：不著佛求，不著法求，不著众求。长老礼拜，当何所求？黄檗禅师云：不著佛求，不著法求，不著众求，常礼如是事。如是礼佛，则是修行人本份，非是心外求法。

不得将心念佛。

若识得自心是佛，亦不将心念佛。何以故？心不念心，佛不念佛。佛若念佛，犹如平时我常念我。我不须更念于我，何以故？我本是我，不须念也。若念于我，是名痴狂，是名多余。

有人会问：“学净土的人都念佛。学禅宗的人、悟道的人、禅宗祖师念不念佛、持不持咒？”一个悟道的人如果还有心念佛，说明还没有真正悟道。禅宗祖师不仅不念佛，也不持咒，也不诵经，也不坐禅，也

不修任何法。你看他在持咒，他在诵经，他在坐禅，他跟你诵经、坐禅、持咒完全不一样。他是没事干，做做样子。石屋禅师说：禅余高诵寒山偈，饭后浓煎谷雨茶。古人悟道者，把诵经和坐禅当成闲事来做，是一种享受，而不是机械的功课。法达禅师悟道后，六祖让他继续念法华经。人能转经，可以随便念经。若被经转，念多少经则亦无益也。

念佛也是一个道理。不是完全不能念佛，不小心念了一声佛号，要漱口三天。如果还以为心外有阿弥陀佛，念佛求生西方，则是迷人，还不明理。明理了就不会念佛。学净土的，一天一万声佛号，后来学了禅宗，开悟以后，睡着了也会念佛。过去的习气还在！突然被什么东西吓了一跳，脱口而出：“阿弥陀佛！”有时为了随顺众生，也会念一声阿弥陀佛。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再念佛的。

但是如果你问：“禅宗祖师们会不会起一个念佛的心？”不会的。他平时连一个小念都不会起，怎么还会起心念佛。任何有求的念都不会起，怎么会起念佛的心？《佛藏经》云：如是法中，乃至小念尚不可得，是名念佛。又云：舍利弗，是念佛法，断语言道，过出诸念。不可得念，是名念佛。舍利弗，一切诸念，皆寂灭相，随顺是法，此则名为修习念佛。是故当知，无有分别，无取无舍，是真念佛。

父母临终的时候，告诉他们念阿弥陀佛，这是一种方便。跟父母讲实相他们也听不懂，让他们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为了让他们心安，减少恐惧，心里有个依靠。当然，如果父母根机和悟性好，也可以直接给他们开示实相，让他们什么都不要想，什么也不要念，但自忘心，同于法界。平时就要为他们经常开示实相，到临终时心才定得住，才不会胡思乱想。

佛不诵经，佛不持戒，佛不犯戒，佛无持犯，亦不造善恶。

觉悟的人，不诵经，不持戒，也不破戒，不造善恶。所谓觉悟的人，就是见到本性，与本性相应的人。没有能所，没有任何有求的心、造作的心。他做事情或不做事情，起心动念，没有造作，没有执著，无法可得，不与本性相乖离、相违背。只有完全地了达、彻悟本性，才能与本心相应，才不会在本性上去安个什么、找个什么。有人会问：“祖师们难道就再也不读经典了吗？”不是。但是他读经典和常人不一样。他也会看经典，像药山禅师一样，拿本书做做样子，日头毒，挡挡光，遮遮

眼。也有的禅师读经是为了广学多闻，不为了求开悟，也不为了证道。因为已经悟道了，已经证道了，再看经典，只是多了解佛菩萨的智慧和善巧，来印证自己的修行，或者仅仅是打发时间而已。比如寒山闲暇时也会看很多经典。比如岩头全赓禅师一生都阅读《大般涅槃经》。他们看经典时，都不会再被经典里的文字和故事所迷，再也不会执著佛经里讲的法，能真实解了佛义，不被佛瞒。

若欲觅佛，须是见性，性即是佛。若不见性，念佛、诵经、持斋、持戒，亦无益处。

要想知道什么是佛，想成佛，须要见性。只有见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佛。虽言见性成佛，却无有一个佛可成，才是成佛之义。并不是有个我、有个人、有个心成佛。佛是本有，是本心，是一个假名，非实有佛。佛不是修成，不是能成，而是本来如此。见到了本心，与本心相应了，假名成佛。性才是佛，离性之外无有佛可成。这个性不需要找、不需要修、不需要证只能默契。

若不见性，念佛、诵经、吃素、持戒都无益处，都是有为法，盲修瞎练与道相乖。

有人会问：“我知道这个说话的、动作的，每天穿衣吃饭、言语动作的是佛，但是我还是会有烦恼啊。我知道自心是佛和我断烦恼有什么关系？”对于修行人来讲在学法过程中，错认了佛，认为心外有佛，会生出很多烦恼，会有法执，会用邪见误导自己和别人做很多无用功，会看别人的是非，会与人诤论，会向外著相求菩提，转学转远。

你越明白自心是佛，越不会向外著相，会时时善护念，看自己的起心动念，不再分别自心幻境。明理之后能断除各种邪见，修行方向上不会有错。如果想彻底断除烦恼，改变习气，还要进行实修和转所依的练习，还要做长时间的保任和牧牛的功夫。

所以，明了自心是佛，并不是明了一个概念上的佛，而是深刻了达众生是佛，自心是佛，佛与众生平等无别。你会对一切众生生起平等心、慈悲心，普行恭敬。对待一切人、一切事物都会生起尊重、接纳的心，懂得随顺世缘，不与世诤。与外界的关系变得健康和谐，不即不离。知

道心外无佛，心外无法，一切都是自心作，再也不会去强迫别人、干涉别人，活错轨道。你不会轻视任何人，会尊重别人的意愿和选择，知道众生各有各的因缘。

你会回到自己这里来，不再把心放在别人身上。因为你知道一切众生本自具足，本来是佛，各有各的时节因缘。你只需要管好你自己，觉悟你自己，其他一切交给因缘。知道自心是佛，就会向内看，相信一切众生各行其道，各自作佛，不再用所谓的关爱去刺痛、伤害、担忧别人。所以不明白实相，不明白自心是佛，到处去著相，去关注外境。明白自心是佛，一切回到自己这里来。

悟得自心是佛，才知心是根本，离心无法。心生种种法生，心若不生，万法无咎。不需要再担心任何事，但能心无所求即一切如意。凡夫不知道万法唯心造，每天忧心忡忡担心这个，担心那个。事情还没发生就在心里打妄想，吓自己。除了心念在起作用，没有任何实有的事发生。事物本身没有变化，都是我们的心念在变化，然后心随境转，自己编故事骗自己、吓自己。所以你不动念啥也不想，一切完美。什么都不需要你操心，不需要你管。老天爷会把一切照顾得好好的。

若不见性，念佛、诵经、持斋、持戒，亦无益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还在幻境里边捞摸，在心外求法徒费工夫。不知道佛是自心，天天念佛，想成佛，却一直在打妄想。也不知道经典只是指月的手指，非是实相，真月是念经的人而不是经典。语言文字只是一堆妄想而已，虽然是觉悟的人讲的也是一堆妄想、一堆念头，都无实义。所以不见性，天天念佛、诵经、持斋，都毫无意义。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。越吃素越执著，越迷惑颠倒，看见蚊子苍蝇就想度它们，还要跟它们讲话：“愿你们下一世不要做蚊子了。”只有神经病才会做这样的事。

念佛得因果，诵经得聪明，持戒得生天，布施得福报，觅佛终不得也。

不论怎么念佛，只要还有能念所念，就在因果中转，出不了轮回。诵经学些义理，只得聪明的果报，不能出生死。持戒得生天的果报，来生最多也就是个天人。布施得福报，生活会富裕，不愁吃穿。但是，做这些不能见到真佛，不能真正解脱生死。

若自己明白了，须参善知识，了却生死根本。若不见性，即不名善知识。

如果我们自己不知道什么是佛，对佛的理解总是停留在概念上，不会用佛，不知作佛，也不知道怎么出离烦恼，那需要去参善知识，去找师父，去跟他学法，来了却生死的根本。就像二祖去见达摩祖师：弟子心不安，请师为弟子安心。达摩祖师说：将心来，吾为汝安。良久，二祖说：觅心了不可得。达摩说：为汝安心竟。简单的几句问答，二祖言下大悟。这就是参见善知识的重要性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学法这么久，还不开悟呢？因为我们的心用在太多的地方，静不下来，依赖太多的东西，不能专心求法。

去觅善知识，也需要因缘。具足了因缘和善根，才能遇到明眼的善知识。真正的善知识是通达实相，有实修功夫，亲证解脱的人。

学法一定要真实受益，效果明显，获得真实得解脱，才是学对了法。什么样的人才是善知识？须见性。见性的人才是善知识。解行相应，理事兼达，自证解脱，亦能引导行人真正解脱，方名善知识。光说得、解得，行不得，不名见性。

六祖大师说：我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；自若无佛心，何处求真佛？汝等自心是佛，更莫狐疑。外无一物而能建立，皆是本心生万种法。真正明了自心是佛，不假外求，不施一功，但能默契，便至佛地。见地没有丝毫差谬，方名善知识。

有些人虽然也知道众生是佛，自心是佛，但是并没有真正了解自心是佛。思想观念中还存有要成一个有相的佛的知解，见解上认为还要修成一个佛才是真正的成佛。在给众生作开示时，还是会讲修禅定，在禅定中要体会到什么，身体要有什么改变，须要证得什么境界，有什么觉受才是见性。这都不是真正的见性，亦不能称为众生的善知识。

真正见性的善知识，不仅见地透彻，顿悟自心本来是佛，不假修成，本自圆成。还知道众生还有无始以来习气，理虽顿悟，事须渐除。会教导学人要做善护念的功课，心不住法，不染万境，转无始以来习气，方得真正成就。会时时提醒学人，莫贪知解，莫口说般若。

这样的善知识不仅自己注重实修，也会引导学人进行实修，摆脱对文字和义理的执著，离于知解，不作知解宗徒。如果只是讲道理，学人听的时候似乎也听得明白，也觉得讲得非常好，但是一回到生活中，一遇境就发现那些道理根本用不上，自身没有任何改观。这不叫善知识。你跟他学了一大堆东西，该烦恼还是烦恼，自己没有任何的变化，心态还像以前一样，不知道怎么转念，怎么做相应的有效的功课，说明他自己在这方面还没有训练，也不知道真正的实修并不是打坐和修禅定、见种种境界，而是转念、转所依。心若无妄，当体便是大涅槃。

还有些老师，天天给你讲因果，天天让你做善事、培福、修这修那。这仍不是真正的善知识。自己未见到本性，亦没有善巧方便引导学人去见本性，只让你关注枝节末叶，住著有为法上，在次要的地方做功夫，这样的人不是善知识。让你执著因果，执著生死，告诉怎么发愿、怎么往生、怎么忏悔、怎么除罪这样的人不是善知识。父母去世了，告诉你怎么给他们超度，让你心向外驰，认为实有父母可度，这样的人不是善知识。告诉你要做布施，把你家里的钱全捐了，供养三宝，这样的人不是善知识。

你有什么烦恼、有什么问题，一问他，他就说你确实有问题，不仅没给你解缚，又给你增加了很多疑惑，让你越来越困惑，这样的人不是善知识。告诉你有问题的人，都不是善知识。告诉你没问题，让你立刻解脱的人，那才是善知识。

有两个比丘犯了淫戒和杀戒，本来心里就非常恐惧，想解脱烦恼，去找优波离，优波离不仅没有直接为其解缚，还为其定罪，让这两位比丘更加惶恐不安。维摩诘看到优波离这样说，就呵斥他。然后为二比丘开示，罪性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觅罪了不可得。两位比丘一听，立刻解脱了。所以优波离不是真正的善知识，维摩诘才是善知识。

永嘉大师自己读维摩诘经发明心要，但是心中不能确定自己所悟是否正确，所以去见六祖。见了六祖之后，经过几番对话和六祖的勘验过后，永嘉大师心中的疑惑完全没了。这就是去见善知识的重要性。

所以能够遇到一个真正见性、明眼的善知识，需要很大的因缘，这个事强求不得，都是自己久种德本，感召而来。永嘉大师说：粉骨碎

身未足酬，一句了然超百亿。为什么粉骨碎身未足酬？因为大善知识指引我们见性，令我们究竟脱离生死苦海，恩逾父母，若无善知识指引和开示，我们还要多生多劫流浪生死。

若不如此，纵说得十二部经，亦不免生死轮回，三界受苦，无出期时。

若不见性，纵然讲得十二部经，也免不了生死轮回，还是要在三界受苦，没有出期。你像善星比丘、提婆达多，他们都会讲法。但是因为不见性，所以依旧不免轮回。像神秀大师，是五百人教授师，讲得许多经论，但是因为没见性，所以不能称为大善知识。纵然会讲经说法，也只能称为法师，不能称为善知识。古时有很多讲经的座主，到临终时，才发现自己没有一点修行功夫，过不了生死的关。有的人在最后关头，急急忙忙去见禅师，得到指点，才免遭生死之苦。

德山禅师开悟前，注解金刚经的书担了一担子，最后发现这些东西只是意识知解，根本解决不了生死疑惑和种种烦恼，无法让自己真正开悟，最后全部烧掉。

现在很多人都会讲经，讲《楞严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楞伽经》，这些禅宗经典都会讲，但是自己并未真正见性，也没有修行功夫，只是依文解义，知解佛法。这样说法，对众生没有任何意义。古时有的法师讲法，感召到天女散花，若不见性，也毫无意义。

昔有善星比丘，诵得十二部经，犹自不免轮回，缘为不见性。

过去佛陀时代，有个比丘叫善星比丘，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，证得四禅八定，诵得十二部经，经典倒背如流。但是拨无因果，以邪见故，堕于地狱。阿难，多闻第一，他复述释迦牟尼佛讲过的法，如瓶泻水，一点都没有错误。但是没用，解脱不了生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见性。因为不见性，就算经典全都背下来，还是出离不了生死。

见性的人不一定是坐在法座上的人，不一定是出家人，也不一定是名气很大的高僧大德。就算名气很大的高僧大德，也未必是见性的人。见性的人大多示现的很平常，混迹在众人之中，丝毫也不起眼。见性的人不一定有什么异能，更没有什么神通，他只是识得自己的本心，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而已。没见性的人，总是把佛，把祖师当成神圣来崇拜，

高推圣境。见性的人都知道，佛就是一个平常人，是一个老比丘。不会把佛当成一个神圣的人。

善星既如此，今时人讲得三五本经论以为佛法者，愚人也。

善星诵得十二部经，不见性，尚解脱不了生死。今时人只讲得三五本经论，就当作自己会了佛法，岂不是愚人？古今一样，学法得解脱，都要见性。不见性，佛法讲得再好，只是得个嘴上的功夫，皆是意识知解，与解脱生死了无交涉。

若不识得自心，诵得闲文书，都无用处。

若不识得本心，经诵得再熟，一天一部《涅槃经》都没用。法达诵《法华经》三千部，到了六祖那里，被问到，茫然无知，一点用都没有。若不见性，经诵得越好，越增我慢，究竟无益。

若要觅佛，直须见性。性即是佛，佛即是自在人、无事无作人。

若要见佛，只须见性。见性才能见到真正的佛。性即是佛，佛是自在人、无事无作人。佛是无忧无虑、什么都不做的人。为什么？佛是自心，自心圆满具足一切法，要用即用，不用即寂，不用修造，更无增添。所以古人云：不可以功用到，不可以言语取。直下便了，拟心即差。

佛是自心，是本性。什么是本性？自在、没有烦恼、天真自然，就是本性。无欲无求、无作无为、妄心不生就是本性。没什么事可干，也不造作，也不求什么，不需要达成什么，就是本性。本性是佛，离本性外无别佛。用心跟本性的状态相应，无住无着，就是佛。自心自如，无得无失，就是见性。

你不要去想自性是什么，不要把佛捆绑到你的大脑里。你要直接去用这个性，去做这个佛。要让本性在你身上显现出来，让这个天真佛活出来，而不是想出来。

若不见性，终日茫茫向外驰求，觅佛元来不得。

若不见性，就不识真佛。不识真佛，就做不了真佛，就会去找一个佛，找又找不到。整天向外用心，妄想不停，徒劳受苦。起心动念，所行所想，全是妄想，与道相乖。心意识中找到的都不是真佛，从心意识

生出的任何一个法都不是真的。一切无有真，不以见于真。若见于真者，是见尽非真。

佛无知见，佛不找佛。佛不活在认为里面，佛不活在知见里。佛永远是当下、当下、当下，做佛、做佛、做佛。

虽无一物可得，若求会，亦须参善知识，切须苦求，令心会解。

虽然自心是佛，自心亦不可得，但是你不明白这一点，就要去参善知识。去参善知识，要具足了恭敬心，具足谦卑心，不论善知识怎么对你，都不能心生怨恨。为了生死大事，真正能悟道，得去苦苦地参寻，去弄明白它。

常啼菩萨求法，二祖断臂求法的精神值得所有修行人学习。浮远禅师的求法经历也值得我们学习。

法远禅师曾经与天衣义怀禅师率众同参叶县归省禅师。归省禅师一见他们，种种为难，法远禅师都不为所动。后来归省禅师想再考验法远禅师，对之非常严厉，法远禅师都没有起任何怨恨心。为了求法，对归省禅师非常恭敬和尊重，默默忍受各种考验，最后终于得到了归省禅师的重视，付法与他。

我们去善知识那里求法，也必须具备这样为法忘躯的精神。若没有真诚的求法之心，善知识不会传受我们修行心要，因为我们自己还没准备好，还不堪为法器。就算给你讲法，你的心与之不相应，白费功夫而已。

第五讲

生死事大，不得空过，自诳无益。纵有珍馐如山，眷属如恒河沙，开眼即见，合眼还见么？故知有为之法，如梦幻等。若不急寻师，空过一生。

解脱生死，了达实相，彻见本性，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事。若不明白这一大事，这一生纵然过得再好，不过是梦幻空花，依旧轮回。就算

你有堆积成山的珍宝，有恒河沙的眷属，睁眼即有，闭眼即无。活着的时候，钱财、房子、家人、身体好像都是自己的。一息上不来，才发现一切都不是自己的。到那时，才发现一生所追逐的一切都毫无意义，如梦幻泡影，了不可得。如果不急忙寻善知识，决了自己的生死大事，这一生又白白空过。

不逢出世明师，枉服大乘法药。修行遇到真正的善知识，是非常重要的。你修行十年、二十年，如果你见地有问题，修行方法背道而驰，你都不会有任何进步和改观，你会被卡在一个地方，进不得，退不得，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修到什么程度。

我们看，慧明上座在遇到六祖之前，在五祖会下学法，做错了功夫。遇到六祖，方知前非。智隍禅师二十年修禅定，遇到玄策，被指引去见六祖，才知道自己二十年做错了功夫。法达禅师诵法华经三千部，以为自己修行功夫，见了六祖，才知道自己是盲修瞎练，经六祖点拨，才明了自己本来面目。这就是大善知识对学人的作用，可以直接把他从错误的路上拉出来，顿见自己真如本性。

如果你能遇到一个见性的善知识，几句话就能让你豁然省悟，回归正路。虽然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但若不因师得悟万中少有一人。通过善知识的引导和善巧方便，我们可以少走很多弯路，少受很多辛苦。

故知有为之法，如梦幻等。金刚经云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我们明了实相的时候，才发现原来真的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全都是梦，没有一件东西是真实的，连自己都是假的。

梦是虚妄的代名词。好比如我们总觉得有个自己，但是仔细想一想，哪个是真正的自己？不过是一堆关于自我的记忆而已。小时候的你和现在的你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哪个是你呢？哪个都不是你。每一个你刹那都不住，只是一个接一个关于你的妄想而已。世间万事就像梦一样，你永远也无法把捉住任何真实的东西，除了念头，除了妄想。你小时候每天每时每刻那些生活片段，都哪里去了？那些无数的心念都去了哪里？你想的那些事情都哪去了？那时的你又去了哪？根本就了不可得。所以我们生是一种幻生，灭是一种幻灭。整个生命是一个幻梦的状态。真实是无生无灭。

纵有珍馐如山，财产、好吃的、好用的，车子、房子、首饰就像山一样多，眷属如恒河沙，家亲眷属多如恒河沙，睁眼看的时候仿佛有，一闭眼就没有了。闭眼不仅仅是说临终死掉，睡觉的时候，坐着打盹的时候，没想起它们的时候，它们根本就没有。所以起心才有，心灭即无。起心也是妄有，不是真实的有。如果真实有，就不会消失。消失的就不是真的。

《涅槃经》云：一切诸法皆是虚假，随其灭处，是为真实。一切诸法皆是无常，若说一切诸法是有常者，无有是处。

祖师说这些的本意是什么呢？是让我们不要为幻梦和不真实的东西而活着，不要追求镜中花、水中月，白白受苦，空过一生，把觉悟实相这一大事错过。

我们不明白实相，全都是为这些东西而活着，都是在为生存，为儿女，为五欲六尘在忙碌。虽然听着最上乘法，心还是歇不下来。能歇下来的，都是这个世间最稀有难得的人。人们都在忙碌着，像苍蝇和蜜蜂一样，像蚂蚁一样，忙来忙去，不知道为什么而忙。都活在幻梦里，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转眼之间人就没了，才知道所忙的一切都是假的。

看看自己的年纪，是不是忽然之间就五十了，就六十了，就奔七十去了。再忽然之间就做牛做马去了。赶紧醒来，别再做迷惑颠倒的梦了。好好学法修行，让自己后半生都活在清净解脱、无忧无虑之中，不要再被自己的妄想和执著捆绑。

不要再让虚假的烦恼来骗我们，生命不是为了享受烦恼的，而是为了享受喜悦、自在、轻松和宁静的。没有烦恼！有烦恼，你一定是被它自己的念头骗了。有烦恼，你还是把发生的事情当真了！上个星期跟别人吵起来了，被人骂了，到今天还有吗？再怎么执著，再怎么去回味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刹那刹那间都找不到了。但是如果你心有所住，执著有个自己，不了解实相，你就过不去，你会念念堕在烦恼中出不来。

所以若不急寻师，空过一生。如果你不好好修行，不去亲近善知识，不了解实相，就会空过一生，错失最重要的东西。你生生世世都在错过，

都在为假的东西轮回。无常之鬼不择老少，你以为今天还活得好好的，明天可能就不在这个世间了。

如果你觉悟实相，就超越了生死，生死再也无法困住你。因为你知道生死只是妄念，是心识分别出来的，本来没有生死。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当你见性，了解实相，知道自己本不生灭，你会发现，原来所有人都被生死所骗。生死是一种幻相，是最大的玩笑。我们觉得我们活着，这是世间最大的一个骗局。当你超越了生死，你会作为永恒而存在，这就是修行带给我们的结果，这才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。

然则佛性自有，若不因师，终不明了。

虽然众生皆有佛性，但是若没有善知识引导，终不能见性。没有天生的释迦，自然的祖师。就算是六祖，就算是佛陀，也有老师。因缘会遇，得到善知识指引，忽然回心返照，了了见于佛性。

善知识在世间示现是不会间断的，只要众生自己具足因缘，就会遇到善知识。诸佛常在世间，常不入涅槃，没有一尊佛会毕竟入于涅槃的，法身会永远随众生缘而示现。

《涅槃经》里有一个比喻，有一个女人家里边有很多的珍宝，但是埋在地底下，她自己不知道。有个人知道这件事，告诉她财宝在哪个位置，女人挖出财宝后，变成了富人，钱就变成自己的，可以随意使用了。原来那财宝也是她的，但是不能自在使用，虽有却等同于无。现在因为善知识指示，挖出了财宝，自由使用，不再贫穷。

佛性也是这样，我们原来不学法的时候，处处都不自在，担心这个，担心那个，不知道原来自己具足一切诸佛的德能，变化多端，随意使用，非常富有。你不要以为自己憨、自己傻，自己长的样子，就不是诸佛的德能了。你的一举一动，都是诸佛的德能。诸佛功德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些神通、异能、智慧、庄严，我们自身所现的一切都是清净的，都是佛的功德。现在我们逐渐明白了一切都是本性在起用，只要不沉迷，只要不过度，只要不执著，嬉笑怒骂，日用万行，皆是佛之妙用。不一定要会讲经说法，不一定会入定，不一定要相貌庄严，众生个个皆是佛。六祖个子很矮，也不怎么庄严，一样是佛。完全接纳自己的一切，直用

而没有疑惑，用而不住，就是富人。如果你一边用，一边疑惑，就于法不自在，不自信了，那你只能除粪。《法华经》里边五十年除粪，就是因为不相信自己是大富长者之子。你不信自己是富人，那就当佣人。不信自己是佛，就枉作凡夫。

富人不是拥有的多的人，而是使用自在，不占有，不控制，不被束缚的人。你能够享用多少，才是富人的标准。拥有多的不见得是富人，受用多的才是富人。

不因师悟者，万中希有。

无师自悟的一万人之中也少有一人。自古以来，无师自悟的人都是有大因缘出现世间的，都是佛再来，这样的人不多，但是每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人示现世间，利益众生。这样的人一般都会示现成凡夫的样子，从外表看，你很难认出他是圣人。他的智慧和见地都是自己在各种经历中磨练、总结和领悟出来的。他在成长经历中也向很多人学习过，但是最关键的是对实相的认识，是通过自己不断的摸索和实践，亲身经历和领悟的。所以这样的悟道者智慧深，力量大不会退转。

我们自己要具足因缘，要有慧眼，才能识别出这样的人，才能有机会去亲近他，跟他学习。

若自己以缘会合，得圣人意，即不用参善知识。

如果有人因缘会遇，自己看经论有所悟处，看祖师法语忽然明白佛法大义，知道怎么修行，怎么见性，于一切无惑，那就不需要去参善知识。这也是无师自悟。如香严智闲禅师离开泐山禅师后，一日锄地，偶抛瓦砾，击竹出声，忽然大悟。如茶陵郁禅师，一日于桥上过，不小心跌倒，忽然有省。这些都是因缘会合，悟得本心，得圣人意。又如盘山宝积禅师，因于闹市中行，见一客人买猪肉，语屠家曰：“瘦的割一斤来！”屠家放下刀，叉手曰：“长史！哪个不是瘦的？”盘山宝积禅师于此有省。

泐山禅师云：从缘悟者，永无退失。在做事的过程中，在对境中悟得本心，力量就大。因为是他自己亲自经历和领悟的，不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道理。达摩祖师云：若从事上得解者气力壮，从事上见法者，即

处处不失念；从文字解者气力弱，即事即法者深。如果是从文字中得来的悟处，其力量就会弱，还需要在事上打磨，透得过一切境，才是真悟。

此即是生而知之，胜学也。

这些都是天生的圣人，都是有极高的悟性和深厚的善根，多生多劫久植德本，深种善根，才能遇缘即识得本心，从自性流露出活的智慧。这样的人，他们的智慧是由内而发的，是亲证的，不是通过学习知识和知解道理所能比拟的。

若未悟解，须勤苦参学，因教方得悟。

如果自己不明理实相，要勤苦修学，多亲近善知识，多听善知识开示教导，依教奉行，亦能觉悟本心。

自己不明白，参善知识，向善知识去学习，这没有什么丢脸的，没有什么可耻的。自古以来，祖师大德们哪个不是参见善知识才悟得一大事因缘。我们看临济禅师，向黄檗禅师问了三次佛法大意，三次被打。又去见大愚禅师，方得悟道。云岩禅师在百丈那里学法二十年，在药山那里亦学法多年，最后才得悟道。古人学法，都是十几年、二十几年如一日，没有一个是容易的。但是因为自己的志愿坚固，道心坚固，永不退失，所以日久功深，水到渠成。

我们学法要不耻下问，你向善知识问法，就算他正眼都不看你一眼，也不搭理你，你也不能气馁，还是要去问。不能顾及面子，怕被骂就不去问。虽然他不回答你，往往也是一种回答。也许他的沉默在某些时候会把我们叫醒。我们学法一定要把面子和尊严放下，把你那个小身份放下，把你的小聪明放下，把你的慢心放下，把你那狂妄心放下。倒空自己，方堪受法。修行人不要以世间的聪明才智论英雄。到了祖师这里身份、地位、权利、财富、聪明、才华，一切都无用。唯论你心中是否有物。心中无物，一字不识亦是佛。心中有法，熟读三藏十二部亦是颠倒。

所以，在善知识面前一定虔诚求法，虚心受教，才有发明大事因缘的机会。不然，就会被自己的我慢心障道，无有了日。

若自明了，不学亦得。不同迷人，不能分别皂白，妄言宣佛敕，谤佛忌法。

如果自己已经见于本性，就不需要向善知识问法。见性的人和未见性的人不一样，他说法不离自性，不会著相说法，不会把人引向有为和迷途。而迷人不识自心，著相说法，胡乱说法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将歪理当正理说，还谎称是佛说，迷惑众人，谤佛毁法。

见性的人，非常清楚自己的见地和功夫，也知道随众生根机而说法。真见性的人，不会到处跟人讲实相法，他会分人，分时机，分场合。也不会说我开悟了，我见性了，你跟我学吧。见性的人不再逐法，而是等着缘来找他。觉悟的人觉悟到了什么？他觉悟到一切都是完美的，一切都不需要改变，一切众生都在自己的因缘轨道上做着各自的梦。没有醒的因缘，谁也叫不醒。缘份成熟了，轻唤一声，或者自己就醒了。所以谁也不需要你帮助，世界所有的人，所有的问题都毫无问题，没有任何一点点有问题的地方。这个世间根本就没有一点点需要你去干涉、操心的地方。

那些迷人却不一样，打着佛教的旗号，到处宣讲佛法，迷惑众生。给你讲好多无中生有的东西，自己没有亲自验证的东西。告诉你怎么修，佛就会来接引你；拜多少佛，就能消多少业；做什么事，就能把身上的众生度了。这些都是胡乱说法，完全没有根据，却说是佛说的，来骗众生。这叫妄言宣佛敕，其实是他自己不明白，完全没有依据，信口胡说。

但是如果你明白了实相，对不同根机的众生，可以方便说法，先用种种方法进行引导，再开示实相。对初学者，可以劝大众持戒，诵经、坐禅，劝其精进，劝其修六度。但是对根机成熟的人，就要直指心性，不要说葛藤。对于三乘教法，都要通达，知道法是针对不同人讲的。当你讲到最上乘法的时候，讲到实相的时候，会有很多人跳出来指责你，诽谤你，说你胡说八道，是邪师，要堕地狱。自己必须特别通达，否则，当这些声音频繁出现的时候，你见地不真，未免心中就会有疑惑产生。

如斯等类，说法如雨，尽是魔说。

不见性而说法的人有太多了，自古以来都有很多不明实相却大讲佛法的人。经云：末世邪师说法，如恒河沙。就算他讲法讲得天花乱坠，说法如雨，若不见性，尽是魔说。

但是对于通达的人，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就算他说佛经全是魔说，也没有一点问题。说一切众生都无佛性，亦没问题。完全倒说佛法，亦没有问题。如汾山问仰山《涅槃经》四十卷，多少卷佛说，多少卷魔说？仰山说：都是魔说。

僧问大随法真禅师：劫火洞然，一切俱坏，未审那个会坏吗？大随法真回答说：会坏。僧人所问的那个喻指佛性，三千大千世界都会坏，佛性是不会坏的，这我们都知道。但是为什么大随法真却说佛性也会坏。大家都不明白，所以这就是公案，就是祖师说法的不可思议处，也是禅宗的标榜。

我们看维摩诘跟须菩提、舍利弗、阿难、优波离说的那些话，跟佛讲的完全不一样。维摩诘说，你不要跟佛出家，你要跟外道出家，跟外道出家才能开悟成佛。你要跟魔一块跳舞，你要谤佛、毁法、不入僧数，才能乞食。不明白实相的人，一听这话，以为维摩诘疯了，着魔了。其实是自己愚痴，着了一个佛法的相，着了语言文字的相，不知一切文字音声皆是虚妄。

六祖问大家：吾有一物，没头没尾，无名无字，是什么物？神会说：那是诸佛之本源，神会之佛性。这听上去没有问题，六祖却说：告诉你没有名字，却说个本源佛性，将来有把茅盖头，也只成个知解宗徒。

我曾说过《楞严经》是伪经，《金刚经》是伪经，《心经》是伪经。有的人一开始非常喜欢看我的文章，看到我这样说心里慌了，急了，跑来质问我，为什么这样讲？说明他根本没看懂我以前写的文章。

我也经常说：不信佛，才是真正地信佛。也有人听不懂，问我为什么？这些都是要我们自己去悟的。其实经典里，祖师们都讲过这些，只是我们不留心，从来也没真正读明白过。

释迦牟尼佛是报化佛，不是真佛。佛都不是真的，讲出来的东西能是真的吗？所以，佛所说法，皆为化人，空拳诳小儿。众生于空拳指上生实解，故未能真信佛，全是迷信佛。

不见性而讲法的人太多了，而且都特别能讲，讲因果，讲神通，讲禅定，讲六道众生，讲无形众生，讲业障，讲魔障，讲过去生。这样的人太多了，说法如雨，一讲就好几个小时，一点都不累。听众坐着都累得不行了，他还在那里讲。

师是魔王，弟子是魔民，迷人任他指挥，不觉堕生死海。

讲的人迷惑，听的人也迷惑，一拍即合。我们不了达实相的时候，就会执著外在的法师、善知识。讲法的人，他说什么我们都会相信，自己也不去实修，也不去检验，人云亦云。所以，师是魔王，全然不正常，弟子是魔民，也跟着有病。给你弄杯水，念点咒，比划个手势，告诉你这是大悲水，能治百病，再给你配点东西，其实就是泥丸，让你服下去，你就真信了，也不去医院，把身体耽误了。他说什么你都会当真，著相修行，越修越迷，越修越执著。这就是迷人任他指挥，不觉堕生死海。

但是不见性人，妄称是佛，此等众生是大罪人，诳他一切众生令入魔界。

只要是不见性的人，妄称自己是佛，这样的人是大罪人，欺骗一切众生令入魔界。魔界者，即是颠倒受苦的世界，都是自心的境界。这个世间有很多这样的人，自己迷惑颠倒，神神叨叨，说自己是佛再来，公开说自己是某个世界的佛再来，欺骗大众。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，都是迷人。真正的善知识，是不会妄称自己是佛的。《楞严经》云：我灭度后，敕诸菩萨及阿罗汉，应身生彼末法之中，作种种形，度诸轮转。或作沙门、白衣居士、人王、宰官、童男、童女，如是乃至淫女寡妇，奸偷屠贩，与其同事，称赞佛乘，令其身心入三摩地。终不自言：我真菩萨，真阿罗汉，泄佛密因，轻言末学。唯除命终，阴有遗付。云何是人，惑乱众生，成大妄语？

若有众生自言我是某某菩萨、罗汉、佛再来，欺骗众生，令其著相修行，即是众生恶知识。众生最易著相，你讲自己是佛再来，学法的人就会迷失自心，向外求法，背道而行。

真正见性的人是不会跟别人讲他见性了，也不会说他是佛的。因为他知道根本没有一个人见性，没有一个实有的法是佛。一般情况下，他不会讲这些，除非泛泛而言，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，也无心欺骗大众。比如六祖大师在讲坛经时，也会说自己得法因缘。六祖说其得法因缘，是不得已，不是妄语，是陈述事实，更是为了让大众了解他求法悟道的经历，是为了利益众生，不是诳骗众生。这并不是妄语，也没有过失。很多禅宗祖师也会透露他们悟道和得法的因缘，公开说自己是怎么见性的，这是另外一回事，不可同日而语。

真正见性的人，都会归于平常，是一个无事人，再也不会搞怪，更不会宣称自己是谁，来突显自己。觉悟的人我相已除，不再执著自己是谁，只是方便引导大众了解实相，不得已说个自己是怎么得法的，毫无突显自己的心思，也不会希求众生来崇拜他。

而那些妄称自己是佛的人，首先就不了解实相，自己所思所行，皆是无明和颠倒。既无见地，又无功夫，不管他是否有心有意欺骗大众，所说之法，皆令众生远离正道，堕生死海，是众生的大罪人。

若不见性，说得十二部经教，尽是魔说，魔家眷属，不是佛家弟子。

如果不见性，就算你能讲解十二部经教，尽是魔说，是魔家弟子，不是佛家弟子。

我们都知道德山禅师过去叫周金刚，他注过别人注的《金刚经》，名叫《金龙疏钞》。直接对经典作注叫疏，再对疏作注解，就叫疏钞。执著文字的人很痴迷，有的人一生都会掉到文字中出不来。不仅研究经典，还要研究别人研究过的文字。后来他明白了佛法的真实用意，把那些疏钞全烧了，知道那些都是没用的东西。语言文字都是心意识的显现，很多人对这一点并不知晓，就算有人给他指出，他也听不懂。在头脑中搬运佛法知识，把知解当成修行，跟解脱生死无交涉。

德山禅师烧掉自己注的疏钞时说：穷诸玄辩，若一毫置于太虚；竭世枢机，似一滴投于巨壑。

古灵神赞禅师在百丈禅师那里发明大事后，回到自己本师那里照顾本师。本师一日在窗下看经，蜂子投窗纸求出。神赞禅师看到后说：世界如许广阔不肯出，钻他故纸驴年去！遂有偈曰：空门不肯出，投窗也大痴。百年钻故纸，何日出头时？神赞禅师用讽刺蜜蜂投窗的话来点他的师父。他师父便请他上堂说法，举唱百丈门风曰：灵光独耀，迥脱根尘。体露真常，不拘文字。心性无染，本自圆成。但离妄缘，即如如佛。本师于言下感悟曰：何期垂老得闻极则事。

永嘉大师说：分别名相不知休，入海算沙徒自困。过来人于此看得很清楚，但是当事人迷于文字时，谁也叫不醒他，非常执著。因为执著是佛所说，把佛讲的每句话都当成真理，所以才会痴迷文字和义理，而忘记了真实的修行。不见性而说法，只能做魔的弟子，不是佛的弟子。不管是谁，正执迷文字时，心都被魔所摄。

既不辨皂白，凭何免生死？

既然分不清正理，不知解脱生死的关键是如实修行，息虑忘念，心不住法，而一味在相上和妄念里取相分别，又怎么能出离生死呢？所以，不见性，就会著相。著相，就出不了生死。若欲出生死，须是离相。离一切相，即名诸佛。

众生生死轮回的本因就是著相，就是一念无明，一念分别。分别则魔军炽，忘机则佛道隆。所谓的忘机，就是不再取相分别，妄想心息，随缘过活。虽终日讲法，无法可讲，亦不作讲想，不可有实法与人，亦不可有定法可说。

洞山禅师呵佛骂祖。人们以为洞山是在谤佛。洞山没有谤佛，洞山是赞佛。有人见了佛像就礼拜，那是谤佛。自佛不识，礼拜土石，才是谤佛。所以学禅宗，要破一切相，破得干干净净，最后连破的概念都没有，始得相应。

第六讲

若见性即是佛，不见性即是众生。若离众生性别有佛性可得者，佛今在何处？众生性即是佛性也。性外无佛，佛即是性，除此性外，无佛可得，佛外无性可得。

整部血脉论都是在讲佛性，讲自性是佛，讲自心是佛。涅槃经也是讲佛性，佛最后在临涅槃的时候将佛性和盘托出。虽然佛性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来描述，但是佛陀还是用种种的言辞、譬喻、故事从种种侧面讲解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令众生明白佛性才是真佛。达摩祖师也是如此，一直在强调修行要见性，见性才是佛。

见性是佛有两层意义，一，见性才能作佛，才能成佛。二，见性才知道没有人成佛，没有人作佛，只是与本性相默契，假名成佛而已。

所以见性不可思议，佛不可思议，作佛不可思议，成佛不可思议。没有一个法叫佛，没有一个法叫性，没有实有的性可见。所以，见性是方便说，性、佛，都是假名。佛是假名，众生也是假名。迷于佛性的时候，假名叫众生；悟了佛性的时候，假名为佛。佛与众生都不可得。所以见性即是佛，不见性即是众生。

为什么十方世界寻佛不见佛？故知佛即众生性，众生性即佛。众生性不可见，故佛性不可见，佛亦不可见。佛性无形无相，当下息心，默契而已。除此性外，无佛可得。一切众生言语动作，运动施为，当下即佛，离此施为运动之性，无有别佛可得。

众生迷不是真迷，诸佛悟不是真悟。真佛无迷无悟。

若自己悟了，则不见有一个迷的人，也不见有一个悟的人。真正悟了之后就没有迷和悟了。一真一切真，全体是佛，众生即是佛，离此之外，没有别佛。自心觉悟，自心成佛，一切成佛。一旦觉了，则不见有一法不觉，一切皆觉。觉者不再取自心相，不再著相，不再分别自心，唯心自在，不可强说。

六祖大师讲过，后代迷人若识众生，即是佛性；若不识众生，万劫觅佛难得。欲求见佛，但识众生。若知道什么是众生，就知道什么是佛。

性了，也就知道什么是佛了。众生即佛，佛即众生。离开众生性而有佛性，无有是处。所以佛在众生中。自性若悟，众生是佛；自性若迷，佛是众生。佛性不离众生而有。众生就是佛性的另一个名字，是代名词。

问曰：若不见性，念佛、诵经、布施、持戒、精进，广兴福利，得成佛否？答曰：不得。又问：因何不得？答曰：有少法可得，是有为法，是因果，是受报，是轮回法，不免生死，何时得成佛道？

有人问：如果不见性，念佛、诵经、布施、持戒、精进、广做善事，能不能成佛？答：不能成佛。

又问：为何不能成佛？答：因为这些都是有为法，是有法可得，是因果法，能所心不断，心有所住，是受报法，是轮回法，不能出生死。又怎能成佛道呢？

这跟达摩祖师初见梁武帝的时候，梁武帝问达摩祖师的问题一样。梁武帝问达摩：朕造了很多寺院，度了很多出家，印了很多经典，不知道这有没有功德？达摩祖师很直接地回答梁武帝：没有功德。为什么没有功德？因为这是有为法，离实相还很远。有个我，有个做，有个功德，都是我相，都是执著，是痴迷，是无明，没半点功德。六祖大师说：功德在法身中，须是见性。有人对这个问题有疑惑，去问六祖，六祖说：实无功德，武帝心邪，不识真理。我祖师所说的没错。

经云：实无少法可得，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诵经、持戒、念佛、精进这都是有为，都是有法可得，与无上菩提了不相应，所以不得成佛。佛陀多生多劫修行，就是因为都在有为法里修，所以不得授记。悟到无为法，心无所得，方得授记。

成佛须是见性。若不见性，因果等语，是外道法。

成佛先要识得什么是佛，性即是佛，佛即是性。成佛须是见性，见性方能成佛。性自作佛，性本是佛，非关修造，法尔如是。不是有个我、有个人、有个心成佛。若不见性，修一切有为法，还在因果中。离于妄念，别无因果。在因果中，就是念上生念，心上生心，于自己妄念中轮回。离于本心，心外求法，故名外道法。所以，但向外求，皆为外道，非别有外道法可得。

若是佛，不习外道法。

佛向性中作，佛向心内求。佛不向外寻觅，佛只识得自心。但能识得自心，即是佛。佛无欲无为，无作无求，无心无得。佛不习外道法，不再施功，不再心有所得，心不再外驰。故云佛不习外道法。

佛是个自在人，无拘无束，无牵无挂，只活在真实中，活在不生不灭中，活在无所得中。

佛不操心众生的事，不操心世界的事，不操心任何事，佛只安住自心，随缘度日。就算讲经说法，也只是法性施为，没有能所，并非有心度众生，而只是应众生机，随众生缘，毫不费力，随宜方便说法。

想学禅宗，想学最上乘法，先要把度众生放下，把六度万行放下，把一切有为法放下，得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是无事人，无作人，无因无果，只活在自心的世界。一切外境都不扰其心，一切世间全无染著。家亲眷属都灭了，他一点不难过，阿难伤心欲绝，佛陀容光散发。

所谓识得自心，即知道万法唯心造，一切都是自己生心才有，心灭即无。自然活得通透明白，不再迷惑颠倒，不再天天为别人活着，不再逐境生心，自寻烦恼。

见性了，就会为自己活，生活和修行就非常纯粹、简单、自在、喜悦，没有任何为难的事，因为一切交给因缘，谁的事交给谁，不再插手任何人的问题。谁来了，不管问什么，都会告诉他：回到自己那里去，莫向外找。就这一句，能解决世间所有的问题。谁有什么烦恼，告诉他：和自己的心在一起，烦恼自除。任何烦恼起来，都是心跑到别人那里去了，跑到境上去了，回到自己的心上来，一切烦恼自然消失。有人问怎么能安心活在当下，告诉他：莫妄想。一句话，能解除所有的恐惧和担心。因为恐惧和担心就是想多了，进入了妄想中。

人能够为自己活，知道是自己创造的世界，知道一切的根源在自己这儿，就能见性。性即是自己，佛就是自心，法就是自己的活法儿，没有那么玄妙。见性就是见自己，成佛就是作自己，解脱就是为自己而活。实相就这么简单。做到这三句话，就不用学佛了。全部佛理就讲一件事：认识你自己。认识自己就是佛。不认识自己，就是众生，就会著相，就

会迷于别人，迷于外境，轮回受苦。认识自己，明白一切法都是自己心生的，是自己投射的，改变投影，善用其心，就会活得通透、自在、安心、无为。

佛是无业人，无因果。

所谓无业人，是指不造业的人，不有心做事的人。佛亦穿衣吃饭，但是佛心无求，安乐无为，简单生活，亦不修证，亦不求法，亦不精进。所以超脱了因果和业力的束缚。虽然佛也在世间生活，也会生老病死，但是于一切苦身受心不受。虽在因果中，不被因果所束缚。众生修行，但不造业，自然得道。所以祖师这门，只论息业养神，息虑忘缘，不用修法，离即是法，不染即是修，不住即是佛。

但有少法可得，尽是谤佛，凭何得成？

只要有少法可得，即与本心不相应。本心实无少法可得，若有所得，即名谤佛。本佛上实无一物，亦无一法可立。若有所立，即是妄想。若有所得，即非菩提，不得成佛。

但有住著一心、一能、一解、一见，佛都不许。

学法人只要还有任何可住著、能知、能解的、可见的，不论任何境界，任何知见，佛都不许。哪怕执著佛，执著第一义，执著自心，执著解脱，执著开悟，佛都不许。为何？本心实无少法可得。

所以真正明白的人不可能再有什么境界、能力、见解可住著的。空得彻底方名空如来藏，亦名无我如来藏义。但有一法不空即非佛性。

所谓住著一心，哪怕你执著自心是佛，都是住著心。当你知解自心是佛时，祖师说：非心非佛。所谓的一能，就是还有我能，我可以，我会，我明白，我懂了，我修，我证。这都是一能。

一解。解就是知解，意识思想活动，皆是妄想分别，非是修行。修行只是无知解，直用其心。很多人都会把知解佛法当成修行，张口就是烦恼即菩提，生即无生，空生妙有，无明实性即佛性，等等，这些都是知解佛法，与实修和见性了无交涉。

一见。知见立知，即无明本，知见无见，斯即涅槃。众生总会不知不觉落到各种知见上，执著各种观念、想法、认知，以为是真理。执著这些想法，我相不断，所以造种种业，受种种苦。诸法本来无见，无我见，人见，众生见，寿者见。但却在本心上立了很多知见，执著这些见地，把法当成了定理，不知任何观念和见地都是因人因地因时而有，非是定论。

所以佛和祖师只是无见的人。三祖大师说：不用求真，唯须息见。祖师说：佛无知见，知见乃魔耳。

佛无持犯，心性本空，亦非垢净。诸法无修无证，无因无果。

佛既不持戒，也不犯戒。佛没有持戒犯戒的心。佛觉了自心空无一物，空无一法，无垢无净，无能无所，无修无证，无因无果，不生不灭。所以只是休息，缘来则应，缘去不留。

所谓的佛，就是一个空心人，一个空无的人，一个虽然在世间生活，却不住世间的人。终日吃饭，并没有吃饭的人；终日行走，并没有行走的人。佛是无相，但离一切相，即名诸佛。

心性本空，其实就是在讲无佛，无众生，无持犯，无修证，无心意识，无垢无净，一切都是假的。知道一切都是假的就是真相，别无真相。一切都是假的就是实相，并没有一个实相可得。

佛无因果。有的人会疑惑，不是说因果不空吗？不是说不昧因果吗？为什么这里讲佛无因果。佛无因果，就是不昧因果，就是因果了不可得，就是不住因果。你一念心疑，一念分别起，一念住著，因果就有了。因果是识心妄计，是念头自编自演。一念妄想，就堕入虚妄的因果中，掉到了虚妄的心意识里去了。分别心一起，什么都有，因果啊，业报啊，真妄啊，有无啊。这一切都是分别出来的。分别则魔军炽，忘机则佛道隆。

你不想因果，于一切法无住，什么是因？什么是果？故知因果皆从妄念生，从住著有，从心意识起。妄心不生，即超因果。通达因果本空的人，只会心无所住，不会拨无因果。若拨无因果，即是心有所住，有

所知，有所是，恰恰未空掉因果，还在有无中，还住在心意识中，被因果所摄。所以只有真正空诸所有，才能从因果识海中解脱。

所以祖师虽说无因果，但不坏世间法。他会做一个遵纪守法良好的公民，他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和谐的，不会搞特殊，不会标新立异，不会坏世间因果法。因为他没有求，他知道随顺世间，心无挂碍，不与世人冲突。他既不执著世间，亦不执著出世间。既不迷于世法，又不迷于第一义谛。

佛不持戒，佛不修善，佛不造恶，佛不精进，佛不懈怠，佛是无作人。

佛不须要再持戒律，因为佛心无为，过一切数，超一切法。佛亦不修善，善法亦是有为，是无常法，是虚妄法。佛无虚妄，故佛不修善。佛亦不造恶，若造恶，还是有心，有所求。佛无心，无求，故不造恶。

尸弃佛偈曰：起诸善法本是幻，造诸恶业亦是幻。身如聚沫心如风，幻出无根无实性。

六祖云：兀兀不修善，腾腾不造恶，寂寂断见闻，荡荡心无着。

佛亦不精进。何以故？精进是有为，有所得。佛心无求，无所得，故佛不精进。法句经云：若起精进心，是妄非精进。若能心不妄，精进无有涯。

佛不懈怠。懈怠是凡夫法，是随顺烦恼无明，是放逸法，是生死法。佛不放逸，亦无无明。祖云：系念乖真，昏沉不好。维摩经云：若住不调伏心，是愚人法；若住调伏心，是声闻法。佛非调伏，非不调伏。佛非精进，亦不懈怠，不住一法，是名为佛。

佛是无作人。无作者，非作非不作。若住于作法，即是有为。若住无作法，亦名执著。离于两边，是名无作。

佛是自心作，自心是佛。作佛很简单，最直接，不用思前虑后，不用思善思恶，亦不用思空思有。但于一切事心无所住，只养成此功夫，即是佛。佛只是不住的人，佛是会转身的人。佛是善逝，于一切法不停

留，无可记忆，即名一切智。故经云：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故学佛法人，亦只在转身不住上下功夫，离得妄念，即名大修行人。

佛简简单单，是平凡人，是平常人。一切人，但能简单，不持戒，不修善，不造恶，不精进，不懈怠，无作法，心无事，皆是佛。佛到点儿起床、到点儿刷牙、到点儿吃早饭、到点儿散步、到点儿坐着、到点儿躺着。到点儿买菜、到点儿接孩子，到点做饭，到点吃饭，到点睡觉。

无作不是什么都不干了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干什么都随缘，都不造作、不刻意、不执著，叫无作。无事人不是傻子，不是木头人，不是麻木，而是不找事，不闹事，不费事，不添事，不忙于事。亦不想事，不忧事，不虑事，不安排事。何以如此？没有把任何事当成事。

无事人，是心无骚动，心无所惑，心无旁骛，安住当下，满足当下，活于简单。事来则应，事去不留。不在心中存事，是无事人。不在心中生事，是无事人。不在心中住事，是无事人。无事人，即是无住人。心有所住，事即生。事生则心不安，即与本性相乖离。

但有住著心见佛，即不许也。

只要还有住著心，想以此心求佛，见佛，都不得。佛心无住，真心无为，不住自心即是佛。但有一念住心，即与佛当面错过。

众生之所以不得见真佛，皆因心有所住，故被妄想摄。若生无所住心，即与佛心相应，即是佛心。以不了真心无住，真佛无法，所以心有所求，有所住。若知真心无住，心无所得，即得见佛。

两千五百年前的释迦牟尼佛不是佛，那只是报化佛，非是真佛。心中还有佛的相，还有佛的概念，都无法见到真佛。真佛离一切相，无一切见，非一切法。

但对于有的人来说，你说释迦牟尼佛不是佛，他根本无法理解，所以说，说法要看根机。有的人，他无法离相，对这样的人，就合掌令欢喜，不要多讲，讲了也不会信。就算信有佛、信因果，对佛无比信奉，都是迷信。悟无佛，才是真信佛。

当你见到真佛，才知道真佛无佛，非空非有，非真非妄，不断妄也不求真。佛法唯一解决的是我们的执著，不断我见，唯断取著。当你没了住著，佛法亦无用处。该干什么干什么，一切都没有障碍。习气和无明都没问题，只要心无所住，烦恼当时即无。就算对境生气了、执著了、著相了，都没问题，只要放下快，心里不住，就是佛法，就是智慧，就是功夫。有些人不执著世间法，又执著佛法，迷得很深，有很深的法执，都不是正路。古人云：佛病最难医。又云：世法里淹死无数人，佛法里迷醉无数人。

执著佛法的心最难除。学了佛法，不分时节因缘，总是用佛法要求自己，做不到强迫自己做到，徒生烦恼。不管是什么，哪怕是对佛，只要心有粘着，都为著相，即迷失了本性。着佛和着魔是一样的，着佛即着魔。

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早期学佛的时候都迷信，执著吃素，执著拜佛，执著放生，执著劝别人学佛。看见不吃素的，就嫌弃人家，认为人家不慈悲，到处劝人吃素。自己满屋子放得到处是佛像，各种香炉，各种香，不仅拜佛，还拜经典，一字一拜。执著放生，做法事，超度，忏悔，发愿。对着佛像念发愿文，念忏悔文，看到谁都想度。人不跟我们学，就去跟乌龟念叨，跟我学法吧，我带你去极乐世界。每天著相修行，可不迷哉！可不苦哉！

我们自己迷得很深，看别人都觉得别人傻，不知道自己迷得最深，最愚痴。不学佛的人看我们看得很清楚，觉得我们是神经病，天天烧香磕头，弄得屋子里天天烟熏火燎的。

过去我满屋贴的都是文殊、普贤、地藏、观音、阿难、佛陀、舍利弗的画像，四面墙壁都是。一进我那间佛堂，真的跟到了仙界一样。每天在佛堂里打妄想，做美梦。现在再让我进那样的屋子，我会以为进的是鬼屋。

当你明白自心是佛，就再也不执著世间任何跟佛有关的东西了。你还会进寺庙，但是你再也不会迷信佛能帮助你，也不会去求佛了。寺庙里所有的摆设和建筑，只是作为一般的风景观赏而已。

再看到经书，虽然也会珍惜，但不会迷信，不会神神叨叨把经书顶在脑袋上，不会看到翻开的书，就赶快合上。

当你破了佛的相，自然破了法的相，破了僧的相。破了三宝的相，才成为真宝。没有了对佛法的执著，你会非常自在，那时，你才知道，原来自己天天作佛，却不知道。

第七讲

佛不是佛，莫作佛解。若不见此义，一切时中，一切处处，皆是不了本心。

佛是假名，并非真有个佛。佛是我们的妄想，从心意识生，它只是一个名字。没有一个真正的实有的佛存在。佛是我们意识心中生起的一个妄想而已，所以佛不是佛，不要把佛当成佛。这个道理如果不明白，以为有佛存在，就是还不认识本心。

佛不是佛，世界非世界，众生非众生，法非法，什么都不是什么。何以故？皆识心妄计，假名而已。

一切法都是名相和概念，都非真法。但有言说，皆无实义。

于一切时，一切处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只要不去知上立知，不去分别、定义自心境界，无论是什么状态，都是本心。佛不作佛解，众生不作众生解，用不生用想，一切时中都是本心。若见名而生解，见相而取著，见境而生心，即是不了本心。

所以真心不用找，只要不被妄想心所骗，一切时中都是真心。

若不见性，一切时中拟作无作想，是大罪人，是痴人，落无记空中，昏昏如醉人，不辨好恶。

如果没有真正见性，一切时中懒散放逸，也什么都不做，想修无作法。每天只是躺平摆烂，生无可恋，把这种状态当成是无为，这样的人是大罪人，是愚痴人，落无记空中。神智昏昏，没有智慧，就像喝醉了酒的人一样，不能分别好恶。

学禅宗的人，要特别注意这一点，千万不能没有真见性，就想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修，什么都不学，还以为自己做对了功夫。有的人非常懒，一问三不知，习气也没改，烦恼也没除，无明也没断，就想修无作法，把自己当成见性的人。这样的人，是无明覆心，愚痴障道，是大愚痴人。

经云：善于分别诸法相，于第一义而不动。

有些人认为开悟的人一切都不分别了，昏昏噩噩，什么都不知道了，像个傻子一样，那不是开悟，那是麻木，那是痴呆。开悟的人神智清明，觉知灵敏，思惟敏捷，有大智慧，只是不再执著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于一切境、一切人、一切事不再当真。并不是什么都不做了，更不会昏昏的跟醉人一样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不分青红皂白。

所谓无记空，就是着在一个无知、无记中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一问三不知，傻傻的，像木头一样，完全没有智慧。古时有的禅师修枯木禅，每天只知道傻坐着，也不说话，也不学经论，也不干活，什么都不做，很容易堕入无记空里出不来，还以为自己在学祖师禅。这样的人，不知道活用法身，堕在了不知道的境界里，着在了无见的知见中。

智常禅师去见大通和尚，问大通：如何是某甲本性？大通曰：汝之本性，犹如虚空，了无一物可见，是名正见；无一物可知，是名真知。无有青黄长短，但见本源清净，觉体圆明，即名见性成佛，亦名如来知见。智常虽闻大通和尚这样开示，还是不明白什么是自己的本性，所以乞求六祖大师为其开示。

六祖说：你师所说，犹存见知，故令汝未了。吾今示汝一偈：不见一法存无见，大似浮云遮日面。不知一法守空知，还如太虚生闪电。此之知见瞥然兴，错认何曾解方便？汝当一念自知非，自己灵光常显现。

六祖大师指出大通和尚的见解堕在了无见中，不是真正见性。这种无知、无见的见地，跟无记空很像，都是一种死法，一种边见，不是见性后真实流露的活的智慧。

所以见性的人，不是越修越傻，而是大智若愚，看上去傻，心里什么都知道，只是不跟人计较，不与世间人争论罢了。

一个见性的人，只是没有固有的知见，但不会堕在无知见中。一切智慧，自然而生，随用随空。不会堕在无记空中，呆呆傻傻的，把自己束缚在什么都不知道里。

真正见性的人，灵活多变，应众生根机，随缘说法。不会守着一种见解，或守着无知，束缚自己，还捆绑别人。会随顺世间，看到众生与佛法有缘，为其方便说法，令其于佛法中受益。

无记空的状态外表很像一物不为。一物不为是内心什么都知道，六根打开，灵动活泼，而不是死气沉沉。无记空与一物不为在见地上完全不一样。堕无记空的人，随入断灭空的知见里。所以，修行的见地非常重要。一旦见地错了，导致你的行为，你的修行就偏了，越修越偏执，离正道越远。

这是学习禅宗要特别注意的地方。学禅宗的人最后也没事做，也什么都不修，也是无作无为，但是学禅宗的人不会执著一个无知和无见，而是随缘任运，灵活多变，自在无碍。

六祖大师说：自心既无所攀缘善恶，不可沉空守寂，即须广学多闻，识自本心，达诸佛理，和光接物，无我无人，直至菩提，真性不易，名解脱知见香。

若拟修无作法，先须见性，然后息缘虑。

如果你打算修最上乘无为法，你想无所事事，先要见性。然后就可以息虑忘缘，真正休息下来。休息多久都没关系，重要的是要先见性。见没见性，你应该很清楚。有一丝一毫疑惑，都没见性。

为什么见性才可以息缘虑？因为只有见性，才知无法可得，才知道自性不可以功用到，不可以心识取。才知万法唯心，离心无境。自性无修无证，无因无果，无作无为。只有真见性了，才歇得彻底。

虽然见性，对有的人来说，如果功夫不深，空有见地，还有无始以来的习气未除，还会取著自心境界，分别自心境界。所以更需要息缘虑，长养圣胎，善护念，不再染著万境。

如果你还有粗重的烦恼，心中还有挂碍，还没见性。还著相，还经常评判他人，没见性。还见他人过失，还担忧未来，没见性。别人问你修行的问题，不知从何说起，无法为人答疑解惑，还没见性。虽然什么都不想做，但是心里还有贪著，还有所希求，没见性。看不懂佛经的真正含义，只能依文解义，看不懂祖师间的对话，看不懂公案，没见性。

真正见性了，就不再贪著于外境，不再见世间过，不再害怕生死，不再执著过去，不再担心未来，会活在当下。会少欲知足，会慈悲柔和，不与世争，随顺世间，为别人解粘去缚。真正见性了，缘来即应，缘去不留。通达无碍，自性自如。

真正见性，不再有修法的心，不再有证道的心。只剩下休息身心，随缘度日，做一个平常人。

真正见性的人，几天、几个月、几年不工作，无论多久不做事情，都没有恐惧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疑惑。若没见性，会对自己活着的状态有疑惑，歇着歇着，就会有疑惑。我这样对吗？这样是不是消极？这样是不是太冷漠了？这样是不是太自私？这样什么都不做是不是会把福报消尽？这样是不是修偏了？会起种种的疑惑。为什么会起疑惑，见地不清楚，离念的功夫不够。

见性才能真正的息虑忘缘。因为佛性无我，佛性没有实有的一个我，没有任何一定要做的事，息虑忘缘就与本性相应了。

若不见性得成佛道，无有是处。

不见本性，想成佛，想解脱生死，是不可能的。性者，从心从生。心从性生，法从心生。知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心若不生，万法无咎。若见性，则知一切法的根源和本质，不会迷于法相，故能解脱生死。

有人拨无因果，炽然作恶业，妄言本空，作恶无过；如此之人，堕无间黑暗地狱，永无出期。

佛也好，祖师也好，有时候会被一些人想偏了，想歪了。他们认为佛和祖师拨无因果，自己也跟着心中想象的佛祖学，呵佛骂祖，吃肉喝酒，无恶不作，炽然造恶，然后说一切本空，说作恶无过。这样的人，

堕无间黑暗地狱，永无出期。什么是无间黑暗地狱？因为深深的邪见和无明，所以叫无间黑暗地狱。

佛与祖师通达一切法，了达万境唯心，只是不被因果所束缚，不会讲没有因果。一切都自作自受，丝毫不差。自心若执迷造恶，如是因，如是果。

所谓佛无因果，是指佛不被因果所困，不在因果里循环受苦。有的人就错解这些话，认为没有因果的作用，炽然作恶业。我也经常讲，不要执著已经做过的事，过去的事，放下的瞬间就空了。这是为了在大家深陷烦恼时给大家解缚，帮你去除烦恼，不是鼓励你造业，什么都去做。有的人就错解了，他就说杀人也没问题，偷盗也没问题，一切都没问题。若真见性，一切业拘他不得。若不见性，妄言无因果，自赚无益，有大苦受。

已经做过的事情，已经无可挽回的事，因之生了烦恼，你要放下，要告诉自己，过去心不可得，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心有挂碍。不要再牢牢地执著谁做过什么，谁对了，谁错了。这并不是鼓励你什么都可以干，而是放下对自我的执著。是提醒我们，下次不要再做同样的事了。否则，我们还会生烦恼，心还会有挂碍。

有些事，你干或不干，不是别人能主宰的了的，甚至也不是你自己能控制的，是你自身的业力使然，是你自身的因缘在起作用，是抗拒不了的。包括你修行，开悟和解脱，这些都无法控制，都是随缘而现。你学禅宗，学某个法门也好，都不是外力，都不是你自己能够控制和阻挡的。你越明白因缘法，你越会顺于法性，不再操控因缘。你不会无所不为，无恶不作，炽然作恶业。如果你理解成干什么都对，偷东西也对，进监狱也对，那叫愚痴，自找苦吃。持有那样的见解，就会堕无间黑暗地狱，永无出期。

若是智人，不应作如是见解。

如果是真正明白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不会有这样的见解。有这样见解的人，都是愚痴无智者。

解脱的人，他会随顺众生，不会伤害众生，不仅自己生活得吉祥如意，他所生活的环境，他周围的人，都跟他是一个频率的，都是一片祥和，大家在一起，和谐美满。有的觉悟者，他喜欢独处，他到山林里面，山林里面也是一片祥和。

所以解脱的见地很重要，见地指引着我们的修行和行为，它直接导致我们生活的质量。对实相的理解错一点，甘露就变成了毒药。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差不点，也无法见性。十地菩萨见性如隔纱，模模糊糊的，真见性没那么容易。

见不见性就看自己有没有烦恼，烦恼减轻多少。自己比较一下，原来同样的事情，同样的问题，现在能解决吗？还困惑吗？透得过去吗？如果真见性了，很自然就不执著了，就不去较真了。

你越了达实相，就越会自然地做护念的功夫。你的功夫就越容易长养。习气自然而断。习气不是说靠硬改的，硬断的，它断不了。习气靠我们每天远离染著，自然不起作用的。你每天生活的很简单，诸业不造，业习就慢慢转掉了。而不是强迫自己改变。

我们别跟自己的性格，自己的习气，自己的毛病较真。千万不要把精力用在对付习气上，只要懂得善护念即可。不要去对抗习气，那样穷劫也去除不了。因为那个东西它不是真的，你只需要保护自己不再熏染，过去的习气就会自己断除。我们可以跟一个真人打架，但是你无法跟虚空打架。对付烦恼也是一样，烦恼无法对付，因为它本来就是空的，是不住的。你一对治就加强了，把本来没有的东西留住了。

包括我们身体也是这样，你的肝，你的肺，你的眼，都不需要你去关注。你一关注，它就存在了，在我们的意识中就巩固了。我们为什么会作凡夫来投胎？就是我们把自己当真了。

不关心这个身体，它反而会非常好。你不关心什么，什么就会正常运转。烦恼也是这样，不再关心它，它不见了。

问曰：既若施为运动，一切时中皆是本心；色身无常之时，云何不见本心？答曰：本心常现前，汝自不见？

有人问：既然一切施为运动，一切时中我们的言语行动思惟都是本心。色身无常坏灭时，为何看不到本心。本心又在哪里呢？

答：本心常现前，只是你自己不见。为何不见？进入了思惟意识，不知道当下的见闻觉知都是我们本心的妙用。起见闻觉知作用的心体无时不在，非关色身变化。六祖大师说：真如自性起念，非眼耳鼻舌能念。真如是念之体，念是真如之用。真如有性，所以起念；真如若无，眼、耳、色、声当时即坏。当我们正用本心而不生用想时，正与本心相默契。当我们用本心而同时又想什么是本心时，本心被我们的一念妄想覆盖住了。故云“本心常现前，是你自己不见。”

不管我们在任何状态下，只要不住心意识，本心都常现前。但能无心，便与本心相应。若起心觅本心，即错失本心。

经常有人问我：“什么是真心？什么是妄心？”若没有此问何来真心？何来妄心？不问时，该做什么做什么，即是真心，离此无别真心。

问曰：心既见在，何故不见？

既然本心常现前，为什么我不见呢？需要起一个见本心的心吗？不需要见本心，即是本心。本心常现，不需要见。该干嘛干嘛，就是本心。若觅本心，觅即知君不可见。当起见本心想，即是识心妄想，不得见本心。

犹如你已是真正的你，还需要再见你吗？所见的你只是想象中的你，非是真实的你。真实的你是本来的你，不是看到的。本来的你只能默契，不可见，不可寻，不可思，不可想。思即非你，想即不是你。

师曰：汝曾作梦否？答：曾作梦。

师问：你曾做过梦吗？答：曾做过梦。达摩祖师想通过梦的比喻来引导我们领悟本心。就像上面的例子，用自己来比喻本心是一样的。

问曰：汝作梦之时，是汝本身否？答：是本身。又问：汝言语施为运动与汝别不别？答曰：不别。师曰：既若不别，即此身是汝本法身；即此法身是汝本心。

师继续问：你做梦的时候，是你本身在做梦吧？回答：是我本身。

又问：你言语、施为、运动时，也是你自己吧？这个活着的、运动的本身与你有没有区别？答曰：不别。师曰：既然不别，此施为运动的就是你的法身，此法身已经你的本心。就像你在做梦时，做梦的人就是你本人，离开做梦者，没有别的本人。

我们在做梦时，虽然经常忘记梦外还有个真身。但是你能梦，一定是有个真身。是不是这个躺着的真身在做梦？而不是梦里的人在做梦。离开这个身，有做梦的人吗？没有。所以做梦的身就是你真身。

一切时中施为运动、言语行为都是法身，都是你本心。这是用做梦时的躺着的身体来比喻我们的真心。并不是说这个做梦的肉身就是法身，这是一种比喻。是让我们在一切时中直用直行，直接与本心相应，而不必再去寻找本心。你现在打妄想，现在正说话，现在正思惟，现在正动作的，就是你的法身。不要离开当体起用的本身再去头脑中寻找法身。包括此时正疑惑的，觉得自己迷惑，见不了性的，这个即是你的法身，就是你的本性。

就像做梦，做梦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自己有个身，有个人在做梦，但是一定是梦外有个人，你才会做梦。也如照镜一样，不管镜中的你多么真实，那都不是真实的你。真实的你在镜子外。法身自性也是，有性才会起一个问，起个疑，才会去找，才会动，才会思考，才会迷，才会悟。

不管你明白不明白，法身一直都在，所以才能起用。你不用疑惑，我怎么见不到本心呢？它一直都在，不需要见，才是真见。你开不开悟，本心一直在开悟中；你觉不觉，你一直在本觉中；你醒来不醒来，做梦的真身一直都在。

此心从无始旷大劫来，与如今不别；未曾有生死，不生不灭。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，不好不恶，不来不去。

此心从无始旷大劫以来与眼前你的心没有丝毫差别，都是那个真实的你。它超越时空，超越形体，超越思惟，超越想象，从未变化过。它未曾有生，未曾有灭，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，不好不恶，不来不去。

你不用去想一个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是对本心的形容，它不可思议。无始旷大劫来，本心一直就是这样，一直在起用，但又找不到它。我们的见闻觉知，一切思想意识，只是本性的一个作用，是妄想分别在自心境界，在分别它自己，在心体上幻生幻灭，与它自己游戏。一个念头来了，又消失了。又一个念头来了，又灭了。都是幻生幻灭，其实没有任何东西生灭。

一个念头生起，我来了；又一个念生起，我死了。这些都只是念头，真实之性没有生灭。一个念头生起，我修行；又一个念头生起，我觉悟了，其实都是妄想。

亦无是非、亦无男女相、亦无僧俗老少、无圣无凡；亦无佛、亦无众生、亦无修证、亦无因果、亦无筋力、亦无相貌；犹如虚空，取不得、舍不得，山河石壁不能为碍；出没往来，自在神通；透五蕴山，渡生死河；一切业拘此法身不得。

此心没有是非，无男女相，亦无僧俗的分别，无老少、凡圣的分别。此心清静，没有任何名相、概念。没有佛，也没有众生。也没有修证，也没有因果。也没有筋骨、力量，也没有任何相貌。此心犹如虚空，无一点形迹。取它不得，舍它不得。山河石壁不能障碍它，它能自在出没五蕴之身，神通游戏，有大智慧，能度生死。一切业障都不能拘束此法身。

禅宗有两部重要的论，一部是达摩祖师的血脉论，另一部是黄檗禅师的传心法要。这两部论可以互相参照着读，会对法身，对我们的本心有更清晰地认识。两部论都没有葛藤，都是直接开示本心，直用本心，不用外求。祖师所指，无非是让我们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使佛觅佛，将心用心，穷劫不得。

第八讲

此心微妙难见，此心不同色心，此心是人皆欲得见。于此光明中运手动足者，如恒河沙，及乎问著，总道不得，犹如木人相似，总是自己受用，因何不识？

大家修行都面对一个问题，就是怎么见本心？怎么见性？

其实我们是迷在了一个虚妄的问题里面。你一切时中已经是本心了，已经自性自见了，不需要再问什么是见性了。一切众生作为本性存在，不需更见。你的一切言语运动，思惟动念，无不是见性。就像拳头已经就是拳头了，不需要认识它是拳头。性本是性了，不需要再去见性，是名见性。

我们学佛修行，不需要别有用心去见本性，没有你用心用力的地方。因为你一直在用本心，所用的一切已经是本心了。除此之外，再怎么用心寻找都是错误的用心。当你没有执著，随缘使用本心，该用什么心用什么心，那都是本心。

此心法尔如是，自然起用，不作起用想。找它找不到，不找自是它。故云此心微妙难见。若想见此心，即不得见此心。若无心见此心，此心即现。

此心不像有形有相的心脏，它是无形无相的。学法修行的人都想认识此心，却见不到此心。何以故？以知解故。一切众生每日每时每刻都于此心妙用中运手动足，作用如恒河沙，等问到他什么是此心，都道不得，就像一个木头人一样。总是自己在受用本性，因何不识本心呢？都是被头脑意识所骗。到头脑里去找此心去了。忘了自己言下的一切无不是此心。

修行人都在问：“什么是本性？到底怎么见本性？”他不知道，他正问的当下就是本性在起用，就在正问处见本性。于此光明中。“光明”形容本性，本性的智慧，本性的活灵活现。此光明心能穿衣吃饭、运手动足、嬉笑怒骂、思惟动念、分别好丑等等，它有恒河沙的妙用。这些

妙用直下便是，不待思考。等一问他，他又不知道。为什么？又忘了用，而跑到头脑中去了。

其实根本不需要问此心，也不需知道什么是此心，因为它已经是此心了。此心不是知道不知道的问题。是你会不会用的问题，你用的时候会不会执著，会不会在用的时候被头脑所骗。你用的时候能不能自在？用的时候有没有纠结？而不是让你思考怎么用，或者说用的是谁。当你思考怎么用，谁在用，这时，你进入了妄想。你不需要去问这个问题，直接用就好了。不需要问它是什么？怎么见它？

有人跟我说：师父，那么当下就是了。

我问：是什么？

他说：就是自性啊！

我说：那不是自性。

他问：那是什么？

我拿起茶杯递给他。

我们总是到头脑里去想自性，去定义自性，当面与自性错过。这就是学人最容易迷失的地方。及乎问着，总道不得。

佛言一切众生，尽是迷人，因此作业，堕生死河，欲出还没，只为不见性。

佛说：一切众生之所以是众生，都是迷失了自己本性，枉作众生。因此造作虚幻的恶业，堕生死河，想出来出不来，一直淹没在自己的妄想中。不见本性，所以才造业，沉迷生死。

迷人不见性，被什么所障？他认为有个我，有个境，有能，有所。被一切相所骗，所以不见性。若能离一切相，即得见性。

万法唯心，无能无所。凡夫认为有能所，认为他做的一切都是真的，他看到的是真的，他接触到的、遇到的、受用的都当成真的，迷在这种虚妄的生死筏里，欲出还没，只是因为不见性。

凡夫因为不见性，沉迷于唯心所现的虚幻境界里。二乘人因为不见性，而堕落在一个断灭的、虚妄的寂静里面，不能够活用法身。凡夫是过度用此法身，故不自在，自心取自心，非幻成幻法。取著自己的影像，把本来的真性给遮蔽了。不管是凡夫、外道还是二乘人，只要不见性，都是迷人，都会沉沦于六道，沉沦于生死，不能解脱。

不仅声闻乘人不能真正出离生死，十地等觉妙觉菩萨，亦未真正出生死，都还在自心的境界里转，在心意识中轮转。不见性都是迷人。

众生若不迷，因何问著其中事，无有一人得会者，自家运手动足，因何不识？

如果了了见于佛性，问他怎么见性？为什么他懵懵懂懂，不知道如何回答呢？你问所有人什么是本性？几乎没有人会。可是，每个人都会运手动足，都会见性，为什么一问，就不会了呢？

你问他：你是谁？他不知道。问他如何是佛性？他也不知道。所以，还是没有见性，还是不会用本性。对于修行人，大都迷在头脑、意识、思惟中，迷在习惯性地寻找佛性的虚妄概念里。他不知道自己举手投足都不离法身，都是在法性中穿衣吃饭，一切时中自性自如，没有丝毫障碍。只是因为生心动念，起了住著心，与这个自自然然的本性当面错过，住在各种知见和妄想中，因之产生无量的妄想、分别和执著。

所以说真正通达本性的人，不仅知道举手投足都是法性施为，而且会自在使用，不作用想。能亲历自证圣智境界，不是只说得。

在现实生活中、工作中、人际关系中，我们碰到一些事情就会在那里斟酌，这个事情到底是做还是不做？为什么会纠结？因为评判，因为心意识，因为生了我想，有了得失，有个对错，忘失了本性。没见性，就会执著一切境。见性了，就不再执著任何得失对错了，因为知道一切都假的。

只要你还花很多心思在事中计较、患得患失，在那分别，你心里就还有所求，还有所得，就没见性。如果你无欲无求，以无所得的智慧，以无所得的心去做事，做什么都一样，你见性了。若见性，再遇到任何事缘，都能看破，都能随顺，就会轻松自在。

如果你知道自家运手动足，穿衣吃饭、行住坐卧的自性才是真实的你，它本自清静，本来无缚，没有生灭，无得无失，无能无所，自然流动，无住无染，你能随流认得性，自然无喜亦无忧。

故知圣人语不错，迷人自不会晓。

所以古圣先贤、佛与祖师、所有觉悟的人，他们说的话是没错的。是迷人自己不能够领会本心，不会用本心，错解本心，知解实相。因缘时节不到，不能够活用自家的珍宝，活的别别扭扭，活的很穷酸，很痛苦。一开始我们都是这样的，小心翼翼，怕做错了，怕轮回，怕造业，怕这怕那，委屈了自己的天真佛性。

故知此难明，惟佛一人能会此法，余人天及众生等尽不明了。

所以就知道此心难明，唯有佛一人能会，是自证圣智境界，说不得，知解不得，惟自证能知。其余人、天人及一切众生，都不了本心。会了此心就是佛，不会即名众生。众生不识自心，所以名众生。会了即是佛。为什么说只有佛一人能会此心？若会此心，即不见有众生可得，还有第二个人吗？一人尚没有，何来第二个人？

一人觉悟，一切众生觉悟，一切世界觉悟。离开此心，并没有实有的众生和实有的佛。一旦觉悟一心，就知道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一件事是真的。一切众生都活在自心的梦幻里，活在妄想里，及至醒来，了不可得。

若智慧明了此心，方名法性，亦名解脱。生死不拘，一切法拘它不得，是名大自在王如来；亦名不思议，亦名圣体，亦名长生不死，亦名大仙。

若人了了见于本心，方知本心亦不可得，但有其名，并无其法。此心名法性，亦名解脱。生死不可拘此心，一切法也束缚不了它。此心又名大自在王如来，又名不可思议，又名圣体，又名长生不死，又名大仙。

你真的会用此心，不是把这些名相的概念知解出来，这时此心才名法性，才名解脱，才名不思议，才名大自在王如来，才名圣体。若不会用，而只是知解此心，那此心只是妄想，只是一个概念，一堆毫无意义

的名相而已，与解脱了无交涉。你会用了，用的时候没有疑惑，没有障碍，那就与真实解脱之性相应了。

名虽不同，体即是一。圣人种种分别，皆不离自心。

这些名字虽然不一样，但是讲的都是一件事情，都是在形容本体，都是诸佛自证圣智境界，非是言说文字。圣人种种分别，种种形容，种种譬喻、言辞，都不离本心。

心量广大，应用无穷，应眼见色，应耳闻声，应鼻嗅香，应舌知味，乃至施为运动，皆是自心。

此心含容十方，量周沙界，广大无边，应用无穷。作用于眼能见色相，作用于耳能听声音，作用于鼻能闻香臭，作用于舌能知味道，作用于身能知冷热，作用于头脑能知诸法。乃至一切施为运动，皆是自心。

所以我们天天喝茶、吃饭、散步、说话、思考、做事，看水，听歌，闻香，一切时中，一切作为，都是我们的本心。我们听音乐，看湖，观鸟，赏雨，写诗，读诵，都是本心。本性不用去思考它，它无时无刻不在起用。仅仅是看，就是大智慧光；仅仅是听，就是不思議光；仅仅是闻，就是无分别光；仅仅是触，就是海印三昧。根本不需要用力，也不需要打坐，也不需要诵经，六根门头，见闻觉知，即是一切佛法，一切妙用。六祖大师说：常应诸根用，而不生用想。分别一切法，不起分别想。

一切时中，但有语言，即是自心。

一切时中，但有语言，皆是自心。这里的说话，是指所有的音声、语言、话语，都是你自心。正说话时，未生说话想；正言语时，未起言语想。正用本心时，未起用本心想。都是本心妙用。

当你说话时，没有分别什么是佛性，什么是有情和无情，什么是菩提涅槃，即是佛性、菩提、涅槃。当你说话时，你觉得是本性在说话，你觉得说话的就是本心，你起分别想了，你在打妄想。

故云如来色无尽，智慧亦复然。

所以说如来的法身无尽，智慧亦无尽，功德无尽，妙用无尽。一切的显现，无不是如来微妙法身。这里的如来色，就是如来法身，就是如来的体性。它应用无穷，变化万千，没有轨则。

色无尽是自心，心识善能分别一切，乃至施为运用，皆是智慧。

我们见闻觉知到的一切相，尽是自心。心识善于分别一切，而不做分别想。我们看到树，听到鸟叫，闻到花香，触摸到物品，这一切都是智慧，都是心之妙用。直用本心，没有障碍，不妄生分别，就是智慧。有人总是说自己没智慧，他不知道自己做一切事时没生做事想，没有住著时，就是智慧。离此之外，无别智慧。

住著了，有障碍了，执著了，智慧就转变为识心了。不住，自在无碍，无染，见闻觉知的当下就是智慧。

心无形相，智慧亦无尽。故云如来色无尽，智慧亦复然。四大色身，即是烦恼，若执色身，即有生灭。法身常住，而无所住，如来法身，常不变异故。

心体无相无形，智慧也无相无形。所以说如来法身无尽，智慧也没有边际。四大色身，无常变化，脆弱不坚，若起执著，即生烦恼。何以故？色身终归坏灭，究竟不可得，不可执著。法身常住而无所住，恒常起用，乃诸佛与一切众生之本性。

故经云：众生应知，佛性本自有之。菩提本有，不需用求，烦恼本无，不需用除。迦叶只是悟得本性，本性即是心，心即是性，性即此同诸佛心。前佛后佛只传心，除此心外，无佛可得。

所以经云：众生应知，佛性本自有之。菩提自性，本自有之，不假外求。烦恼不实，从妄想生，不需用除。迦叶只是悟得本性，所以得佛心印，为禅宗初祖。本性即是心，心即是本性。本性即是诸佛心。前佛后佛，只传此心。除此心外，无佛可得。

颠倒众生不知自心是佛，向外驰求，终日忙忙；念佛礼佛，佛在何处？不应作如是等见，但知自心，心外更无别佛。

众生颠倒，不知自心是佛，终日向外驰求，做无用功，忙忙碌碌，枉受劳苦。更有许多修行人把念佛礼佛，当作功课，从来没想过，佛在哪里？只是在自己的妄想里徒劳而已。

若欲修行，不得心外求佛，亦不得作种种有为功夫。但知自心是佛，心外更无别佛，即是修行。所以古人云：心即是法。

经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又云：所在之处，即为有佛。

金刚经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又说：所在之处，即为有佛。何以故？无处不是佛，无处不是如来法身。

第九讲

自心是佛，不应将佛礼佛。但是有佛及菩萨相貌，忽尔现前，切不用礼敬。

自心就是自己。若自己是佛，不应再去礼佛。如果真正通达自心是佛，只要有佛及菩萨的相貌出现在面前，切记不用礼敬。为什么？因为都是相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有人打坐，在定中会见佛菩萨相，会起礼拜的心。也有的人在诵经时极度专注时，也会见佛菩萨相，见到各种光，也一定不要去礼拜。若礼拜，即是著相，即落邪道。

这个理不难明白，但是佛菩萨的相真现前了，就考验我们的见地和功夫了。真见到殊胜的相，能不惊、不慌，不怖，跟没看见一样，说明平时的功夫做得紧。平时身边有突发事出现，你的心是否能安住当下，不慌张，不紧张，不害怕，不起各种妄想，保持一颗平常心，这些都是真正的实修处，是考试。只是知道这个理还不行，遇到境界时心定得住，不被境惑，才是真修行。

我心空寂，本无如是相貌，若取相即是魔，尽落邪道。

我心本来空寂，无形无相，没有少法可得，亦无任何相貌。若取相，说明还是不明白自心是佛，向外抓取的习气未断，心还是有所住。自心无一点相貌，若取相即落邪道。

孩子要考大学了，到佛前礼拜，心里不停地念：希望佛加持，让孩子考个好大学。如果还做这些事，佛法没学明白，还是迷信有佛，不知道自心是佛。不仅以有求心拜佛是着魔，心中只要还有佛的概念，都是着魔。但有一法可得，即是著相，即落邪道。

真正识得本心是佛，本心没有少法可得，就再也不会以有求心去礼佛了。再礼佛最多就是做做样子。通达自心是佛，也不会回向了，也不会忏悔，也不会发愿了。因为这一切都是在打妄想。

再诵经、供养、修行，都是自然而然的，不会再给自己回向，也不会给家人回向，回向的心就起不来了。就算回向，自己也都不信了，也只是引导初学，做做样子。

若是幻从心起，即不用礼。礼者不知，知者不礼，礼被魔摄。恐学人不知，故作是辨。

一切相都从自心而起，生心即有，心灭即无，了无实性，皆是自心幻境，虚妄不实，故不用礼。若礼于相，即不识自心。若了达自心，即不用礼。若礼拜自心幻境，即是迷人，即被魔摄。被魔摄只是被自己的妄想心所摄，非实有魔也。恐学人不了解这一点，所以在此说明。

经常有人讲：就算知道自心是佛，念佛也没错啊！我念真如自性佛，我念佛不做佛想，我念佛无求无着。若真如此，为何还要念呢？既然知道没佛，念佛为了什么？

有人说：“念佛也是好事啊，是净业呀！”好事不如无。

有人说：“礼佛是锻炼身体！”锻炼身体就锻炼身体，不用特别强调是礼佛。

若纪念佛诞、怀念祖师而礼拜，没有任何迷信在，则没有问题。若不识自心，以为有佛，以有所求心礼拜，即是著相。

诸佛如来本性体上，都无如是相貌，切须在意。但有异境界，切不用采括，亦莫生怕怖，不要疑惑，我心本来清静，何处有如许相貌？

诸佛如来本性体上没有任何相貌，亦无任何境界可得，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。只要有不寻常的境界出现，一定不要理睬也不用害怕，不要起疑惑，都是暂时的幻境。我心本来清静，哪里会有这样的相貌。

《传心法要》云：此心明净，犹如虚空，无一点相貌。举心动念，即乖法体，即为著相。

无论看到任何相，都要以平常心对待，不可疑疑惑惑，神神叨叨，起心动念，都是著相，就会出问题。

有异于平常的境界出现，不用去管他，也不用担心，只要记住一句话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就没事了。看到再殊胜的景相，哪怕极乐世界现前，看到诸佛给自己摩顶授记，都是相，不要生贪著。若贪著，即为著相，被魔所摄。

万法唯心，一切境，一切相，都是自心虚妄之笔画出来的。如果你知道是自己画出来的东西，不是真的，就不会害怕。不论画神、画鬼、画多么恐怖的形象，你知道是自己画出来的，都不是真的，就不会害怕。我们见闻觉知的一切，都是虚妄心意识之笔画成的一种幻化像，并没有实体。

了达于此，再遇到任何境界，都会安然自乐，不会自己吓自己。就算晚上你一个人走在深山老林里面，坐在坟地边上，你都不会害怕。因为你知道一切法都是起心才有，起心就开始画，不论画出什么，都是假的。心一歇下来，就不画了，不画了，就没有这个相了。

就算突然来只虎，来只狮子到你跟前，你也不害怕。你只要不起心动念，就不会害怕。离开自心外，永远不可能有外在的狮子虎狼。当你的心调伏了，足够柔软，不再封闭自己、孤立自己，狮子虎狼坐在你面前，也会被你驯化，它们和你的心是一致的，你安静了，一切都会安静。功夫够了，就算想起个害怕的心都起不来。我们所有的恐惧不是被外境吓到的，是被自己的妄想吓的。

所以修行要在平时点点滴滴处用功，安住每一个当下，在每一处练习心无所住。

乃至天龙、夜叉、鬼神、帝释、梵王等相，亦不用心生敬重，亦莫怕惧。

就算你见到天龙、夜叉、鬼神、帝释、梵王这些相，也都是我们的妄想心所现，不用生起敬重和礼拜之心，也不用怕。

除了妄念，根本没有这些外在的东西。起心就有，不起心就没有。比如说我们看见一条蛇，蛇没有害你之心，但是你会情不自禁想到它会咬你。到底是谁在咬你啊？是不是你自己在咬你？你怎么知道蛇一定会咬你呢？它只是从那里爬过，被你看到，你开始生心创造一条蛇。你向它投射什么，它就是什么。你不去投射，蛇就不是蛇，蛇永远不存在，除非你在心里画蛇，并相信它是真的。所以都是我们自己吓唬自己，外在的一切都不可怕，起心动念，才会害怕。外在没有鬼，起心动念就是鬼。

起心动念让你烦恼，让你恐慌，让你纠结，自己就是鬼，没有外在的鬼。一切相仅仅是虚无，在你没赋予它概念之前，它并没有实义。不要被自己画出来的东西吓倒，也不用去恭敬他，尊重他。

我心本来空寂，一切相貌皆是妄见，但莫取相。若起佛见、法见及佛菩萨等相貌而生敬重，自堕众生位中。若欲直会，但莫取一切相即得，更无别语。

我心本来空寂，没有任何实法可得。一切相貌皆是自己生心动念才有。只要不取相，就会立刻清净。若起了佛见、法见，及对佛菩萨相貌心生敬重，即堕入凡夫众生位中，立刻就迷了。

如果想直接领会实相，只要不取一切相就能相应，更没有别的更多可讲。不取一切相，不是要永远躲著相，只是看见它不生心，就是离相。一切相都是自心投射的，躲不了，只是不沾染、不信即可。

如果我们不起对立、抗拒甚至厌恶的心念，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外境是恶的。境本无心害我们，都是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在害自己。打比方说，我们看一个木偶戏，或者看一个舞台剧，角色里的牛鬼蛇神在那儿，你

不会当真。你甚至会过去跟他友好的握手。为什么你会不害怕？因为你知道那不是真的。我们见一切相也是这样，知道那是影像，不是真的，就不再害怕。

你怎么样想，外在就会怎么样，因为你们是一。所以永远不是绳索在捆绑你，是你在求捆绑，挣扎就是捆绑，敌对就是捆绑，讨厌就是捆绑。若没有这些心，绳绑自松，困境自无。

故经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都无定实，幻无定相，是无常法，但不取相，合他圣意。故经云：离一切相，即名诸佛。

金刚经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里的相是指一切相，不仅包括眼见耳闻，一切生心动念、所思所想，但有执著的，都是相。都无定实，都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就是真性。没有一个是真的，就是真性。真性不是死性，它变幻不定，能生万法，一直会显现出不同的相来。

它所现的相又不定，所以是无常法，无常即常。不能认为实有无常，也不能离开常讲无常。不取不住，无常即常。所以，只要不取相，就合圣意。合圣意，就是用心与实相相符。所以经云：离一切相，即名诸佛。离相是对取相而言的，但不取相，不即不离，即是诸佛行处。

问曰：因何不得礼佛菩萨等？答曰：天魔波旬、阿修罗示现神通，皆作得菩萨相貌，种种变化，是外道，总不是佛。

问：为何不得礼拜佛菩萨等？回答：天魔波旬、阿修罗等也能示现神通，变化成佛菩萨的相貌。使用这些神通变化，都是外道法，都不是佛。

天魔波旬、阿修罗等，也是指我们的心念。我们的心体能生万法，能变现一切相貌，能起种种神通变化。但是这些变化，这些相貌，都只是虚妄的作用，没有一法是真实的，没有心外的神通及种种相貌。只要了达自心，不被自己的妄念所迷，不被自己的想法骗，就是佛。被自己的妄念骗，就着了魔。

佛是自心，莫错礼拜。佛是西国语，此土云觉性。觉者灵觉，应机接物，扬眉瞬目，运手动足，皆是自己灵觉之性。性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道，道即是禅。禅之一字，非凡圣所测。

佛只是自心，无一切相，不要礼拜错了。佛是印度语，在中国称为觉性。觉性就是一切众生的灵觉本性，能够应机接物，扬眉瞬目，运手动足，种种作用，都是自己的灵觉之性。此灵觉性即是我们的本来真心。心即是佛，佛即是道，道即是禅。禅之一字，超心意识，非凡圣所测。所以古人云：千圣亦不识。到此之处，诸佛也只能沉默无语。又云向上一路，千圣不传。

觉者灵觉，这个灵觉不要去想它，不要去知解它。它体现在用上，应机接物、扬眉瞬目，无处不在。不要忘了用这个性，用而不生用想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心一直处在不住的状态中，若心有住，则为非住。不要去讲灵觉知，也不要认为实有灵觉知可得。一知解，就把灵觉性给局限在知上了。

禅宗祖师种种文字开示就是引导我们直用本心，不住于意识知解，所运用的种种手段也是如此，不管是棒喝，还是转身就走，还是庭前柏树子，还是东山水上行，皆是灵丹妙药，切忌知解。

应机接物，扬眉瞬目，举手动足，要用起来，要动起来。此一动值千金，但我们在对境时，总是呆若木鸡，忘了本心。本心找不到，永远不要去头脑里见本心。只能看见它的痕迹，看见它的影子。认识本心佛，认识此灵觉性，就是修行，就是道法。不认识它，总不是修行。真正认识了，会用了，修行就圆满了。

又云：见本性为禅，若不见性，即非禅也。

又说：见本性为禅，如果不见本性，就不是禅。禅与佛、佛性都是一个意思，都是自证境界，不是文字概念。

假使说得千经万论，若不见本性，只是凡夫，非是佛法。至道幽深，不可语会，典教凭何所及？但见本性，一字不识亦得。

就算讲得千经万论，把道理讲得头头是道，若不亲见本性，自证解脱，只是凡夫，知解宗徒，不是佛法，不是修行。至道幽深，不是语言

文字所能触及的。经典就是语言文字，又怎么能触碰到实相呢。只要亲见本性，一字不识也是佛。就像六祖大师，不识字，一样见本性，一样是佛。

修行要破经典、语言、文字和一切的概念。这也是禅宗的特点，不立文字，不被任何知见所束缚。将一切观念破除，在那里去见佛。佛无知见，佛无文字，佛无知解。对于修行人来说，最难破的就是对佛法的执著，对佛的知见的执著。

见性即是佛，圣体本来清静，无有杂秽，所有言说，皆是圣人从心起用。

了了见于自性即是佛。圣人心体清静没有任何杂染。所有文字言说都是从智慧心起用，心体无滞，所以能为众生解缚，非有实法与人。

所以修行并不是求个智慧，求高情商，会做人，会做事。只要能做好自己，自愉自乐，自在无忧，即是天真佛。学佛不能把佛法学得僵化，不知道活用自己的本心，要学会听从自心的引领。

当我们相信自心的引领时，这时，自己就做了真佛。从你这里出来的一切，只要心无所住，都是智慧和妙用。真正的开悟和见性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人，老老实实做一个平常人。平常最亲切，平凡最可贵。还是那句话：好事不如无，无事是贵人。真正的智慧就是没有挂碍，没有烦恼，甘于平常，而不是拥有什么，包括才华和富贵，一切所拥有的，如果与解脱无关，都毫无意义。

第十讲

上一讲我们学到：至道幽深，不可语会，典教凭何所及？但见本性，一字不识亦得。达摩祖师这段开示，揭示了佛法的精髓、关键，当然也是禅宗的最突出、最鲜明的一个特点：不立文字。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文化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不管你有没有世间的聪明才智，只要会做自己，活出自己，亲见自己，就是佛，跟你学习多少文字道理无关。

我们平时看祖师法语，经常看到“一心”或“自心”、“自性”这些词语。我们知道这些词语指向的是真心，是实相，是本性，是解脱，但领悟起来总是很抽象。如果把这些名相理解为自己，则这些道理就变得生动活泼起来，就不那么抽象了。

佛法幽深，不是文字所能到达的。至道就是实相真理、出世间法，第一义谛，解脱之道，清净之道，也是真实的自己。为何真实的自己幽深难会？因为我们总是被自己投射的外境所惑，总是去追逐幻影，而忘记本心。佛法不是世间的聪明才智所能解了，也不是靠世间的成就所能达到。不论你有多高的智商，你有多么出众的才能，你拥有多高的身份，你是否富有，这些跟认识真正的自己都没有关系。认识真正的自己是褪除这些外在的特征和身份，还原自己真实本来的样子。

虽然在座的修行都很长时间了，我们有一个牢固的习气，追着文字跑。佛与祖师说什么我们都会执著。善知识只要一讲什么，就安到自己身上，就盲目的相信。只要有药，不管自己得没得这种病，就抢着吃。

佛法真的学明白了，你要时常提醒自己：不学佛法，不学经典，不做功课，但能善护念，就能成佛。每天只做一件事——牧牛，那才是成佛最快的用功方法。

我自己就有一个爱看经典的习气，爱看佛经和祖师法语，从一接触佛经开始，就喜欢看。所以，只要有时间，就会打开经典看一会儿，有时还会被经典里的话所骗，生心动念。觉察到了，才发现自己又被文字所骗了，忘了如来所说，皆为化人，空拳诳小儿，并无一法是实。

真觉悟了，自性宝藏，随便使用，都是活文字，都是现成的佛法，不用去钻研经典里的别人的东西。别人的东西未必适合自己，包括佛陀所说，都是死的东西，每个人都有活文字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佛法，活的佛法，都有自己的佛经。你不要以为老婆婆在胡同里唠家常就不是佛法，就不是佛经。你不要以为小贩叫卖声就不是佛经，不要以为鸟鸣狗吠就不是佛经。这些才是真正的法身说法，才是真正的佛经，才是自性本有的智慧。

所以真正的智慧没有固定的法，不在固定的文字里。这就是典教凭何所及。

做为修行人有一种习惯，总认为多学经典会对我们修行开悟、证道有帮助。看了经典之后，总想多看一些，多学一些。不看呢，心又痒痒。看吧，又特别容易被文字所骗，有的地方又看不懂，所以总是很纠结。

禅宗这一门是教外别传，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法门。大家只要抓住修行中的关键——直用此心，心无所住，这就是最高的法。

佛说：我四十九年说法，一字未说。又说：若谓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。所以这就是典教凭何所及。

我们修行，被什么障住了？被知道障住，被所识障住，被你认为你了解了什么障住。被你会这个、会那个、懂这个、懂那个障住了。五祖会下有五百个弟子，四百九十九个都会佛法，唯有卢行者一人不会佛法。不会佛法就会了真法！大家不会真佛法，都是因为会了太多的佛法。你们听的太多了，学得太多了，看得太多了，知解得太多了。一旦你执著文字，推崇任何一部经，比如《楞严经》，或《楞伽经》，你就很难真正见到实相。每天到处劝人读《楞严经》，开悟的楞严，就迷在《楞严经》里出不来了。

不要再迷任何经典了。当你执著文字，这时，别再看佛经了，都无实义。学会直用本心，直了成佛。看经典本身没问题，当你不再执著文字，有自己的理解和领悟，用经典里的东西来印证自己的领悟，不迷信经典时，你可以看经典。

如果看经能开悟，要禅宗干嘛？经典是言说法，非是实法，是指月的手指，过河的船筏，要想看到真月，过河自在而行，就要把手指和船筏都放下。如果通过问答就能成就的话，哪还需要祖师们天天叉腰跟你逗闷子，没事仰天长笑，转身回寮房。黄檗禅师云：本来清净，何假言说问答？

其实禅宗的特点就是让你开心的法，让你瞪眼的法，让你惊讶的法，让你摸不到头脑的法，完全出乎意料，完全没有轨则。根本就不需要你任何的力量，任何的方法，是无法之法。

只要你开心，就跟道相应；只要你自然，就跟道相应；只要你不造作，就跟实相相应。只要你没烦恼，那一定是对的。不要犹豫！不要疑惑，直用不疑，即是本心。

“师父，吃牛肉面对吗？”念都动了，嘴唇上都抹了油，还问对不对？别问别人对不对，问你自己对不对？若心不住，五无间业自为解脱大海。“师父，夏天到了，蚊子太多，点个蚊香算犯戒吗？”起心就犯戒，心生即罪生。犯戒跟你做了什么没关系，跟你是否起心住著有关。终日点蚊香，不算犯戒。一想这算犯戒吗？你犯戒了。

见性即是佛，圣体本来清静，无有杂秽，所有言说，皆是圣人从心起用。所以我们学佛不是照本宣科，不是依文解义，而是从自心起用，做真实的自己。谁会做自己，谁就会做佛。佛就是自己，没那么多玄妙可讲。当你真的明白佛法，你会发现，佛法不是佛陀的法，而是适合你的法，你用着自在的法，就是佛法。

用体本来空，名言犹不及，十二部经凭何得及？道本圆成，不用修证。

用体就是法身、佛性，真实的自己。众生佛性本来清静，随用随空，无所染著。既然语言文字无法触及实相，十二部经凭什么能够说出实相来？也就是说，不管是什么文字，就算是佛说的经典，也是文字，也讲不出实相来！佛道圆成，自性即佛，本自具足一切万法，要用便用，活灵活现，永不枯竭，没有丝毫欠缺，但能了悟此心，即是修行，除此之外，无别修行。

道非声色，微妙难见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不可向人说也。

《金刚经》云：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道不可见，非声非色，只可运用，不必更知。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无法向别人描述。《楞伽经》称此为如实法，又称自证圣智境界。马祖参见怀让禅师，问怀让：道非色相，云何能见？怀让禅师云：心地法眼能见乎道！无相三昧亦复然矣！

这里的心地法眼，其实就是智慧，就是离相的智慧，就是不染的功夫，就是无所住的能力，就是心行般若。最后你会发现，心地法眼就是肉眼，就是父母所生眼，就能见道。

所以祖师们破除一切相，不是再立一个无相。他引导我们直接去用本性，不做有无想，离于两边，直用其心，即是法也。

唯有如来能知，余人天等类，都不觉知。

如来是指见性，或见性的人。见性就是如来，不论是谁，所以这里的如来不是特指释迦牟尼佛，而是任何一个见到自性的人。如来也指一心，指佛与众生共有的本性。

如来能离一切相，不取自心境界。但能见性，即能离相。离一切相，即名为佛，佛非我、非人、非众生、非寿者，乃本心不染万境的形容。其余人天，包括二乘，十地菩萨等，都不见本性。何以故？以不识本心故，妄以为有我有法故。

若不见性，乃至证得百千三昧无量神通，入地入火，都与解脱了无交涉。

凡夫智不及，所以有执相，不了自心本来空寂，妄执相及一切法，即堕外道。若知诸法从心生，不应有执，执即不知。

凡夫没有这样的智慧，不知诸法从心生，不能了达自心本来空寂，所以执著自心的幻境，即堕外道。若能了知诸法从心所生，从妄想起，即不应有执。若执著一切法，即不知诸法从心而生。

我们执著人、事、物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你不了解一切唯心造。心生万种法，幻化不实，你不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你才会执著。了达了，就不执著了。

法本来是清淨的，没有善恶，没有垢净，没有染污，都是我们自己在心里做裁判、做法官、做评判者，然后徒生烦恼。

所谓觉悟，就是看一切都是正常的，这个世间没有一件不正常的事情。觉悟的人无爱憎，无好丑，不再分别自心境界。觉悟者也会随顺这个世间，也会作所有人都做的事，但是他的内心已经对这个世界不再当

真，他接纳一切发生。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见。因为他知道一切都是幻相，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真实的。

如果你知道诸法从心生，一切是非观念想法都是自心分别出来的，你越是知道这一点，越不会执著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。不会对你的家人、你的儿女、你的父母、你的老公、你的妻子，包括你的事业、你的工作有执著心。你会允许一切呈现出他们本来的样子，而不再去控制和干涉他们。你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也不会执著，你会欣然接受。

就算有习气未断，只要明白这个理，平时多练习善护念，安住当下，保有绵密的觉知，好好做牧牛的功课，在烦恼心起来的时候看到，只要看到，就能转掉，贪嗔痴转念即成菩提。

如果没看到起了烦恼心，自己生气了，起了贪心，犯了迷糊，也都接受。于一切状态心无所住著，久而久之，心越来越平静，习气也逐渐断除。

你只要通达这一点，贪嗔痴并不会带来烦恼。也没有一个东西叫贪嗔痴，过去就完了，你就忘了，然后随着这种智慧、见地、功夫的成熟，所谓的贪嗔痴也就会逐渐地不再起来。

有人问：“既然贪嗔痴都没问题，那我们就什么事都可以做了，我们不用修行了，那我们就没有问题了吗？”你这个问题，说明还是不明白贪嗔痴性空的真实之义。首先要做到一切事情过去就不停留，这才是空。平时如果不加以训练的话，不护好自己的念头，你是无法做到不住的。如果你明明生了烦恼，而心有所住，在烦恼里出不来，你说一切都没问题，那有什么意义？

所以，不要在做过的事上纠结，要在事情发生前懂得善护念。有时没护住念，习气出来了，烦恼现前了，果断放过，不要住著，不要评判，不要后悔。虽知烦恼性空，但不能随顺自己的习气，就不去做功夫，不去护念了。那样，烦恼的是自己，永远也断除不了习气。没有别的方法断习气，只有见到实相，知道烦恼不实，通过善护念，在妄念起的时候尽量觉察到，不被它骗，才能随处解脱。

若见本性，十二部经总是闲文字。千经万论，只是明心，言下契会，教将何用？

如果见到实相，知道本性是全体起用，于一切心行没有住著，没有挂碍，没有疑惑，这时候十二部经就只是没用的文字。所有的经典文字，不过是为了明心见性。若言下就能见到本心，经典上的那些教导又有何用？

如果你天天捧一部经典，心里想：我一定要把它弄明白，佛性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你永远弄不明白，这是在意识心里打转，这不是佛法，不是修行。修行只是息虑忘缘，直用本心，不待思虑。佛性没在文字里，没在头脑里。所有的文字都是帮你歇下寻求之心和求觅之心，歇下有所得的心。若能直接歇下来，经教就无意义。

为什么会有千经万论？会有三藏十二部？千经万论都是引导你明白这一点，就是让你从心意识中出离，让你真正休息下来。真正歇下来了，文字的作用也就消失了。佛法如指月的手指，先看手指，再顺着手指的方向去看月。看到月亮，手指就要放下。佛法就是这么回事，佛法最后的真义就是让你离开佛法，修行就是告诉你不要去修行，见性就是告诉你没有性可见。

如果你能够言下契会，一下子从心意识中出离，一动眼，一回头，一举手，一抬腿，一站起来，拿个桔子剥起来，就完事了。

这是我说的，听起来不难，难就难在你自己能不能真正明白，真正行出来。佛法的全部精髓，全部法味，全部妙处，就在这里。禅宗的魅力，它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。言下契会，非常地妙。忽然间就相应了，把握了解脱的根本，诸佛的妙理都在言下。虽然它时时现前，就看你是否与它错过。如果你言下相应，一切经典文字可以立即扔掉。

至理绝言，教是语词，实不是道。道本无言，言说是妄。

实相之理，绝诸语言，非文字所能及。经教是语言文字，所有文字皆从心识出，它只是圣人自证觉悟的记录，是引导学人认识实相的工具，不是实相。实相离于文字，文字是妄想。

若夜梦见楼阁、宫殿，象马之属，及树木、丛林、池亭如是等相，不得起一念乐著，尽是托生之处，切须在意。

如果夜晚梦见楼阁、宫殿、大象、马之类的东西，以及在梦里见到树木、丛林、池塘、亭子等相，不得起一念贪著之心。这些都是神识最容易投胎的地方，一定要注意。

大家不要觉得梦里贪著这些景象，怎么会是投胎之处呢？就算是在梦里看到，也有可能就直接去投胎了。第二天就醒不过来了。还有，这些景象也是人临终时，或者神识暂时离开身体时经常看到的東西。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，对这样的境界起了贪心，一刹那间，就可能投胎到驴胎马腹中去了。

不仅仅对这些相不要起贪著，就算见到极乐世界，看到七宝池、八功德水，看到莲花，看到佛菩萨来迎接，都不要贪著。前面已经讲过，若取著，即被魔摄，不得自由分。

临终之时，不得取相，即得除障。

平时就得练习不取相的功夫，才能在临终时候不取一切相。若能不起相，离一切障碍。

黄檗禅师在《传心法要》里讲到临终时怎么做功夫：切不得有分毫趣向，若见善相诸佛来迎及种种现前，亦无心随去；若见恶相种种现前，亦无心怖畏。但自忘心，同于法界，便得自在，此即是要节也。

也就是说，在临终时，我们要有一颗平常心，无取舍的心，无爱憎心，无一切心。平时就要练习不起心、不思善恶，不得有丝毫拟向，也就是对于一切境，都无取舍之心。有了这个见地，再加上平时多做功夫，到了临终时，自然能够忘心，默契于法身。

总有人会问死后去哪儿的问题。有这些问题，都是没能了解实相，不知道善护念，被自己的一念妄想带进生灭无明之中。人本来就没有出生，出生的概念是心识妄计出来的。既无出生，又哪来的死去？死，是一个妄想，一念分别，一念住著。所以，临终只是随顺世间的一个假称，和我们当下的每一个时间没有任何区别。你吃着饭，走着路，都是临终

的时候。你平时怎么用心，临终就如何用心。也就是无心，没有用心处，心无所住，心无妄想，心无所思，心无向往。

疑心瞥起，即被魔摄。

只要起一念住著心，疑惑的心，就会被魔所摄，不得自在。

看到这里，大家就知道禅宗用功有多么严格，都是在一念上下功夫。疑心只要稍微起来，有了住著，就被魔摄。一念离真，皆为妄想。一念起来，没察觉，有所住了，就投胎去了。

法身本来清净无受，只缘迷故，不觉不知，因兹故妄受报，所以有乐着，不得自在。只今若悟得本来身心，即不染习。

法身本来无能无所，清净无受，只为迷于自心，取境为实，不觉不知，所以才受种种苦报，贪著种种境界，不得自在。若是言下悟得本来身心寂灭，无能无所，即不染万境。

若从圣入凡，示现种种杂类，自为众生，故圣人顺逆皆得自在，一切业拘他不得。

所谓从圣入凡，就是已经证得法身的人，本已无能无所，与虚空同量，为了利益众生，假父母肉身，依无始以来清净愿力，再来这个世间示现。他会示现成各种各样的人，包括男人、女人、老人、孩童，甚至残疾人、乞丐、病人、妓女、屠夫、恶人等。这些人表面看上去都是凡夫俗子，甚至身份低微，但都有可能是佛再来。所以我们平时一定不能轻视任何人，一定要普行恭敬，你不知道谁是文殊再来，谁是观音再来，谁是佛再来。这些人都是法身示现成凡夫，有大智慧，大胸襟，大方便，大手段。他们无论作什么，都是法性施为，完全超出了凡人心意识所想象的，他们来去自由，一切业果都无法束缚他们。他们的行径也不是常人能用肉眼分别出来的。

圣人再现世间，会示现不同的形象，不同的种类，不同的角色，不同的身份。所以你从外在看不出一个人到底是不是觉悟者，是不是佛再来。你要看他的智慧，看他的行为是否利益了大众，看他的发心，不要看他的样子。法身示现在世间，是不可思议的，它不是我们能想象的。

它是随着众生根机和因缘示现，随众生福报、业果、心智的成熟程度来示现。

比如说释迦牟尼佛，他示现在印度投胎做王子，示现八相成道、讲经说法、度五比丘，示现一个福慧圆满的形象。到禅宗就有祖师的示现，从达摩祖师，到六代祖师，再到禅宗的一花五叶：临济、沩仰、曹洞、云门、法眼，这些人都是佛再来，都是法身示现，跟佛的示现又完全不一样。你很难从外在看出一个人是不是开悟的禅师，你以为是个傻子、神经病的人，可能是佛。比如寒山，很多僧人都以为他是疯子，但他是古佛再来。圣人甚至还会示现为外道。比如像提婆达多、善星比丘、六群比丘，你不要觉得这些人是一阐提，是恶人，其实这些人都是佛再来。

也不要以为佛只会示现在佛教徒中，也会示现在外道中，比如道教的，基督教的，甚至不信任何宗教的，这些人中都会有圣人示现。这些人都是以他们自己特有的方式利益众生。都是从圣人凡示现种种杂类。

自为众生。它不是迷惑颠倒，受业力牵引，是不可思议的愿力示现成众生。这些从圣人凡的人，不是从无知贪爱而来的，不是从迷惑颠倒而来的，而是假借于无知和贪爱而来受生，是为了帮助众生觉醒而来此世间的。

所以不管他做了什么，示现成什么样子，只要是觉悟的人，佛菩萨再来人，他都会非常自在，都不会迷。永嘉大师说：逆行顺行天莫测。所以作为学人，千万不能用外在的形象评判一个人是不是觉悟。

《首楞严三昧经》里讲，舍利弗听佛讲法后感叹到：我从今以后再也不敢随便去评判凡夫众生。因为有的人是佛，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已被佛授记成佛。他一生的行为、心态、思想，完全超越了凡夫的心境，拥有和佛一样的慈悲，拥有无量的善巧方便。世间有很多这样的人，都是佛和大菩萨再来。有的人可能到临死的时候，都不知道自己圣人，但是他的心是柔和的，他做的事利益了无数众生。

佛菩萨有一个特点是共通的，他会示现一种无我的精神，他会利他，不论他做任何事，都会利他。他跟凡夫做善事是不一样的，他只是付出，不求任何回报。凡夫是有我的，做了好事，要求回报，帮助别人，希望

得到好处。如果你对他不好，他会有怨恨。菩萨就不一样，无论众生怎么对他，他都不会有怨恨心，也不会有求回报的心。他是自愿做利益众生的事，这是他无始以来的愿力和修为所致。

当然，从第一义谛上讲，一切众生都是法身示现，都是佛再来。但是，当我们不了解这一点时，我们会执著所示现的形象，会迷于自心所现的境界，会起种种的惑着心。当我们明白了我们的本来面目是不生不灭，我们自然也就归于清净的圣位。也就没有什么从圣入凡，或从凡入圣了。

实相中没有凡夫，没有圣人，凡圣都是幻梦。所以你明白了，有一天因缘到了，你会发现，你自己就是佛，一直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变化着。

第十一讲

**圣成久矣，有大威德。一切品类业被他圣人转，天堂地狱无奈何他！
凡夫神识昏昧，不同圣人内外明彻。**

这样的人无量劫前早就成就了，有着无始以来的清净愿力，生生世世来世间示现利益众生。

所有的业都会被转掉，天堂地狱都奈何不了他，因为他智慧通达，有大威德，能做得了自己的主，不会被境所骗。而凡夫神识昏昧，不了解实相，不像圣人一样，内外明彻，于一切法通达无碍。

凡夫也是暂时迷在他自心的妄想里，并不是真的有一个人是凡夫。没有觉悟的时候，神识昏昧，执取自心境界以为实有，不知万法唯心，心亦不可得，即是凡夫。一旦觉了自心，不取自心，即同圣人，内外明了。外不取境，内不执心，是名内外明彻。

若有疑即不作，作即流浪生死，后悔无相救处。

圣人有智慧，有大威德，可以一任作为，做了也不会有惑，真的能做到心无所住。但是如果我们对做什么还有疑惑，不知道能不能做，那

就不要做。因为有疑心，没有功夫，心还会住，做了还要受因果，还要轮回。只要还有能所，对做过的事心还有住，这念住著的心就会受报，流浪生死。所以有疑即不做，做了之后，心中恐惧，放不下，后悔就晚了，到那时没人能帮得了你，只能自己受报了。

所以，心中只要还有一点疑惑，都不要放逸，不要肆意妄为。看到祖师们呵佛骂祖，什么都干，自己也学，做了之后，心中又害怕，那是自欺欺人，自己害自己。有疑的时候，要老老实实修行，护好自己的念头，息业养神，长养功夫。直到完全通达无碍，不染万境，就可以像圣人一样，一任作为，而心无所住。

贫穷困苦，皆从妄想生。若了是心，递相劝勉。

这里的贫穷困苦是指所受的种种烦恼果报。所有的果报都是从无明和妄想而生。因无明和妄想，贪著自心境界，造种种业，受种种果。

若了达万法唯心，离心无境，即不再造业，即无苦果。将此实相，递相劝勉，转告有缘人，令悟实相，不再轮回。

但无作而作，即入如来知见。

只要心无所求，心无所住，不执一切法，随缘度日，用而不染，就能默契如来知见。应缘做事，心无挂碍，做了什么事，随时都能空掉，就是智慧，就是佛的境界。

初发心人，神识总不定，若梦中频见异境，辄不用疑，皆是自心起故，不从外来。

初发心人，可以理解为初学，或者初发菩提心的人，刚开始修行，功夫还不够，还有习气，神识总不定。为什么神识总不定？因为心识中还有各种贪著的种子，还会思前虑后，患得患失。功夫不到，见地不透，就会神识不定。遇到境界，很容易被境所转。他认为有一个外境，不知境即是心，心即是境，心境不二。

心有所住，就会见到各种异境，被境所惑。所有的境，都是我们自己的心念在吓唬自己。

《涅槃经》里讲到，精进修行的过程中，会有业力现前，会重报轻受。有一种情况就是梦中受报，在梦里经受恐怖和灾难，就把过去的重业消了。

辄不用疑。不用疑惑，也不用害怕，都是自心的境界，是过去的业果在梦里显现，是自己过去阿赖耶识里熏的一些影像。

梦见罗刹、鬼神，或者梦见自己出车祸了，不要疑神疑鬼，认为不吉利。这些都是自心幻境，没什么可怕的。也不用找人去问，问就说明自己著相了，一问就成了问题，本来没问题的。疑问反成了问题。

如果总是做各种恶梦，说明自己过去有造过重业，在梦里显现出来。其实是真如自性起念，还有一点余习，余习未了，在梦中受余业。

梦若见光明出现，过于日轮，即余习顿尽，法界性见。若有此事，即是成道之因，唯可自知，不可向人说。

如果梦见光明超过太阳，说明自己的烦恼习气断尽，自心的智慧显现。若很清楚地梦见这样的事，就是成道的时候快到了，自己的修行有了很大的成效。只许自知，不可向别人说。

这里说到是成道之因，可以说是开悟的初期，还不是最后成道。后面还要做保任的功夫。所以梦中见到光明，不能太把它当回事，不能到处向人说自己见性了，自己成道了。

或静园林中行住坐卧，眼见光明，或大或小，莫与人说，亦不得取，亦是自性光明。

或者在安静的园林中走路，站着，静坐，或躺卧，看到有光明出现，光明或大或小，都不要与人说。也不要贪著。这也是自性智慧显现的特征。

所谓自性光明，就是通过修行，诸业不造，息虑忘缘，一段时间后，妄心止息，自性的一个暂时的作用，一个清净境现前，不可取著。若取著，就成著相。有这样的境界出现，以平常心看待，不要放在心里，也不要对人讲。对人讲了，说明心里住著这个境了，把这个境当成好的现象，忘失了本心离一切相。

或夜静暗中行住坐卧，眼睹光明，与昼无异，不得怪，并是自心欲明显。

或者在安静的夜晚于黑暗中行走、站立，静坐或睡卧，眼睛能看见光明，非常亮，就像白天一样。那也不要惊怪，都是自己业障消除，自心要觉悟的征兆。

在黑夜里，没有灯，没有光的环境里，忽然之间感觉天地大亮，不要惊怪，也不要做殊胜想。有不少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，这些都是自心越来越清净的一种征兆。

这些境界是三昧境界，在禅定中也会见到类似的境界。因为想得少，业又轻，所以容易见到这些境界。但这些境界并不是真的，不能取著，知道自己修行有了进步，业消了，就好了。

或夜梦中见星月分明，亦自心诸缘欲息，亦不得向人说。

或者夜晚睡觉，梦见星月分明，那也是自己妄想业缘渐息的表现，亦不得向人说。若向人说，亦是著相。

梦到这些现象，说明悟道的因缘快到了，但也不要执著。对于学禅宗的人来讲，一定要明白这些不是最重要的。修行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心里确实没有执著和挂碍了，自己平时也懂得善护念，不再造新业。这些现象出现就出现，就算没有梦见这些现象，也不要疑惑，只要自己烦恼不再现前，心中常能安住任何境遇，就说明修行步入了正轨，成就和得道是自然而然的。

我们了解这些情况，知道它产生的原因，不要对此有疑惑，也不要乐着就好了。祖师讲这些只是提醒我们，在修行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异常的境界，我们该怎么去面对。

有些人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禅宗，问：学禅宗还要不要修四禅八定？六祖大师说：不论禅定解脱，唯论见性。禅宗不讲修禅定，什么都不讲，唯论见性。若见性，什么都不用修，任何境界不现前，都是佛。也有人问：修禅宗的人还要不要证四果？不需要。不仅不需要证四果，连菩萨的一切果位都不需要证。也不需要证佛果，六通、十地，百千三昧，十

八不共法，三十二相，全都不需要。唯论见性。若见性，瞎子哑巴，聋子瘸子，什么都不会，一字不识都是佛。

有些人说，禅宗里的明心见性和大彻大悟，只是到七地、八地的果位，或者到须陀洹的果位。这些人都是完全不了解禅宗，大家千万不要信。见性跟任何果位，任何境界都没关系。见性是最平常的境界，无修无证，本自圆成，只可顿悟，不属修造。只是一切修行人歇不下念念驰求的心，被自心境界所骗，过不得平常境界，所以造种种业，枉受轮回。

梦若昏昏，犹如阴暗中行，亦是自心烦恼障重，亦可自知。

如果梦里的境界昏暗，就好像在阴暗中行，也只是自心的烦恼业障重，自己知道就可以，也不要担心。只是提醒自己，不要再造业，好好修行就可以。

若见本性，不用读经念佛，广学多知无益，神识转昏。设教只为心，若识心，何用看教？

如果见性了，就不用读佛经、念佛号，也不用广学多闻。学得越多，神识越容易昏沉，只增知解的习气，与解脱无益。佛所说的种种经典，只是为了明心见性。若明心见性，看教还有何用？

真见性了，对一切没有丝毫疑惑了，就不需要读经念佛。学再多，都是鼓动识心，增加无明，不是修行。

有些人要发心阅藏，毫无必要。读一部经，明了心性，一切经都不用读了。就算一本经没读，经善知识启发，或自己了悟本心，都可以不用读经典。

自性有一部真正的大经，等着一切众生开发和阅读。自家经典不读，读他家经典，有何意义？

若从凡入圣，即须息业养神，随分过日。

如果是从凡入圣，就要好好息业养神，随缘度日，不要再去造业。如果自知还有很多业障，有很多执著，想修行解脱，得入圣人的境界，就要减少造业，找一个地方，好好息虑忘缘，看好自己的心念，保护自己的精神，平常度日。不要再心向外驰，追逐六尘境界。

若多嗔恚，令性转与道相远，自赚无益。

如果自己的嗔心习气重，又不加以善自护持，随顺自己的习气，则令自己的本心与道背离。生嗔心的时候，只为图一时之快，损害了自己的修行，增加了我执的习气，只是自己骗自己，对修行没有任何益处。所谓火烧功德林。火，就是指嗔火。凡夫没有修行时，遇到自己不喜欢的境界，都爱生气，只要遇到不如意的事，或遇到与自己相反的意见，嗔心就会生起。嗔心一起，我相就出来了。我相一出来，就熏修了轮回生死的习气，前面做的功夫全都没了。

之所以有嗔心，就是自己的我执、我见太重，容不得异己，一切都得顺着自己的意愿才行。对于这种状况，就需要做更多的功夫，在对境时好好练心，好好护住自己的心念，不能放逸造作。

圣人于生死中，自在出没，隐显不定，一切业拘它不得。圣人破邪魔。

觉悟的圣人则不同，于生死中能够把持得住自己，随处做得了自己的主，自在出没，来去自由，隐显不定。所谓隐显不定，就是说，他想出来做事就做事，想隐居起来就隐居起来。你猜不透他到底要做什么。觉悟的人都是随缘做事，缘来即应，缘去即寂。有缘就应世，无缘就隐居，或者直接走掉。

一切业果，一切习气，拘束他不得。因为他早就看破世间，知道万法如幻，不再执著任何事情。破邪魔者，非破外境，只是无一念执心。若无执心，邪魔即破。邪魔非从外来，但从住著心而来。心有住著，则魔入舍，心不住，则佛在堂。

一切众生但见本性，余习顿灭。神识不昧，须是直下便会，只在如今。

一切众生，只要能彻见本性，所有的余习都会一时消失。因为神智清晰，不昧本心，所以不再造业，也不会被习气所扰。

要想见本性，只在言下。直下起用，当体即是。拟思即差，动念即乖。故云只在如今。若以为将来可以见性，则永无见性之日。言下错过，万劫千生，终无得日。

所谓余习，就是习气，也可以说是一些习惯。了了见于佛性，见地透彻，功夫养成了，就没有什么状态叫习气了。也可以说，习惯性的东西不能作主了。所谓顿灭，就是于一切境心无所住。大白牛现前，牛不再犯苗稼，也找不到一个叫习气的东西。

此时，就算在世人眼里，见性的人做一些事，别人会把它当成习气，但是他自己不再去定义自己的行为，一切随用随空，所有的习气应念就没了，都变成诸佛妙用了。念念都不住，不再分别和评判自心境界，这叫余习顿灭。

《涅槃经》云：断烦恼者，不名涅槃；不生烦恼，乃名涅槃。善男子，诸佛如来烦恼不起，是名涅槃。

所以，这里的余习顿灭，就是指一切时中，根本不会生出一个自认为烦恼的心念。一切时中，一切境中，自性自如。正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

神识不昧。是真正通达本心，了了见性，犹如观于掌中阿摩勒果。你见得真，见得到位，见得清清楚楚，自然不被一切所惑。

见性一定是言下见到的。只有言下见性，才能烦恼不生，才名真正涅槃。想了一秒钟，我明白了，见性早过去了，早不是见性了。你停了一下，想了一刹那，早过去十万八千里。

《法华经》里讲，佛给阿难授记，给声闻众授记，要过无量阿僧祇劫才能成佛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念就是一大阿僧祇劫。离开言下，错过当下，就是阿僧祇劫。

只要不能在言下顿悟，亲见本性，就给你授记无量劫后才得成佛。古人云：古佛过去久矣。鸭子早就飞朝鲜去了。所以刹那间，拟心的功夫，就错过了见性。

所以，不要问我，师父，这个人是不是开悟了？你听他讲，全都是在未来心中成就，全都是知解，离见性差十万八千里。见性只在言下，一抬手就见性了。举手投足间若不见性，万劫千生，当面错过。

会说不会用，就见不了性。起心动念，就离开本佛了。所以在禅宗这里，你说得多像，不会言下，不得见本性。没有直下便会，就永远会不了。为什么说，大通智胜佛，十劫做道场，佛法不现前。只在如今，需直下便会。

所以弥勒要在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成佛，不过是迷于当下，未在言下见性罢了。一念离真，皆为妄想。才起佛见，即被贬至二铁围山。

欲真会道，莫执一切法，息业养神，余习亦尽。自然明白，不假用功。

如果想真正见于本心，不要执著一切法。做好息虑忘缘、息业养神的功夫，余习就会断尽，自然明白本心。只要能休息得下身心，狂心顿歇，不假一切修证功夫，自然明白。

怎么做功夫？不执一切法，息业养神。就是我们现在练习的一物不为、牧牛，找一个地方，简单安静地过活，诸业不造，自然得道。

很多人都会跟我讲，师父，你讲的东西太透彻，太到位，太痛快了。但是一让他实修，歇下来，什么都不去做，他就做不到。还是被习气带走，干这干那，熏修无明，就是歇不下来。歇不下来，空学一堆知见，只是数别人财宝，自己一点都不得受用。

修行难就难在真正歇下来，息业养神，好好做实修的功课。

外道不会佛意，用功最多，违背圣意，终日驱驱念佛转经，昏于神性，不免轮回。

外道就是不明白自心是佛，不停地向外做功夫。古人云：向外做功夫，总是痴顽汉。不明自心，就会盲修瞎练。但修一切有为法，都算外道，都不得见性。

外道用功最多，每天持咒成千上万遍，拜佛把腿都拜肿了，把腰也拜坏了。遇事就起嗔心，对境就起贪心。做再多功课，有什么用？本心无少法可得，做这些功课，与本心不相应，即是违背圣意。整日忙着念佛诵经，神智完全不清醒，免不了轮回生死。

不管你修什么法门，只要不见性，就算过午不食，一天打十座，夜不倒单，每天诵经十卷百卷，持咒一万遍，讲法讲得石头开花，都毫无意义。做再多的功课，只是让自己的心智越来越昏沉。不懂得息业养神，心念一直都在造作，与道相背。轮回就是心识歇不下来。

佛不念佛，佛不求佛。将心用心，是为大错。什么叫将心用心？本来是佛，还要求佛。都属徒劳。佛只是一颗休息的心、无事的心、无求的心。

佛是闲人，何用驱驱，广求名利。后时何用？

佛是无事人，是一个最闲的人，什么都不用做，一切现成。穿衣吃饭，随分过活，自在无碍。哪里用得着忙忙碌碌做事，更不会再去追名求利。无常来时，那些都有何意义？

第十二讲

不见性的人，就不了解实相。不了解实相，就会对幻相有所执著。他一定会有求，不管是求于世间的财色名食睡，五欲六尘，还是求于佛法的开悟和见性，都是错用了心力。世间之法，如空中花，虚妄不实。佛法本自有之，不用求，不求自得。

什么是闲人？一切都无所求。所以黄檗禅师说：一切佛法都不用学，唯学无求无所著。闲人就是无所事事，废人。这个世界最没用的人，就是佛。所有的有用、价值、自我意义、人生意义，都是虚妄的，是人们耐不住寂寞而给自己添加的。不知道一切有为法，都是镜中花、水中月。

不管你有多少财产，多大的房子，修出什么结果，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修出意生身，身上出火，身下出水，上天入海，无所不能，这些全都是梦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。后时何用？什么是后时？真正需要解脱的时候，临终的时候，无常到的时候，病苦现前的时候，大难来的时候，就知道这些全都没用。不如识得本心，与法性相应，得大自在。

但不见性人，读经念佛，长学精进，六时行道，长坐不卧，广学多闻，以为佛法。此等众生，尽是谤佛法人。

只要是不见性的人，读经念佛，长时间修行，勇猛精进，一整天都在用功办道，乃至不睡觉，广学多闻，看许多书，到处参学，学一堆知见，把这些当成是佛法。这些人，都是谤佛法的人。

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。这是一种普遍现象，没有认识实相前，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修过来的。这些事情我们几乎都做过，念佛，诵经，礼佛，回向，忏悔，发愿，放生，吃素，持咒，念观音圣号，晚上不睡觉，整夜地经行，坐禅，这些我都做过。如果把这些有为的修行当成是佛法，都是谤佛法人。

关于精进，我记得曾经有一次读经，读得我的眼睛实在睁不开了，我就洗脸去，大半夜洗脸，用冰冷的水洗脸，洗过一分钟，又困了，再洗。那一晚上洗了很多次。因为我看到一部经叫《除睡眠经》，里面讲到：精进时，困了可以用冷水洗脸，或者揪耳朵，或站到户外仰观天象，不能睡觉。没见性，做这些事，都与解脱了无交涉。

前佛后佛，只言见性。

过去、现在和未来一切诸佛，只论见性。唯有见性，方是正修行路。若不见性，修一切法，都是外道，都毫无益处。一切觉悟的人，一切善知识，诸佛祖师，说一切法，都是引导大众认识本心，最终的目的都是令大众见到本有佛性，不再轮回困苦。经云：唯此一事实，余二皆非真。六祖大师说：我所说法，不离自性。离体说法，是名相说，自性常迷。

诸行无常。若不见性，妄言我得阿耨菩提，此是大罪人。

一切有为法，一切行业，皆是生灭无常的。若不见性，不管你修的有多好，禅定功夫有多深，神通有多大，经典倒背如流，这些都是无常的，都不是真正的解脱。如果因为获得了神通或特殊能力，而妄言自己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样的人是大罪人。

只有见性，才能看到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。才不会再执迷任何有为生灭的东西，才会法性施为，不费一功，便证菩提。

修行先是明理，再转观念，转习惯，转习气。转变的过程，就是善护念的过程，就是牧牛的过程，就是修行的过程。实无任何东西可修、可证、可保任。有人说，保任，就是见到那个灵灵觉知，保护这个灵灵觉知。这种说法是错误的。见性不是保护觉性，觉性不需要保护。而是保护自心不再染著一切法，不再被假相所迷。没有什么灵灵觉知可保护的。

这个世界，包括我们的身心，都是自心投射的幻影，没有一法是真实的。包括无上菩提，也只是离苦的假名，非实有法名菩提。一切行，一切万法，都为我们所用，而不能变成主宰我们的东西。我们不能做自己投射的幻影的奴隶，不要被自心幻境欺骗。

如果没见性，说自己证阿罗汉了，说自己是释迦牟尼佛再来，是某某世界的佛再来，是维摩诘再来，是药师佛化身，是观音菩萨化身，是文殊菩萨再来，这样的人是大罪人，是在骗众生。

十大弟子阿难多闻中得第一，于佛无识，只学多闻。

阿难是佛陀十大声闻弟子中多闻第一。他三藏十二部都能背下来，一点都不会出错。但是，他并不认识真正的佛，只是空有多闻的才能，不识自心，对于修行来说，并无意义。

当你执迷文字，祖师就告诉你，不识自心，多闻无用。若识得自心，自不会执著文字。广学多闻，读经看论，都可以利益众生。阿难多闻第一，佛讲过的法他没有忘失过，他听过的，一定能一字不错地复述出来。阿难记忆力特别好，但是这跟真正的修行不相关。能复述再多的佛经，不识自心，都无意义。

二乘外道皆无识佛，识数修证，堕在因果中。是众生业报，不免生死，违背佛意，即是谤佛众生，杀却无罪过。

二乘和外道都是不认识真佛。过在什么处？过在识心意度。但有识心，即不识佛。只要还在意识中求佛求法，只要还有一个想识得的心，就不认识真正的主人公。本心不可以心识测度，不可以智慧了达，但有心想识得自性都不可得。只要还没有离开心意识，就无法见性。心意识

属于有为的修证，堕在因果法中。不能脱众生业报，免不了生死，与佛意相违。

所以，就算是声闻乘人，也是谤佛众生，不能利益众生，所以要远离二乘。二乘和外道，都是不识本心，都是心外求法，都在自己的思惟意识里转，别立一个涅槃，别立一个真我，别立一个解脱，实未真实解脱。他们都会立一个虚妄的东西为永恒，并执迷这个东西，不知都是识心妄计，非为实有。

二乘人执著无为寂静为涅槃，不知转所依为大涅槃，也就是不知生死即涅槃，所以只能自了，不能活出法身，不能利益无边众生，自己也不能得到究竟解脱。外道立梵天、黑天、死神、无极、玄、道为终极实相，不知这些都是自心妄计，非是真理。

世间众生信仰什么的都有，崇拜什么的都有。无论众生信仰什么，不见佛性，都是识心妄计，都是识心计度，出不了生死。

识数修证。修行人为什么不识佛呢？都是落在心意识中，不自觉知。把识心计度的一个东西当成了永恒不变的真性。真佛超心意识，不可思议，直下便是，拟心即差。学禅宗人也最怕知解佛性，认一个东西为佛性，认一个状态为自性，认一个灵灵觉知为自性，认一个前念不生，后念不灭的为自性。这都是识心妄计出来的，都属于识的范畴，非是真正的佛性。

古人早就交待过：菩提无是处。经云：实无有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言无上菩提、佛性、实相、涅槃，只是圣人于自证解脱圣智强安的一个假名，实无其法。如果你要找这样一个状态或一个法，永远找不到。古人云：设有一法胜过涅槃，我说亦是梦幻。佛性、涅槃、菩提，只是解脱的异名，是烦恼断尽的形容，非法非非法，非真非幻，不属修证，不在有无，不可以功用到，不可以智慧识。没有一个你能够认定的佛性，也没有任何你能捕捉到的实相。如果你认定一个是真，就有妄与它相对，真就成了你的妄想，属于识，识属有为，不是恒常的。

经云：阐提人不生信心，杀却无罪过。

经云：一阐提人于真实佛法不具足信心，不识真佛，以邪见故，错乱说法，令众生入于邪路，所以罪过很大。阐提名不具信。不具信，就是不了解什么是佛，怎样才是真正解脱。对于觉悟的人讲的东西也不信，自己有一套邪见和理论。他讲的东西会把众生带偏，令堕恶道，所以过失很大，罪报也很重。

若有信心，此人是佛位人。

所谓的信心是相信即心即佛，相信佛是自己做的，除自己之外没有别佛。信自心是佛，此是真正的信根。不再被天下善知识所讲的法欺骗，会用自己的佛法，能做得了自己的主，随所住处，一切无碍，通透自在。

如大梅法常禅师，他去马祖那里参学，他问马祖：如何是佛？马祖说：即心即佛。他一下子就明白了，一句法也没多问，就离开了，来到大梅山住山，长养圣胎。他就信此心是佛，抓住了修行中最重要的见地和根本，信自己是真佛，悟到自己行住坐卧，一切言语运动无非佛用，不再心向外驰。万缘心息，自然相应。这叫有信心是佛位人。

若不见性，即不用取次，谤他良善，自赚无益。

如果不见性，不要说那些没用的，也不要去修任何法，都毫无意义。什么叫取次呢？就是执著次要的东西，抓不住根本，讲些了不相关的东西。讲了也是诽谤贤圣，骗他男女，自欺欺人。

善恶历然，因果分明，天堂地狱，只在眼前。

善恶清清楚楚，因果丝毫不爽，天堂地狱，就在你一念之间。大家不要觉得因果会在未来时受报，眼前和当下，随时随地，都会受报。自己一念心不正，一念无明，一念邪见，就受轮回之苦。所以古人云：了即业障本来空，不了应须还宿债。更不要认为我学了禅宗，禅宗不讲因果，大错特错。禅宗讲因果讲得最细，对因果的认识最深刻。

昔日百丈禅师每次上堂说法的时候，总有一老人随众听法。一日说法结束，大众都退下了，唯有老人不离开。百丈问：你是什么人？老人曰：我不是人。我在过去迦叶佛时，曾住此山，因学人问我：大修行人还落

因果也无？我回答到：不落因果。于是五百生堕野狐身，今请和尚代下一转语，希望让我脱离这野狐身。百丈曰：你问：我告诉你。老人说：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？百丈曰：不昧因果。老人于言下大悟，作礼曰：我已经脱离了野狐身，住在山后。

我们看，一个学人对因果的理解，只差一个字，就五百世堕野狐身。不落因果和不昧因果，虽只差一个字，意思却完全不一样。不落因果，即是拨无因果。不昧因果，是不被因果所惑，不被因果所束缚，知因果不实，能超脱于因果，并没有完全否定因果的存在。对于未彻见本性的人，因果会一直作用在他们的身心，不能妄言没有因果，没有轮回，没有六道。若不见性，妄言无因无果，是大罪人，自受业报。

所以，修行不能稀里糊涂，差一点，就差天地之遥。本来不明白，装明白，自己糊弄自己，最后受苦的是自己。一定要把法理搞清楚了，把因果搞明白了，不犯因果，不昧因果。否则，恶道就在眼前，因果如影随形，无人能逃。

所谓因果，就是发心和感召的结果。颠倒的用心，取著的用心，对立、抗拒、评判的用心，这些错误的用心都是受苦之因，自然会感召业报和苦果。不见性，就会起执迷心。执迷心一起，就会有相应的结果发生。

一动妄念，心一有所住，业果就开始形成和积聚。嗔心一起，骂人一句，立刻就受果报，就不舒服，就气得要死。因果如影随形，果报不一定要过很久才能现前。有时果报当下即现前。所以善恶历然，因果分明，天堂地狱，只在眼前。越明白的人，对因果越清楚，越不会去做自找苦吃的事。

所以三恶道，地狱不是死后去的，当下内心纠结，患得患失，生起了大恐怖，就是受地狱报。所谓的无间地狱，就是时时刻刻被烦恼侵蚀，被痛苦煎熬，无法解脱。

愚人不信，现堕黑暗地狱中，亦不觉不知，只缘业重故，所以不信。

愚人不相信因果，当下就堕在黑暗地狱中，自己都不觉知。什么叫黑暗地狱？糊里糊涂，无明愚痴，以苦为乐，自己在那儿纠结，自己跟自己生气。只是因为业障太重，所以不信因果。

世间无常，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。众生自己不知不觉，所做的一切都是迷狂，每日无业不造，已经是地狱人，已经是恶鬼道的人，已经是畜生道的人了，自己还不知道。每天执著五欲六尘，跟身边的人勾心斗角。每天算计，每天纠结，每天担心，每天操心，为那点蝇头小利，为那点财产去打官司，对簿公堂，天天生活在三恶道里头，自己都不觉知。为什么呢？业障太重的缘故，心智被贪欲和嗔心完全蒙蔽了，无法看到真相。他也不愿意去想什么是真相，心里装的全都是五欲六尘，想的是怎么快乐。造了无数的业，哪里会相信有因果存在。

譬如无目人，不信有光明，纵向伊说，亦不信。只缘盲故，凭何辨得日光？愚人亦复如是。

就好比瞎子、盲人，天生就瞎，他没看过光明，不相信有光明。任你怎么跟他讲光明，他也不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盲人，没见过光。他怎么能分辨出什么是太阳光呢？凡夫也是这样，他的心智全被贪欲所覆，看不到自己的起心动念，不了解实相，不知道万法都是自心造，他不了解这一点，就算你跟他讲，他也听不懂。他没修行过，也没接受过智慧的熏陶和引导。你跟他讲实相，他不信，也听不懂。只能让他自己去经历苦，苦到一定程度，他想解脱，他想找方法，他不想再受苦了，他停了下来。这时，他才有可能看到实相。

所以，佛法只是给有缘人准备的，给机缘成熟的人准备的。修行也是，他自愿去修行，才有可能觉悟。你无法强迫任何人修行和学法。他只能等到自己机缘成熟，自己想了解真相了，他才会为此付出时间和精力，才会去探索和钻研。否则，无论你跟他讲什么，他也听不进去，他也听不懂。

所以禅宗这一门，感兴趣的人挺多，真正踏踏实实地去实修的，少之又少。真正能信禅宗的，少之又少。大家看上去都信禅宗了，你真让

他放下对世间的贪爱，多独处，少做事，习惯于无为，没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。大家都耐不住寂寞，过不了无聊这关，放不下世间的享受，总想鱼与熊掌兼得，既想解脱，又想享受，这是不可能的。

第十三讲

现今堕畜生杂类，诞在贫穷下贱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虽受是苦，直问著，亦言我今快乐，不异天堂。故知一切众生生处为乐，亦不觉不知。

如果一个人不信因果，不明实相，就会造诸恶业，这一世就堕畜牲杂类中。虽得人身，心智蒙蔽，无明愚痴，正如畜牲。生在贫穷下贱家中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虽受种种苦，你若问他，他也会说，我现在很快乐，跟在天堂没什么区别。

众生就是这样，生处为乐，被无明所引，贪一切境，明明很苦，却以为快乐。贪著生命，只要能活着，受多少苦，都以为乐，不求大道，不求解脱。

众生为什么会苦？就是贪求快乐。贪吃，贪色，贪财，贪享受，贪名利，贪睡，贪好的受用，贪拥有的多。为了得到一点点快乐，不惜受无量苦。为了尝一点点蜜，宁可丧身苦海。

我们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苦？才会结束轮回？当你不再贪求快乐的时候，当你不再贪生的时候。贪生贪乐，就永远有苦。

就算有人修行许多年了，如果贪乐之心未泯，总去抓取什么，耐不住寂寞，心里总是蠢蠢欲动，不好好做息虑忘缘的功课，也一样会受诸困苦。有些人就算也读经、打坐、行禅但是贼心不死。只要一有机会，就去抓取，对世间之乐不能完全放下。如果让他长时间做功课过寂静无为的生活，他就会感到无聊，就会忘了一切苦都是因乐而起。

所以，活着要想究竟离苦得乐，有一个秘诀：但求无苦，不要找乐。找乐即是找苦，无苦即是大乐。

当你感到无聊的时候，感到不快乐的时候，你要立刻看到，你是因为寻找快乐而找不到，你才无聊，才不快乐。

当你不再寻找快乐，没了那份寻找和找不到的苦，你快乐了。所以，快乐极其简单，不要快乐，你快乐了。

有人说，我做不到不去寻找快乐。做不到，那就去找。看看你最终能不能找到快乐。最终，你会发现，所有的快乐都是假的，都会带来苦。当快乐消失的时候，苦会成倍地遗留在你心里。

只有当你不想再受苦，你便不再寻找快乐。一切众生只是因为耐不住寂寞，过不了无事，所以找事、造事、闹事，被事所缠，忘失本心，造作诸业，轮回生死。

如斯恶人，只缘业障重故，所以不能发信心者，不自由他也。

这些不信因果的受苦之人，都是因为自身的业障太重，过去造了太重的恶业，心智被无明覆盖，所以无法看到实相。他们对正法生不起信心，并非因为其他外在的原因，只是自己神识昏昧，业缘太重，无明导致。

若见自心是佛，不在剃除须发，白衣亦是佛。

若能了了见于自性，即是佛。不一定要剃度出家，在家居士若见性也是佛。

如今这个时代，在家修行的人非常多。社会文化背景也变了，获得信息的途径非常多，也非常快。很多觉悟的人示现为在家人。有的人一味地执著佛法，执著过去的修行观念，执著传统佛教里的教条，比如相信女人不能成佛，在家居士证不了四果罗汉，在寺院修行比在家修行好等等。这些都是传统思想，束缚着很多人。时代变了，如今女人学佛的比男人多，根机也都非常利，在家居士开悟见性的有很多，很多大修行人也都选择在家修行，在红尘里修练，把家庭当作道场。这是如今时代修行的特点，大家学习佛法，也要随顺时代的特点和自身的因缘，不能固守陈旧的观念，让自己固步自封。

而且，在这个时代，觉悟者大都从圣坛上下来，从法座上下来，从寺院里出来，来到民间，来到老百姓中间，来到生活最底层，与大众和光同尘。从外形上看，他没有任何光芒，也没有什么身份、地位、财富，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。在世间更容易历练和成长。所以，想修行的话，不要执著出家，不要看重外在的修为。一个人，只要见性，不管是男是女，在家出家，年纪多大，身体相貌如何，都是佛，都可以做众生的大善知识。

见性跟你的身份，跟你穿什么衣服，跟你剃不剃头，出不出家没有关系。跟你是什么形象，是男是女，多大年纪，修的什么法门，甚至有没有聪明才智，有没有钱，都没关系。

修行只论见性，不管你是谁只要见性，就横出三界，就是佛，可以与人天为师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都能见性，在本质上，都是佛。不见性只是暂时的。只要时节因缘会遇，了了见于自心佛性，都是佛。

佛是自心做得。悟了自心，就可称性而活，随顺法性，作为整体、无限、变化、灵动、没有身份的自由形式而活着。所以佛是自由人，是没有自我身份认同的人，是一种解脱、智慧、自在的状态。若不识自心，就只能作为一个狭隘、虚妄的身份而活着，只能作为男人、女人、僧人、居士、老人、残疾人、病人、畜生、饿鬼、地狱、受苦的人、无明的人等身份而活着；作为父亲、母亲、孩子、老婆、老公、老师、学生、邻人而活着；作为声闻、菩萨、外道、佛弟子、无神论、有神论、宗教徒等身份而活着。然而，这些身份都不是真实的，都是狭隘的，都是虚妄的。

只要你认为你是个男人，你是个女人，你是某某，你成不了佛。只要你认为你是师父，你是老师，你是僧人，只要你有一个固定的身份认同，你还不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。一切众生的真实面目是佛性，是不生不灭的法性，是无相的真心，是无住的本体，是遍一切处的虚空法身。

只要你不认识这个真佛法身，就成不了佛，就作不了佛。你认识真佛，才能作为真性而活。这跟你出不出家，是男是女没有关系。过去一直有女居士为自己是女人而没有自信，因为相信了佛所说的女人是五障

之身，不能成佛的说法。不知道佛所说的“女人”，并不是指形体上的女人，是指被烦恼缠身的人。

过去佛陀也经常赞叹出家。但那是一时一地对特殊人所做的方便说，不可执著。尤其在这个时代，众生修行的环境，社会背景，生存理念完全变了。过去那种只有出家才会有大成就的观念，大家一定不要再相信了。修行只论见性，不论女转男身，不论在家出家。

若不见性，剃除须发亦是外道。

如果不见性，就算剃度出家了，也只是外道。

过去很多出家人去临济那儿问法，临济就会称他们为瞎秃驴。瞎秃驴就是形容不好好修行，没有正法眼，到处乱跑的和尚。不见性，装僧人，到出家人的行列里混吃混喝，什么都不愿干，贪图众生供养，这样的人，虽然出了家，不是真正的修行人。

这个时代也一样，很多出家人不好好修行，不信因果，每天搞迷信活动，心外求法，骗取众生供养，至于怎么出生死，怎么见性，完全不管。很多出家人以三宝自居，轻视在家人，对在家人颐指气使，执著自己的身份，执著我是僧人，我是三宝。认为居士必须恭敬出家师父，供养出家师父。有些出家人每天所想就是怎么向在家人要供养。到处宣扬讲法只能听出家人讲，居士没资格讲法，居士在法座上讲法不如法，等等。认为居士没有修行，居士要顶礼出家师父，出家师父不能顶礼在家人。这些全都是颠倒。在家人若见性，一样可以接受任何人顶礼。出家人也可以向见性的在家人顶礼。过去舍利弗等声闻弟子就向维摩诘居士顶礼。不见性，就还在道外面，所以称为外道。

当然，做为在家居士，我们确实需要恭敬并供养出家师父，但前提是自愿，不能被出家人逼着诱惑着去恭敬和供养。如果有出家人对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，强迫我们做什么，你可以完全不听，远离这样的出家人。

任何一个见性的人，都不会突出自己的身份。如果还在强调自己的身份与其他人不一样，说明自己的我相还很重，身份感还很重，自己的

无明很重。佛是无相，佛是无求，佛是无作，佛无身份，佛无我相。如果你突出一个重要的、高贵的、殊胜的身份，你还迷在相上，还没见性。

问曰：白衣有妻子，淫欲不除，凭何得成佛？答曰，只言见性，不言淫欲。

有人问：在家白衣居士有妻子，淫欲没断，凭什么能成佛呢？回答：只言见性，不言有没有淫欲。见性与断没断淫欲没关系。

我们看这个问题，也是很多人的困惑和问题。大多数学习佛法的人，都认为修行要断淫欲，成佛要断淫欲，见性要断淫欲。因为不了解佛法的真实用意，不知道佛法只是对治众生一时烦恼的幻药，非是定论，亦非究竟，所以才会执著佛所说的每一句话。

在一些经典里，比如楞严经，佛确实说过，淫心不除，尘不可出。或修行人要断除淫欲，才能证果的说法。但是，这些都不是定论和定法，只是因时、因人、因特殊情况而说的方便法。但大多数人，因为太相信佛说的法，就把这些执为真理，执为一切修行人都要断淫欲，才能成就。

而事实并非如此。只要能见性，不论是否断了淫欲，都能成佛。所以即使是在家人，即使有妻子，有老公，淫欲的习气未断，一样能见性，一样能成佛。

佛为初学者，为欲心重的人，为声闻乘人，为那些解脱如救头燃的人，说要远离淫欲，要断除淫欲心。淫心不除，不得出离生死轮回。若本无执迷心，亲见本性的人，解脱即不关淫欲之事。

所以我们学佛，首先要明白一切佛法都是对治法，是对治众生烦恼的一期之药，非是究竟法。究竟之法，唯有本心，唯有见性。《金刚经》云：实无定法，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这一点如果不明白的话，很多修行人就会因无法断除淫欲心而苦恼。经常有人问我怎么断淫欲？怎么证得禅定？怎么打开身体的中脉等？被这些问题困住，迷在这些问题中，总想突破这些问题，不知道这些问题与修行没关系，都是错用了心。

淫欲心是从佛性而起，是人的基本功能，不需要彻底断除这个功能才能成佛。声闻乘人断除淫欲心，只是暂时不起用了，不是真正的断除。真正的淫欲心是根本无明，了达无明实性即佛性，不再执著对治淫欲心，既不贪著，又不断除，那才是从根上断。修行只论见性，不离根本。根本是心，非是身体，亦非其他。

《四十二章经》里记载，有一个比丘想割掉自己的生殖器，想以此来断掉淫欲心。佛说那样做毫无意义。淫欲起于心，生于思想，作用于头脑。要断淫欲，得从心上来，不能在身体上使劲儿。佛陀为他说了一个迦叶佛的偈子：“欲生于汝意，意以思想生。二心各寂静，非色亦非行。”这个偈子说明了淫欲的产生来自心意识的染著和住著。所以，修行要从心上下功夫，不是从身体上下功夫。需要长久地做善护念的功夫，才能逐渐转掉淫欲的习气。

其实就是要做牧牛和善护念的功夫。这个功夫要长时间才能养成，所以淫欲只能渐断。如果你不知道善护念，也不知道淫欲的作用根深蒂固，一上来直接奔断淫欲去了，那你错用了功夫。

《大般涅槃经》云：于乘缓者，是名为缓；于戒缓者，不名为缓。乘者，识自本心；戒者，除习气等。修行先要识自本心，于此不能拖延。对于戒律和转习气，可以放在后面渐除。《楞严经》云：理须顿悟，事要渐除。亦是此理。断欲并不是修行的首要问题。首要问题认识本心，护好自己的心念。但除执著，不除其用。

有些人觉得自己淫欲的习气特别重，对色欲的迷恋特别强，瘾特别大，夸大自己的问题。其实你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和实质。淫欲本来没有那么大的力量，是我们对它的误解、压制和紧张造成了它的强大。在很多时候，我们没有正常满足自己的欲望，又对它完全错解了，才导致自己的心理和精神出了问题。心里越是想对治它，它越强烈，它就变成了一种问题。所以对待淫欲，保持平常心即可，保持节制和不过度就好。不要过分强调禁欲和断淫欲的重要。否则，我们就会越来越紧张，离道越来越远。

很多习气都不要急着去断。断习气需要因缘，需要长时间修行，善护念，需要对实相有深刻的领悟，时节因缘到了，习气自然断除。缘没了，自己觉察力提升了，这个东西自然就没了。

所以贪嗔痴、淫欲，无明，它都是缘起的，是虚妄的。古人云：三毒水泡虚出没。三毒包括淫欲，它虚出虚没，并无实体，不需要你强调它，刻意地对治它。不要把修行的重心放错地方。

只为不见性，但得见性，淫欲本来空寂，自尔断除，亦不乐著，纵有余习，不能为害。

只是因为不见性，所以才会贪著觉受上的快乐。只要能见性，知道淫欲本来空寂，自己就会慢慢断除，也不会贪著。就算有很深的习气，也无能为害。

淫欲本来空寂，因为有住著，才有淫欲。当你的心能够无所住的时候，不贪著的时候，就没有什么东西叫淫欲了。

自尔断除，就是见性之后，随缘而断。通过善护念，转念，有了不住的功夫，淫欲的习气自然减轻，直到这念心根本不会起来，就会彻底断除。当我们有了觉察力，有了牧牛的功夫，各种妄念和习气生起的时候，我们能看到，一转念，那股力量就会减弱，甚至消失。所以见性的人，一定是会保护的人，而不仅仅只是明个理，却不会修行。不实修，不懂得保护自己的人，一定不是真正见性的人。真见性，自然知道一切本空，对觉受上的快乐不会贪著。就算有习气，还会去想那些事，也没有障碍，过去就完了，不会于此纠结或生烦恼。

如果不了解实相，不见性，就会彻底否定淫欲，把断淫欲当成修行。这些都是本末倒置，不知道根本。

二乘人，声闻乘求解脱，是要断淫欲的。因为他修行的目的不一样，所以要求就不一样。声闻人要证有余涅槃，要证禅定，要入灭尽定，必须断淫欲。不断淫欲，就证不了四果。但是声闻人所断的淫欲，并不是根本无明。而只是一个本来就不实的东西，通过戒律和一些助因，暂时压住了。他求一个虚妄的清静，所以他要断一个虚妄的烦恼。本来这个

烦恼是没有的，本来淫欲是空的，他要断这个不存在的东西，压制自己，不让自己起这个东西。

而学习禅宗，学习实相，只需要见到真实，见到本性，不需要考虑断除虚妄的东西。

你越想断一个东西，其实你在加强它。你越讨厌一个东西，你越在留住它。很多修行人对淫欲都有错误的认知，所以导致生出很多烦恼。它只是一个妄念而已，你总想躲着它，越躲它就越存在。念头本身没有对错，淫欲也没有对错。你老向它投射负面的东西，总是想否定它，断除它，它就会形成反噬的作用。你老害怕它，一谈它就色变，它就会反作用于你。你不去探究它的实质，不去面对它，它就变成了强有力的存在。

我们要做的是，静下心来去观察它到底是否真的存在。其实啥也没有，除了你的妄想和分别，根本就没有一个叫淫欲的东西。所以六祖大师说：淫性本是净性因，除淫即是净性身。所谓除淫，不过是清净你的心念，不要妄自分别而已。所有我们畏惧的东西，反对的东西，不满足的东西，它们都会更强烈的存在。如果想让它消失，就正视它，满足它，接纳它。只有当你探究到它空了，最后你就不再乐著了。

何以故？性本清净故。

为什么淫欲不能为害？因为我们的本性不住一切法，本来清净，本来就没有一个真实的淫欲。只是因为我们把这个东西当真了，又不知道怎么去面对，这个东西才会存在。

当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，你再怎么贪著，也毫无意义，你自然会远离，不再贪著。当你知道本性清净，一法不染，你就不再执著任何东西。

所以修行只论见性，不论断烦恼，不论断贪嗔痴，不论断淫欲。不论不是说可以随便起这些心，而是不要去执著这个东西。

虽处在五蕴色身中，其性本来清净，染污不得。

虽然我们处在五蕴色身中，都有淫欲的习气，但是我们的本性是清净的，是不染一切法的。认识了本性，我们就不会被假的所骗了。

法身本来无受，无饥无渴，无寒热，无病，无恩爱，无眷属，无苦乐，无好恶，无短长，无强弱，本来无有一物可得。

清净法身，本来没有受与不受，着与不着，亦无饥渴，没有寒热，也无病无恼，无恩无爱，亦无眷属，没有苦乐，没有好恶，没有短长，没有强弱，无一法可得。

一切法都是心识妄想分别出来的。淫欲也是，是我们一念无明，一念住著，一念分别而有。真性中并无淫欲，亦无一切法。

真实之中，没有任何东西存在，没有任何一法是实有的，当你了解这一点，妄想心自然就止息了。一开始可能还有习气，随着修行深入，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一切都是妄念分别而有，有了功夫，就不再住一切法。本无一切法，不着即是法。

只缘执有此色身，因即有饥渴，寒热，瘴病等相。

只是因为执著此色身，人要活着，不得已去做很多事，因而才有饥渴、寒热、病症等相。

我们生到世间，不知不觉地就把自己的色身当真，因而产生了各种需要和执著。如果只是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，不会有那么多的苦和烦恼。就是在满足了基本生存需要之外，我们又衍生出很多欲求，所以才有种种苦。

如果你认为色身是实有的，你就会对它百般执著。你会起贪心，会为了快乐过度地消耗身体，造种种业。所以才会出现疾病等现象。如果你能够看到实相，不再执著身体和乐受，息业养神，自然就会减少病痛和一切苦。当你不再执著自己的身心，就算得病，它也只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，你不会因此而苦恼或恐惧。正是因为你不了解实相，才会在自然现象上加了很多的评判，产生了恐惧，它才变成了疾病，变成精神

疾病。当你不了解身心是幻，把病当成实有，其实所有的疾病都成了精神疾病。

那如果不执著这个色身，饿了吃饭，困了睡觉，身体累了就休息，不再去造业，那么这个身体根本不是障碍，它会很轻松，很自在。

有些外道，执著身体，想在身体上做功夫，想把身体清理干净，去辟谷，好几天都不吃饭，饿的都不行了。这些都是不了解实相的人，忘失了根本，在枝叶上做功夫，永不成道。

有的人执著日中一食，过午不食，想把身体的气脉都打通了，想证得禅定，让身体越来越轻安，每天只是修身体，这都是不了本心，向外求法，做错了功夫。

只要你心里还有一个求，还有一个想达到的状态，都是心外求法，都是有为，与道相乖。

学禅宗就是无求无为，不想达到任何一个状态，也不求任何结果，就是随缘接纳一切，一切依旧，一切原来，一切不管，一切自然。我是什么状态，就是什么状态。发生了的就愉悦地接受，不懊恼，不纠结。没发生的，从不去担心。

第十四讲

若不执，即一任作为，于生死中得大自在，转一切法，与圣人神通自在无碍，无处不安。

如果不执著一切法，随便你做什么，都能于生死中得大自在。能转一切境，不住一切法，与圣人神通自在一样，通达无碍，一切处都安乐无忧。

所以，修行与解脱的关键是不执。不执就是金刚经中所说的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”若能于一切处都无住生心，做什么都自在无碍，就与圣人的神通一样。我们就知道，真正的神通是于一切处无碍，没有住著，没有挂碍。心无所住，那才是真正的神通，真正的自在。

不执，就是你知道没有可执著的东西。完全了达没有什么东西是真实存在的，没有一法可住可着，就不会执著了。心无执著，自然解脱。当你真正不执一切法时，是不会胡作非为的。知道一切事都不真实，还怎么可能去执迷做什么事。所谓一任作为，是指对于不可抗拒的事，对不可违逆的因缘法，都可以接纳，都可以去应对，完全没有障碍。对于利益他人的事，想做就做，不想做就不做，非常的自在。

实相是什么？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就是实相。不生不灭，是唯一的真相。所以真正通达的人，兀兀不修善，腾腾不造恶，寂寂断见闻，荡荡心无著。对他来说，没有什么是一定要做，或不可以做的。只要他想做，没有什么能障碍他。因为他完全明白一切障碍都在自己心里。心若不生，万法无咎。自己只要不执，不住，做什么都一样。

庞蕴居士有一个偈子：神通及妙用，运水与搬柴。所谓神通，就是挑水砍柴，穿衣吃饭，没有人能骗你，没有人能困惑你，没有任何事让你产生纠结，没有事让你有阻碍。你的心完全与实相相通，心无所住，任性而为。任何事情在你这里都无障碍。世间发生的所有事情，不会想不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把障碍的根拔掉了，你心里没有障碍了。于一切法，于所有境，完全没有执迷心。做到了无住、无执、无得。

如果你还执著事情的成败，心还有所求，就会被因果所缚。为什么我这么倒霉？为什么他会伤害我？为什么我生在这样的家庭？你永远在因果里面。就像阿难问佛，为什么会有山河大地？这一问就掉到了因果里出不来了。一念住著问题，就在轮回里转。我们为什么会投胎？就是一念有所住，掉到幻相中，迷失了真心。

若心有疑，决定透一切境界不过，不作最好，作了不免轮回生死。

如果心里还有疑惑，不知道有些事该做不该做，确实透不过一切境界，不做最好。因为你心里还有我，还有得失，还有所住。若心有所住，就会结业成罪。罪因心有，心生则罪生。如果你做了什么事，不能立刻空掉，不能做到心无所住，最好不要去做。做了，心里放不下，纠结不已，自受果报。

比如你受了菩萨戒，对吃肉是否有罪心存疑惑，自己又想吃肉，又担心破戒。你天天总想这个问题，放不下吃肉之后的罪咎感，那就别吃。吃完以后，总是起疑惑，疑即结业成罪。纠结，心有所住，即是受报。除非你吃了以后，心一点都不会住，也没有任何疑惑，那你随便。若不执，即一任作为。若有疑，就不要吃。吃肉本身没有罪，因疑成罪，因住成罪。

比如杀生，打蚊子和进入家里的虫子，很多人都有疑惑。做与不做，都会纠结难过。当你纠结，就算你没杀生，你都有罪。如果你不纠结，心无所住，做了亦不结罪。不能做到心无所住，就不要打，打了之后，心里老想着这件事，担心蚊子将来有一世投胎做人会要你命，那就别打。打了，这一世你自己就要了你的命了，天天睡不好觉，总想着这点事。

打了一个蚊子，因为心里有挂碍，有所住，妄自分别罪福，反而成了罪。所以有疑就别做，决定透一切境界不过，不做最好，做了不免轮回生死。当下就轮回了，当下就结业了。蚊子不要你命，你的疑心，我执，有所住的心，分别心，会要你的命。所以，很多果报，都是当下的心就受了，不用等到将来结成恶果。

以前有个出家师父，他欠人两千块钱，后来一直没还。他心里没忘了这个事，但也没太在意。后来听人说，欠帐不还，来世做牛马也要还，要成倍地还。他心里就开始难过了，放不下了。整夜睡不着觉，想去找那个债主。但是多年没见到这个人了，找不到。他放不下这件事，整天忧心忡忡的。他就因为别人说了一句话，就把他吓坏了。这都是心有所住，有疑在当下就结了业果。欠钱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罪，也不是真的，他当真了。所以不了解实相，就跳脱不出因果果报。

若见性，旃陀罗亦得成佛。

如果见性了，旃陀罗也能成佛。旃陀罗就是那些专门从事杀人放火，做坏事的人。若见性，即使像旃陀罗这样的恶人，亦得成佛。旃陀罗是恶人，杀人不眨眼，一般人会认为，这样的人有大罪过，怎么可能会见性成佛呢？但是达摩祖师说，即便是这样的人，也可以见性，也能成佛。

所以整部血脉论一直在讲一个重要的思想，就是见性成佛。只要见性，不管是什么人，多恶的人，都能成佛。

问曰：旃陀罗杀生作业，如何得成佛？

问：旃陀罗杀生，造极重恶业，怎么成得了佛呢？

这里所讲，跟我们平时接受的修行理念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平时学到的东西就是行善，发心利益众生，不能做坏事，要好好持戒，连蚊子都不能伤害。这里讲到，就算杀了人，只要能见性，也可以成佛。

见性与行善和做恶没有直接关系。六祖大师云：兀兀不修善，腾腾不造恶，寂寂断见闻，荡荡心无作。

黄檗禅师说：造恶造善，皆是著相。著相造恶，枉受轮回；著相造善，枉受劳苦。所以，我们要了解到成佛只在见性，不在修善造恶。

禅宗的见性成佛，是言下见性，顿悟成佛。不是说，我见性了，还要再修，才能修成佛。不是的，是顿悟顿见，顿登佛地。为什么如此？因为佛只是自心，是真如性，性自圆成，只可顿悟，不属修造，非有为非无为。但能悟入，直下便是。

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一次次地强调见性即是佛。见性即是佛，不是将来成佛，言下就成佛、作佛，这个理念和传统佛教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和经典里所讲的过多少劫后才能成佛的观念不一样。所以，禅宗才称作教外别传。

禅宗的见性成佛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佛，是无佛可成，是性本是佛，性本圆成。经典里所讲的授记成佛，成就圆满报身佛，是方便说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佛。所以黄檗禅师说：三僧祇劫修成佛道，皆属声闻佛，谓之声闻佛。唯直下顿了自心本来是佛，无一法可得，无一行可修，此是无上道，此是真如佛。

我们学了禅宗，看了祖师的开示，才豁然大悟，才知道原来经典里所谓的成佛是方便说，并不是真佛。因为那是有相佛，是报化佛，非是真如佛，不是无相真佛。外在的形象永远是无常变幻的，就算证得圆满三十二相，紫磨金身，毕竟是有为生灭之法，最终还是会坏灭。但有形

象，修造出来的，皆不是真佛。真佛是自心，真佛无修无证，真佛没有固定的形象。

有相佛只是引领众生去认识无相真心，去认识自心是佛。认识到一切众生只是一个幻化身，一个幻梦而已。一切众生实无有我，无我就是真性。真性无我，无我并不是断灭的，无我是没有妄想，没有妄念，没有执著，而真性不灭。

所以禅宗的见性成佛，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佛，是成就法身佛，成就自性佛，成就天真佛，成就本来佛。不是成一个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，或任何一个外在的佛。

答曰：只言见性，不言作业，纵作业不同，一切业拘不得。从无始旷大劫来，只为不见性，堕地狱中，所以作业，轮回生死。

达摩大师回答道：修行和解脱只论见性，不论作业。纵然造各种业，只要见性，一切业再也拘束他不得。

我们为什么会造业？就是因为从无始旷大劫来不识自己本性，取著外境，迷失真心，造种种业，所以堕地狱中，轮回受苦。

马祖有个弟子叫石巩慧藏禅师，他过去是猎人，有一次他打猎时碰见马祖。马祖几句话给他点拨，他听明白了，扔掉弓箭，随马祖出家。一个猎人，以杀生为业，认识了自己的本来面目，一样成佛。

在《央掘摩罗经》里记载，央掘摩罗是一个很愚痴、没有智慧，很傻的人。他一开始有一个外道师父，他师父怂恿他：你去杀一千个人，然后就能成道。他不辨是非，听了自己师父的话，就去杀人。杀了九百九十九个，最后一个实在找不到，然后他师父提醒他，你可以杀你的母亲。他听了，就想去杀他母亲。

他在路上碰到了佛陀，佛陀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追着佛陀，想杀掉佛陀。他一边追赶佛陀，一边喊：你停下来，你停下来。佛陀说：我早就停下来了，是你没有停下来。央掘摩罗一听，他立刻明白了，是自己的狂心一直向外追逐，自己的心从来没有停歇过。他一下子狂心顿歇，还得本心。

我们看到这么恶的人、这么愚痴没有智慧的人，因缘时节成熟，一样能够悟得本心，见性成佛。

所以只论见性不论作何种业。真正的修行，真正的解脱，只论见性，只论是否看到实相，不论你做了什么。做了什么都是暂时的，都是如梦如幻的。而见性是真实的，是真正醒来，是从一切有为中醒来。

纵作业不同，一切业拘不得。金刚经里有一句：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迷的时候有所谓的造业，有作业不同，真正觉悟之后，所作的业如梦幻空花，所有的业顿时空寂。迷的时候会分别，是善意是恶意，觉悟之后，只是一种现象的差别而已。看似差别，而实无差别。所以纵作业不同，一切业拘他不得。

人的行为方式，生活习惯，习气，可能跟别人不一样，所作业也不尽相同。但见性了，即识得根本，不再被外境所惑，也不再执著任何有为法，再做什么都是法性施为，不再迷失本心。

二祖晚年到红尘中去历练，去了很多地方，比如去酒馆、妓院一些声色场所，到那里历事炼心，随缘教化众生。在十牛图里，这是最后的境界，叫入廛垂手，酒肆鱼行，化令成佛。这是和光同尘，混迹民间，默化众生的自在境界。如果你以凡夫肉眼来看，二祖就是一个无业游民，就是一个浪荡公子，就是一个假道人。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得道之人。有的人知道二祖是出家人，看他出入这些场所，就问他：你一个和尚，为什么逛妓院？二祖就说：我自调心，关汝何事？

修行永远是关注自己，不要去看别人做了什么，你无法想象他为什么那样做？你也无从判断他做的对不对。当你一念心向外去分别，你修行就走错了方向。

禅宗修行的重点就在这里，回到自己这里来，看好自己的起心动念。最难的地方也在这里，因为大家眼睛向外看，心向外驰已经习惯了，分别外境成了习惯。你不让他看外面，他做不到。我们总是不知不觉的去分别他人对与错，忘了自己还有很多毛病要改。所以见性就是见自己，不再着外相。

说是堕地狱，其实没有一个实有的地狱可堕，都是自心所造的幻境，白白地受苦。所谓的地狱、畜生、恶鬼，都是你自己的妄念不间断的交织，演变成一种恶道的幻境。起了嗔恨心，地狱就现前；起了贪心，饿鬼道就现前；起了痴心，畜牲道就现前。起了对立心、胜负心，修罗道就现前。

所以一念妄想，立刻就进入轮回。三大阿僧祇劫不过是自己念念住在烦恼中出不来。什么叫无始劫？但不了自心，不识自性，就叫无始劫，就受苦无穷，就活在生灭中。

从悟得本性，终不作业。若不见性，念佛免报不得，非论杀生命。若见性，疑心顿除，杀生命亦不奈他何。

只要你真正见性了，自然就不会去造业。如果不见性，就算你念再多的佛号，做再多的功课，还是要轮回，免不了生死。修行不论杀不杀生，只论见性。若见性，所有的疑心都没有了。就算杀生命，也奈何不了他。

所谓造业，就是心还去求取什么，执著人我是非，去跟别人对立，去憎恨什么，去贪取什么。若见性，这些都不可能去做了。因为你知道自心是佛，自心是唯一的法界，一切境，一切事都不是真的。本心上无我、人、众生、寿者，实无少法可得。

你清清楚楚悟到这一实相，就不会去贪什么，去恨什么，去求什么，去取什么呢？都不会了。

所以修行跟你杀不杀生没有关系，跟你吃荤吃素没关系，跟你这个人脾气大不大没关系，跟你的性格是内向还是外向没关系，跟你怎么待人接物没关系。只跟你是否见性有关。

真正见性了，就看破了一切虚幻，活在真实之中。愿意干嘛就干嘛。自己能够随处做主，随处自在，不管做了什么，都心无所住。所以见没见性，你很清楚。你还有疑惑，还有挂碍，还有恐怖，还会担心会不会有果报，疑心没有顿除，还没有见性。若见性，所有的疑惑都没了。心不住法，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做了什么事情，不管别人说它好不好，世间人认为它有没有罪，到你这里一点顾虑，一点挂碍，一点疑惑都没有。

所以真正见性的人，他是没有我执的，没有疑心的，没有困惑的，做什么都干净利索，不会有那么多想法。你觉得他怎么怎么想，他有烦恼，他有障碍，那是你自己的妄想。你是以凡夫的境界测度见性人的境界。对于见性的人，一切无碍。

第十五讲

自西天二十七祖，只是递传心印。吾今来此土，唯传顿教大乘，即心是佛，不言持戒、精进、苦行。乃至入水火、登于剑轮、一食常坐不卧，尽是外道有为法。

从西天二十七祖，代代之间，都是一脉相传，以心印心。我来中国，只是传顿教大乘，佛之心印。心即是佛，悟之便是，不言修证。不说持戒、精进、苦行等。就算你修行能入水入火，在剑轮上走过，每天日中一食，常坐不卧，都是外道有为法，不是真正的修行。

所以永嘉大师说：第一迦叶首传灯，二十八代西天记。法东流，入此土，菩提达摩为初祖。印度二十七位禅宗祖师，加上达摩祖师，共二十八代。到了中国，禅宗一直单传到六祖，共三十三代。

禅宗是从释迦牟尼佛拈花示众，传法给大迦叶开始。大迦叶传法给阿难，阿难传法给商那和修，一直传到二十七祖般若多罗，再到二十八祖达摩祖师。他们之间传法都是以心传心。说是传心，其实是没有心可传，也没有法可传，故云向上一路，千圣不传。只是悟得本心，是自证圣智境界。然本心无心，本法无法。

学习禅宗，一定要放下以前所学的一切知见。入此门来，莫存知解。如果你拿以前学过的东西来衡量禅宗，你入不了禅宗的门。禅宗是不可思议行门，是向上一路，千圣不传。

想学禅宗，首先要对善知识建立信心，自己不能开悟，要去找开悟见性的大善知识。把自己所学的知见毫无保留地扔掉，捐除过去所有的见解。心上但有一知、一见、一解、一定法可立可得，都不许可。

诸佛祖师费尽了口舌，讲了多少语言文字，就是告诉你一件事情：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也没有。诸行无常一切空，即是如来大圆觉。若有一法不空，即不得见性。

我们以前学的那些知见，比如求生西方，禅净双修，禅密双修，比如修行要有资粮，要修禅定，要培福报，要消业，要有次第，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，见性只是初地菩萨，这些知见要全都扔掉，一丝一毫都不要留。留着就障碍本心，不得见性。

禅宗最重要的见地就是即心是佛。六祖大师晚年讲，汝等自心是佛，更莫狐疑。除此心外，更无别佛。经典里讲的释迦牟尼、讲阿弥陀佛、药师琉璃如来、阿閼佛、日月灯时佛、普光佛、普明佛、大通智圣佛等，都是在讲心，讲本心佛，非讲心外的佛。所有的佛都是自心，离自心外，无一佛可得。种种名号，无非表心。观音、普贤、地藏、势至等菩萨名号，也都是形容此心，离此心外，亦并无一尊实有的菩萨。万法都是心，都是心的折射。除此心外，没有法可得。

所以禅宗只论见性，不言持戒、精进、苦行。只论真，不论假。识破假的，即是真的，无别有真可得。禅宗的修行，已经超越了外在的形式和一切有为的修行，只是悟得本心。性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法。一念离真，皆为妄想。拟心即差。

若见性，只剩休息，无修无证。既不精进，亦不修六度万行，亦不需神通变化，亦不用修禅定，一法不修即是佛。乃至入水火，证得百千三昧，皆是有为，是外道法，非是佛法。佛法无一法可修、可得、可证。

若识得施为运动灵觉之性，即诸佛心。前佛后佛，只言传心，更无别法。

若识得自己施为运动的灵觉之性，就识得了本心，识得了真佛。此灵觉性，众生皆有，日日用之，圆满具足，丝毫不少。此灵觉性即诸佛心。诸佛只是悟得此性，识得此心。前佛后佛，都是识得此心，亦只传此心，更无别法可修、可教、可行。

这里讲到的识得，还是要会用，不是意识中知解出来的识得，而是直用直行，不做用想。于一切处，心无所住。

识得本有真心才是修行，离此之外，皆是妄想，了无交涉。古人云：心即是法，法即是心。没有领悟真心就会迷在相上，迷在行为上，迷在有为上，永远不能出离生死轮回。正是因为执著有我，以为有心，才有这些作为。如果悟得了本心无心，自然就不再去执著什么了。

禅宗修行的手段变化多端，不拘一格。不会拘泥在一个方便，一个手段，一个法门上。有时用文字，有时不用文字；有时说众生有佛性，有时说众生无佛性。有时说恁么即得，有时说不恁么即得。有时说即心即佛，有时说非心非佛。

若识此法，凡夫一字不识，亦是佛。

若识本心，凡夫一字不识，也是佛。所以佛法只是心法，只言见性，不论有没有文化，有没有聪明才智。直指人心，不论次第，不论有为，只论见性，见性即是佛，一点疑惑都没有。

直下便是。就像一个东西掉下来，咣啷一声，就见性了。一听见声音就见性了，就这么快。

打个比方，就像人睡着了，醒的刹那是没有次第，不需要任何功夫的。见性也是，要见便见，拟思转远。迷的时候有时节因缘，要有善根，要有福报，要做功夫，要亲近善知识，要有一个基础，要修行。悟的刹那，一切都不复存在，没有一个我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觉醒者，就从来没有迷过。因缘和合，因果果报，菩提涅槃，真如佛性，一切佛法，全是妄想。真正觉悟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根本就没有迷和悟。

六祖大师不识字，亦是佛。过去很多祖师、修行人都是贫民出身，很多人没有文化，都不识字，若见性，不识字也是佛。我们看禅宗灯录里记载了一些路边卖茶水的婆子，田间锄地的大嫂，还有屠夫、猎人，但能识得本心，都是开悟见性的人。

若不识自己灵觉之性，假使身破如微尘，觅佛终不得也。

如果不认识自己的真如佛性，就算你拥有无比的神通，把身体打破成微尘，想成佛，都是不可能的。

有些人通过修行证得了神通和三昧，在禅定中，可以燃身供佛，可以破身如微尘，可以身上出火，身下出水，可以入地，可以上天，自己的身体可以随意变化，无所不能，可以入定几个月，就算你有这样的神通和禅定境界，想要见佛，门都没有。

不论你有多大的功夫，多大的能量，不见性，都不是修行。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；生灭灭矣，寂灭现前。

佛者，亦名法身，亦名本心。此心无形相，无因果，无筋骨，犹如虚空，取不得，不同质碍，不同外道。

佛者，又名法身，又名本心。此心无形无相，没有因果，没有筋骨，犹如虚空，取著不得，不同一切有质量和障碍的东西，亦不同外道所认知的我。外道以为有我，佛性非我非非我。我与无我，性相不二，不二之性，是名佛性。所以不同外道。

佛只是本性的一个假名，其实并没有一个你能找到的佛，没有一个真实之法叫佛。佛在一切概念、一切法之外。解脱之心，清净之心，不染一切法的心，假名为佛。此清净心，法尔如是，本来如是，始终如是，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。悟之即是，用之即成。古人云：强立道名，不可守名而生解。

当你悟到一切都不是真的时候，那就是真性。悟到无心时，就是本心。悟到无法时，即是真法。只要立一个法，就不是真的。所以菩提无是处，实无有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实无有法名为佛，实无有法名为真心。若有法，就是概念，而不是心，不是我们想要见到的真性。有法就是从心起，从心起就是虚妄的。所以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亦法。既不得执著有法，亦不得执著无法。故云：若悟无法时，法法何曾法？

不同外道。外道会妄计出一个不灭的我，会认定一个作为万法起源的主宰。外道不知道那是意识心，并没有那样一个主宰。他不知道起心动念，皆是妄想。在自己的识心中妄计出一个诸法的本源，认为万物都从源头生，不了诸法无生。佛法并不讲源头，不讲出生诸法，而是讲无生，讲不生不灭。虽然说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并不是讲实有法出生。讲诸法从心而生，是对烦恼众生而讲。真相是，一切法不实，万法唯心造，

实无诸法生灭。讲诸法如梦，讲缘起性空。所以和外道所说的本源，是完全不同的。

外道不识自心，认为在心外别有一个源头生出一切万法，认为法是实有的，认为有法出生，有法寂灭。

此心除如来一人能会，其余众生迷人不见了。

此心只有如来一人能会，其余众生迷人都不识此心。凡是识得此心的人，都是佛。佛只是认识此心的人。一旦识得此心，大地上无第二人，法界无第二人，唯此一心。

如来一人，不是特定的某个人，不是特定的一个佛。此如来者只是心本来的状态。所以唯有如来一人能会。真正会得此心，能会所会俱泯，亦无此心可得。

真正见到此心，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没了。不是说我见性后，我就是如来。而是说，我见性后，没有了能见的我，也没有了所见的性，我与我所俱空，是名见性。

不是说某某见到真心，某某就变成佛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是说某某见性后，发现某某是不真实的，并没有一个实有的某某，只有一真性而已。一切众生，一切诸佛，都不离此性，所以此性是佛、是如来，而不是有一个人是佛、是如来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觉悟的人都可以说：唯我一人是如来。但你不要错解，他说的我是如来，不是说他是如来，而是指一心。所以佛陀出生七天后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言：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《涅槃经》云：我者即是如来，如来即此心。除此一心，更无别人。是如来之义。又云：如来者，即诸法如义。

此心不离四大色身中，若离是心，即无能运动。

此心虽非四大，然亦不离四大。若无此心，虽有四大，却不能运动。

四大不是心，然却不能离心别有四大。肉身不是真心，但是真心又不离肉身，不可将肉身与真心分成两截看。离四大别觅真心，了不可得。四大本如来藏，本来清静，从心而有，心作用成四大肉身及五蕴、十八

界。如果没有心，就没有四大五蕴之身。四大不能单独存在，不像木人一样，不能运动。所以真心非四大，又不离四大。四大若无真心，它怎么会施为运动？所以说，众生身中有如来性。

是身无知，如草木瓦砾，是身无情，因何运动？

如果单说身体，身体是没有觉知的，起觉知作用的在心。若没有心，身体就如同草木瓦石，是无情之物，怎么能运动呢？有灵觉性，才能起无量作用的正是此心，所以才会施为运动。

临济禅师说：是你四大色身不解说法听法，脾胃肝胆不解说法听法，虚空不解说法听法，是什么解说法听法？是你目前历历地，无一个形段孤明，是这个解说法听法。

这里祖师要强调的不是把四大和佛性分开，而是引导我们看到无形无相的佛性，并且能直接运用此佛性，不要执著这个色身，不被一切有为有相的东西所骗。

若自心动，乃至语言，施为运动，见闻觉知，皆是心动。

如果自己心念一动，即是从本心起用。如同大海上的浪花翻涌，皆是从海而起。所以祖师云：真如自性起念，非眼耳鼻舌能念。乃至于语言、施为运动和见闻觉知等作用，都是从心起用。一切动用都是心在作用。心动，就会产生一切行为运动。

心动用动，动即其用。

下面这几段主要是写怎么领会佛性的妙用，怎么直接出离头脑分别。动起来，用起来，亦不住动用，不做动用想，自证佛性，直接解脱。真心应缘而动，即会产生各种行为运动和妙用，行为运动和妙用都是由心而起。所以，只要我们自然而然地起用，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就是我们的真心，不用思前虑后，想东想西。我们直接施为运动，就能见性。

动外无心，心外无动。

离开施为运动，你找不到心。离开心，你也无法施为运动。所以就在作用上见性，在作用上悟法，在作用上解脱。

动不是心，心不是动。

虽然心有施为运动的妙用，但不能执著此妙用，此用随用随空，了不可得。若生住著，即烦恼生，覆盖真如。心亦如是，无形无相，虽有作用，了不可得。所以不可把施为运动当成心，也不可把心当作施为运动。

动本无心，心本无动。

动只是心的妙用，没有动的主体，是无心而动。心虽能起动的作用，毕竟不可得，故动而无所动，随动随寂。

动不离心，心不离动。

动不能单独而动，从心起用，故动不离心。心亦不是单独的存在，因动而显心，故心不离动。所以自性不是知解出来的，若知解此心，此心即成死物。离开动用，别谈此心，此心即同无情之物。

动无心离，心无动离。

离开了心，没有动；离开了动，找不到心。

动与心不能相分离，它们互相依存，犹如水与波。心与动也是这样，互相发明，不一不异，不可分离。

动是心用，用是心动。

动是心在起作用，用是心在活动。离心之外，没有动用。

即动即用，不动不用。

正动之时即是心，正用之时亦是心。不动用时，找不到心。所以，禅宗祖师个个玲珑剔透，洒脱自在，就是因为他们抓住了根本，会直用佛性，而不会堕入言语意识知解之中。

用体本空，空本无动。

一切动用，当体即空，本无动用。空性体中，无动无用，无妄分别，但有言说，皆无实义。

故学人不可执著于动用。虽终日动用，不可作动用想。终日吃饭，未曾咬到一粒米；终日行走，未曾踏着一片地。

动用同心，心本无动。

动用即心，虽有动用，实无动用。心本无动，因人说法，假名动用。

故经云：动而无所动。是故终日见而未曾见，终日闻而未曾闻。终日觉而未曾觉，终日知而未曾知，终日行坐而未曾行坐，终日嗔喜而未曾嗔喜。

所以经云：于动中毕竟无动可得。所以终日见，而未曾有见的实性；终日闻，而未曾有闻的实性；终日觉，而未曾有觉的实性；终日知，而未曾有知的实性。终日行住坐卧，而不见有行住坐卧的人。终日嗔喜而未曾见有嗔喜的人。

虽然行住坐卧、见闻觉知都清清楚楚，但是没有一个实有的人在走、在住、在坐、在卧、在见、在闻、在觉，在知。不要执著有个我在做这一切，只是真性在起作用而已。

这段话告诉我们，你永远找不到一个真实存在的法，一切法都是因缘假合，没有实体，没有体性。无性之性，乃为真性。

故经云：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

所以经云：一付诸语言，就与道相乖；一动念，就背离了实相。古人云：拟心即错，动念即乖，正是此义。

《楞伽经》云：诸修多罗随顺一切众生心说，而非真实在于言中。譬如阳焰，诳惑诸兽，令生水想，而实无水。众经所说，亦复如是，随诸愚夫自所分别，令生欢喜，非皆显示圣智证处真实之法。大慧，应随顺义，莫著言说。

又云：言语者，起灭、动摇、展转因缘生。若展转缘生，于第一义不能显示。第一义者，无自他相。言语有相，不能显示。第一义者，但唯自心，种种外想，悉皆无有，言语分别，不能显示。是故大慧，应当远离，言语分别。

见闻觉知，本自圆寂，乃至嗔喜痛痒，何异木人？只缘推寻痛痒不可得故。

见闻觉知，只是佛性的作用，推其实性，空无所得。乃至于人的嗔怒喜乐痛痒，本来亦无实性，跟木人没有两样。只是因为找痛痒完全找不到。虽有痛痒的作用，但痛痒是空，如同无物。

所以究竟来说，你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永远存在的痛、痒。烦恼、恐惧、忧虑、无明、嗔怒、喜乐，亦复如是，都是不实，没有体性，了不可得。

经云：恶业即得苦报，善业即有善报。不但嗔堕地狱，喜即生天。若知嗔喜性空，但不执，即诸业脱。

经云：造作恶业即得苦报，造作善业即得善报。不仅仅是嗔心感召地狱报，喜乐也会感召天人的果报。大家不要觉得能生为人或作天人，有多好，就算升天，也还在轮回中。若知嗔喜性空，不执著善恶，即脱离六道轮回。

有为法里边，善恶因果分明，执著境界，受善恶之报。当你对一切都不执著，超越善恶，才合法性，究竟解脱。

只要你不起执心，三毒本无，六道本空，善恶业如浮云，佛与众生皆是假名，生死涅槃了不可得，万法皆空。万法皆空，方能见到不空性。

若不见性，诵经决无凭，说亦无尽。

如果不见性，只是读经看文字，依文解义，无法解脱生死。不见性，说的再多，也说不尽，也无意义。不见性，只是想通过学习义理，靠思惟，靠心意识，想解脱，无有是处。

略标邪正如是，不及一二也。

说这么多，只是为修行人微略指出邪正一二。祖师将修行人容易偏执的地方，见地有错误的地方，帮我们指出来，作为修行的指南。对于实相，再多文字，也很难俱述。整部《血脉论》也只是方便讲说众生佛性，但能理会，默契而行，言下相应，即得解脱。若执文字和义理，转不相应，亦说不尽。

学法一定要见本性，悟得真心，而不是想去成佛，不是靠修出什么来。即心是佛，佛不是向外去求、去修、去证、去找来的，佛是无为法，本自圆成，妄心一歇，佛自现前。

学法是为了解脱，不是为了研究文字，琢磨道理。修行是最实际的行为，它解决我们的现实问题和无尽的烦恼。只要离解缚，心得自在，即是本性智慧。但尽凡心，别无圣解。若无烦恼佛法亦无。

排版时间：2026年4月5日